



小歌童

九
七
史
相
伯



"UNE SEULE FOIS"

par le

P. F. FINN. S. J.

traduit du français par le

F. JOSEPH SEN (沈造新)

准教主惠海上

行發館書印灣山土海上

版初月一年六三九一

目次

信代序	壹
自序	伍
一路角上	一
二 蠣子店內	一六
三 貓叫	二六
四 隔絕	四一
五 遺囑	五〇
六 只要一次	五八
七 慘別	七八
八 奇遇	八五
九 兩件大衣	九四

一〇	恐怖之夜	一一六
一一	倒	一二一
一二	冰車	一三七
一三	回去	一五三
一四	騙	一六〇
一五	背馳	一七三
一六	馴服了	一八八
一七	上臺	一九六
一八	媽媽	二〇六
一九	團聚	二一八
二〇	凱旋	二三六
二一	來吧基多的淨配	二五二
	正誤表	

信代序

造新弟弟

來信要我給你初譯而即將出版的小歌童做序，按我滯鈍的筆墨，那有資格來替人家書本上做序？但是姊弟的名義却又強逼我不得不動筆。因為我想做姊姊的，終不該違逆弟弟們合理與誠意的要求的吧！

你知道我對於新文學是殊少研究的，但却又很喜歡它，雖則自問看的書不多，而近年來的幾本著名的創作與翻譯，在我課餘之暇，總算大概都領略過了。不過，也只是是一本一本的翻翻而已，因

爲讀過之後，心靈上絕不覺到有什麼好感，良以這些作品的內容，我覺得實在太萎靡，太頹廢，只會引人作惡，不能教人向善，創作的如是，翻譯也如是。戀愛做中心的文字，幾佔十之八九，莫泊桑，法郎士，左拉的污穢作品，竟會有幾種的譯本。其他不是相反信德，便是相反風化，雖則立意誠正的善良文字，也有幾本，但同前項作品一比較，那真可說是麟角鳳嘴了；至於純粹的公教作品，那更好說是等於零了。

所以，當初你對我說要翻譯這本費英神父的名著時，我就十分的贊成，並且日夜希望你工作的成功。現在你的譯稿居然已印成了書，當然，我該第一個抱着十二分的快慰，來歡迎你這本初譯。細細讀過你譯稿之後，我覺得你譯的辭句方面，似有些生硬矯強，讀起來不大順口的地方，但你既然不是文學家，而且又是翻譯，自然不能與現代作家站在同一水平線上。至於你的譯筆方面，

我雖沒有念過這書的原文，但想你是第一次的嘗試，當然也能有許多抹煞原著者精采之處。但既然是第一次的試譯，自然難能盡信雅達之能事。現在既然已經印成了一本書，雖則我也許要遭一戲台裡喝采一的嫌疑，我當然還該抱十二分的熱忱來恭喜你，並把它介紹給讀者們。因為至少至少，因着你的努力，你已給寂寞如死的公教讀物，替上一本純潔引人向善的書本了。

你來信向我說：「這是一本講姊弟純潔之愛的好書，你是我的姊姊，你理該替我做序……」的確，講愛的新書，書攤上在在都是，但是講純潔之愛的書的量實在太少了，母親，弟弟的冰心全集，在現代新書中能有幾本呢？

讀你書中主角依撒伯爾和小斐理伯姊弟二人的悲歡離合的種種情節時，我的心弦的緊張寬緩，都被他倆支配去了，把你的譯稿讀完之後，我不禁掩卷沉思，深謝好天主沒有給我倆以他們

信 代 序

的處境，但却給了我們以他們姊弟倆個同樣的情感。
你要我做篇序，這封信就算序文罷！
祝你康健並你的小歌童備受讀者的歡迎。

你的胞姊才俊覆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日仿德

小歌童

自序

小歌童

梁任公曾說過：小說有四種絕大的魔力，就是：熏，浸，刺，提。他再說小說的魔力，勝過其他一切的文學作品，在這上觀來，可知小說的勢力範圍多麼廣大，多麼得力呀！它非但能够陶冶人性，能够振頓社會風化，而且又能振國昌邦；可是它也能敗壞人性，腐蠹社會風化而亡國滅邦。何以小說所產生的效果一正一反有這樣極端的利弊呢！那麼，要預料那效果，先當查察其所熏，所浸，所

刺，所提的原動力作爲標準。按哲學定理，效果不能勝過原因。以故，那原動力而利，則效果也利，否則反是。

或問我們中國現今所處的風化的潮流的原動力，是演着怎樣的巴戲呢？我別的也不必講究，只要請你們信手撿開最近出版的新小說，在這上所描寫的和宣傳的資料，與近代最新式的社會心理竟然沒有絲毫的出入。究其原，實係那些惡劣的小說品，在社會上霸住了中流的勢頭而做成左右社會風化的原動力所致。因此，現在要挽救社會風化的第一要務，便是抹殺這類先鋒；倘要達到這把手段，則莫若先賴乎發展公教思想；要發展公教思想的唯一妙策，便是多刊些公教小說，換句話說，就是多刊些純正的小說。怎奈現今我國文豪，尤其公教文豪，對於小說的創作品，尙未用過充分的工夫。故照了曾樸先生所說的，我們現今在文壇上爲促進我國文學頭一步當做的工作，就是翻譯，因爲要獲得圓滿的創作

品，這個翻譯時期是不能越過的。這幾句話，並非蔑視近代作家，實因事實如此，辭所不避了。

前三年，聖教雜誌上開始登載了佇君所譯之小英雄，拜讀之下，覺得對於兒童們的良好教導，爲保留他們的天真是多麼需要。這樣一想，感得對於祖國現今的趨勢上，對於一般一片冰心的兒童們，若有莫大的使命似的；因此，一時乘興，一鼓作氣，將 F. Rin 神父所著的名叫 《小歌童 Une seule fois》 譯出，以餉閱者。

本書內所表演的大概情形：一，手足之情。二，師生的親愛。三，兒子的聽命，以及聽命所得的效果。

另外，本書內的佈置和局構，更形妙想天開而圓滿，頗可作爲近代小說家的一個良好模範。譬如敘述這樁事的開場，是在第三章起始的；開頭兩章着實是連接第八章的；作者故意把後一個月的事先敘起，以致閱者開頭一念，定覺得昏天黑地而莫名其妙；待

序 自

看到第八章，則一切都豁然開朗而水落石出了，這豈非作者的妙手麼？

—捌—

譯者序於上海大修院——一九三五·六·三·

正 誤 表

頁	行	字	誤	正
2	1	10	錦	棉
17	2	9-12	<u>斐理伯笑</u>	<u>斐理伯笑</u>
18	8	5-6	然既	既然
23	6	14-15	分,文	分文,
25	2	21	門牌	門牌...
30	13	7	稍爲	稍微
36	10	1-7	傾,顏了全功,盡棄	傾顏了,全功盡棄,
36	10	11-13	倒。下來	倒下來。
36	13	14	變	轉
67	7	7-7	<u>希墨斯</u>	<u>希墨斯汀</u>
73	9	10-12	座頭垂	座,頭倒
70	4	23	盾	鎧
99	10	9	該	設
90	10	15	什	件
103	11	3-5	別人叫	別叫人
109	6	12	爾	<u>爾</u>
110	7	7	願	願
117	8	18-19	据拮	拮据
120	3	1	未兒	末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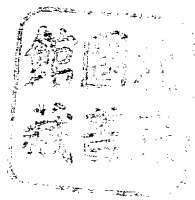
正 誤 表

頁	行	字	誤	正
144	3	12	間	聞
144	9	6	好	好，
151	5	12-13	我看	我不看
157	13	14-15	沒得	沒有得
149	4	1	唉，	唉！
169	13	1	哦	哦！
179	8	22	身	身。
183	10	14-16	下來了。	了下來。
202	11	14-15	嬰仿	嬰孩
246	5	10-11	俯就	就俯
248	8	20	<u>伯</u> 。	<u>伯</u> ，
240	9	19	到	利
253	9	25	何。	何？
254	1	1-2	在留	留在

小歌童

一路角上

怎麼今天好鬱悶呀！那邊高聳着的洪鐘的針指示給沔爾華居民這時還不過三點鐘呢；但地上卻已昏暗得分不出東西，誰不以爲那荒寒的大地，已葬在重重暮色之中了。頭上的天穹好像染了磚色似的：到處被垂死的氣象籠罩着，凜凜的朔風，侵肌裂骨地陣陣吹來。當然，那明媚的陽光，飽和着芬芳的清氣，決不是現在寒冬時所能有的景物；但是寒冬也有它的可愛處。



上來；雪花霏霏地在空中飛舞，好像搓錦扯絮似的，漸漸撒向地上；這一場的臘雪，落的痛快，引起了許多孩兒們的高興，他們用着冰牀在雪上打滑，或者高疊着炮台而作雪戰；它也預報了這般青春少年們，那個簇新的，榮光的，快樂的聖誕佳節，快要來了。

恰巧在良辰的前幾天，那冰雪和寒風都停住了；因此，婆子們凍紅着臉，悄悄地沿路走去，肩上負着大大的袋兒，裡面裝着珍奇的物品，有鮮艷的年禮，和那些用作點綴佳節的樹枝兒。她們的眼眶裡，顯射出愉樂和神秘的光芒；因為她們知道這些頑意兒定為孩兒們所歡迎的。無量數的買客塞滿了各處的店門子。裡面夥計們，個個手忙腳亂，亂烘烘人來人往，人聲呼得搖山振岳，好鬧的沒頭緒呀！喂，看呀，金雀花，長春籐，寄生花，耀眼爭光，使人頭暈目眩。街路兩傍，站滿着大大的裝貨的車輛，裡面有奇異的做大廈裡裝飾品的五色樹枝兒。轉貨裝物的人們，你來我去，箇箇忙碌得不亦樂乎。

大路兩邊的店子，也都崢嶸峻軒，沒有不儘其所能的張燈結彩，裝得金壁輝煌，琉璃照耀。雜食店裡，人們好似潮水般的湧上去，因為瞧見了那些悅目適口的陳設，沒有不嬉然前去光顧的。

在明燈光彩之下，有一個十來歲的小孩兒，站在店門玻璃框的前面，撅着乖巧的嘴兒，兩目炯炯地注望着那些顧客們，不論男女老幼，好像欲打動他們的慈悲，發下一些哀矜來。看那孩子的人，如果有些思想，可在他的副眼睛裡發見一個問案：「怎麼，你是我的朋友吧？」

當時，這孩兒也鬱鬱納悶起來了，卻仍娛頑閒跳着，不失去一副天真的愁態。太太先生們，可作成我一些生意兒？一個沿路叫賣的商人，提着袖管上的扭兒，指環和別的 *Nuremberg* 的金箔之類，嘴裡這樣喊着。且說那站在店門前的小孩兒，他的形景似乎狠感寒冷，身上僅僅穿着一件輕薄的襖兒，幾乎不能敵得住颼颼

的冷風；雙手緊緊的插在衣袋裡，縮肩拱背，看起來好像一隻山羊似的。的一刹那頃，他注意到那商人身上，便前顧後望的釘住了他，或妖妖調調的呆望着他，不一時，他兩手已倒插地上，大開着嘴巴，學作覓草吃的綿羊。他亦不免亦碰撞了許多行路人們，其中亦有辱罵他幾聲的，也有置若罔聞的；因此，他開始停止了玩這種遊戲，就起來面向着那光芒四射的玻璃框裡望着。

看呀！在四十來步之外，有一個蒼髮縱橫，臉紋衰皺的老人，帽壓齊眉，一片單眼鏡架在鼻子上。總說起他來：是一個衣衫襤褸，形跡可疑的搗亂份子罷咧！他偶然瞧見了這小孩子，便蹣跚不安，只聽得咕咚一聲，把在他背後走的一個工人，一徑莽撞倒了溝裡去了。

「你可留些心不成？豬狗！」那失足者踉蹌回顧的罵着，然而那個搗亂份子早已跑到極遠的距離外去了，怎能聽得這些辱罵

呢。奇哉，老人不斷的雙眼釘住了這孩兒，他也蹀足疑神的察看那近在眼前的：遠在天邊的：……

霎時間，他掀去了帽兒，整了眼鏡，眼巴巴的瞅着不動，一時半晌之久，才假作不尷不尬的腔兒，鬼鬼祟祟的飛跑到路的那邊去，憑在一塊招牌的背後，仔細打量這機械式的孩兒。這不是麼，一件絕無而僅有的貨樣？

當時，小孩兒的腦海中只記望着黑夜裏的慶辰，詫異得圓着眼兒，忘掉了一切，祇呆望着那些陳列的奇草異卉，五顏六色，繁不勝數，美不可言。那些裝在鑲金的方盤中的鮮瑩明潔的橘子，這般輝煌的擺場和雲臺菜的乳酪等，真使人垂涎到腳背哩！可惜這些只好看而不得吃的東西，滿設在一個枵腹的苦孩子前面，喔！好糖果！染得燦若明霞，瑩潤如玉色酥花呵！外加佈置在鏤龍嵌玉的匣盤中，這樣做去，越添上多多的壯麗了，買客們從門處一進一出的

時候，每從裡間透散出一種莫可形容的香氣。小窮兒呵！只好嗅嗅這天上的芬芳罷。老老思懷到這裡，越覺宇宙的退化，腐敗，衰頹，一敗塗地了。——好看極了！孩兒嘴裏喊喊喳喳的稱道不止，時或用左足擦磨右腿，時或用右足擦磨左腿，我狠奇怪那些蜂擁在裡面的買客們，不把這玻璃框壓碎下來呢：我將爲之，我，倘若我是其中的一個，——說着便靠鼻在玻璃上，好像沉醉在天花散漫，香雨繽紛之間了。

那邊路傍的一個頭顱鬚蒼的老老，模樣兒狠像是一個倒亂份子。幸而站岡的巡警斯奔撒還沒睡覺，瞧見這妖嬈人，暗暗忖度道：「誰敢大膽的亂髮而行，除非是壞人頭，或是那邊的球員麼？然而這是顯而易見的，一定不是 Rusby 的好漢，而且他的步法，是欲走入運動場的一朵牆垣去：所以……」

這老老仍變貌變色，兩眼鰲雞似的釘着站在玻璃框面前的

一個仙童。

巡警覷見了他這副盛氣，悄悄的納悶起來：因隔了多時，他仍沒有走過去呢。

孩子呢？他好似身入福地，鼻嗅得更覺濃馥了。忽一昂首便看見店面上有鮮艷的束裝；有映耀着那紅瓦的金雀花，又有烏黑的長春籐，青橄欖，綠菜等等，他看得心甜意愜，却忘了自己的飢餓，時辰，處境了，不知不覺的低聲吟哦着悠揚的聖誕曲了。

他唱的越高，音調越幽雅，越宛轉，越清脆。

「呵！一路邊的老老喃喃說道，剎那間，他掀緊了帽兒，整上眼鏡，凝神定眸的聽着，臉面上顯出異常的驚怪和歡喜。」

夜深人寂，倏忽間異光四射；白冷城外，歌聲起，聲奇特。(寄亞當聖誕調 Noëls d'Adam)

孩兒唱的歌聲清脆嬌嫩，令人魄散魂消。有一位眉貌清秀的先生，他定必是社會上一個人物，恰好經

過那邊，他聽見了這些宗教的歌詞，便旋轉身來向着孩兒，停住了脚步，拚住氣似的注視着他。他打量了一回，皺起那愕奇的眉毛，把手揪緊了鬚兒，癡呆呆看着他。

盍往觀測，莫非是天門關？奇特！奇特！吾皇皇，吾噴噴。

孩兒接下唱去，字字清脆，聲聲婉轉，誠有穿雲裂石之慨。這個先生聽了，也不覺驚異，他斷定這非世間的俗聲濁音，可與比擬的。這樣聲韻淒婉的歌曲，打動了那懷疑的巡警，也不很留心着那老人的舉動了。老老呢，伸長着耳朵，靜聽這有福的清音，也變換了他外面的態度，笑盈盈的從袋中索摸出一具銅質的細器和一把雙齒鉞。

這，不行了，也許斯奔撒不知道調音管之爲物麼？也許距離了太遠一些，因此，便看得不清楚麼？他以爲那個物件兒當是比白郎林格外利害的凶器了。

「喂，那邊的老妖魔！他就跑上去喊道：我知道你的究竟了！」
「這怎麼樣！」那老人呀然失色，好似聽見了什麼法令一般的回答。

「我認得你的：倘我再看見你在這裏，請你吃官司去，懂麼？現在……滾！」

那老人聽了這些驚魂動魄的說託，抖得手足無措，只好舉手哀求，且又對孩兒注望了一回，便向那邊郵局處溜去了，到了那邊，他就躲身在轉角後面；幾時巡警背立着，他擠眉弄眼的觸出着鼻尖，待斯奔撒將轉身之前，他又藏之不迭，徜徉而去。

。真主降生，臥於馬槽側。

孩兒唱的聲音響亮，口齒清楚。

處，那些妙轉奇句，無不盡美，竟令人聽了魂飛天外。那呆頓頓的先
悽慘的感慨，流落的遭遇，全在他唱聲中一一表出，唱到極高

生聽了，不覺把淚珠從眼眶裏直滾下來，同時又停搜了鬚兒。兩個老婆子站立在門上，嘻開着嘴，驚喜地瞪眼看着。

世皆在夢。偏乃莫知莫識。

許多過路人們漸漸走近過來。這樣動情的歌曲，這般幽澈的聲韻，從西爾華刻的劍主 Juneau 到現今，從沒有在這湖波中掙扎過的。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身上穿着聖依搦斯公學裏的校服，也擁擠在人羣中過去，面容上放射出有音學性質的彩光，她走前去見了這一個衣衫破爛的小孩兒，也嘆一口憐憫的氣。她便不由自主的打開了錢袋，裏面閃爍着一塊銀錢，分明只剩這塊了，她毅然決然的取了出來，待他歌唱得高興的時候，悄悄近前去，在別人注目到她之前，早把這塊銀元滑落在小孩兒的衣袋裏去了。講到她的住處，離這裏有兩三里的路，因了這一舉，她就失掉了乘電車的錢兒，只好走回家去。她也不怕冷，也不覺倦，她的憐憫心實是可

讚的呢。

人羣漸漸的加厚了，孩兒也不改其常態，而且唱的更形懇摯了：

「請衆雙膝跪！齊向聖嬰叩拜。」

「可不是天使麼？他到世間來報慶呵！一個花白髮的婦人自言自語的說。」

「聖嬰！聖嬰！爾乃上天主宰。」

人衆們都站立在歌聲嘹亮之中，忘掉了冷氣的迫上肌膚，有的眼中現有淚點熒熒的，亦有許多從遠處遙望着，驚奇這神秘的夜間，造物主降世爲人，來到人間。

「聖嬰！聖嬰！吾儕全心愛戴。」

從此以後，他愈唱愈低，愈低愈細，那聲音漸漸不聽見了；恍如一翼天使，離地上升去，愈升愈高，愈高愈小，漸漸滅跡不見了。恍

再唱一只！好生聽着。大半聽官們都悄悄拿出手帕來拭擦眼兒的，真如神遊天上，從幻夢中醒過來了，也有的讚嘆不已。孩兒當時旋轉身來，一口氣斷了音韻，便看見密密人衆們如螻蟻趨壙的圍住着，面上略覺發熱起來。因此，他有意退出人羣去，看官們也都和藹地讓他走去後，各自靜悄悄的揮淚分頭而散。

「小朋友，等一會兒。」這位摸鬚子先生喊道。

孩兒聽了，一陣心跳耳熱，驚異地看着發怔，然仍不失他溫靜的孩兒狀態。他望了這位先生的臉容和他的鄭重而且慈祥的模樣兒，可是很熟悉的。

「請先生安，你向來可好麼？」小孩兒伸出着手，陪笑問道。

「你的名兒叫什麼？小朋友，你的這副情景好似我認識的，我也定信不疑在別處看見過你幾回的。」先生拉着小孩兒的手說道。

「我叫斐理伯，先生，姓辣興斯，我是從紐約那邊來的。」斐理伯的口音中，已可知他是一個紐約京都中的人物了。
「斐理伯，我記得了，剛才我說差了，咬定牙關的說曾見過你的。你來到這裏有多少時候了？」

「有三天的功夫。」

「只有三天？所以我定差了。」他說時目釘了多時，孩兒也莫名其妙地望着。

「先生，你可認得紐約城麼？」斐理伯一面說，一面用手狠命的磨擦着左腿，先生看了他這樣做品，便問道：

「你覺得冷麼？」

「是，先生，但我也不能冷的到凍僵的地步。」

「你站在這裏，候誰？」

「候我的姊姊依撒伯爾，她找尋工作去的。她本欲領我同往，

然我寧願伺候她在這裏，可看看那店前面所排列的奇花怪樣。好美麗呵！可不是麼。」

「你想她即刻會來麼？」

「二刻鐘後。」

「我知道你覺得飢餓了。」

「唉！一定的呢。」他急很很的忙答着。

「你愛吃牡蠣湯麼？」

「先生，我狠喜的呢。」

「唉！來，同我吃一次點心去罷。我叫杜納先生，你知道麼？」

「多謝，杜納先生。」斐理伯狠感激地回答道，他便緊握了杜

納先生的手，滿臉笑容的跟他跨進點心館去了。他們便坐席在店的裡間，一面坐着的是斐理伯，當時在透光的玻璃窗外面，糊糊模模的現有一個穿玄色制服的人影兒，他的眼兒炯炯地釘住着這

孩兒。歇了不多一會兒，他卽一溜烟跑去了，迴想那人的品貌，確生得相貌魁梧，體格健壯，好像擔負着國家重任的神氣。

一一 蠟子店內

當斐理伯吃着兩客牡蠣湯時，杜先生癡呆呆地望着這臉若銀盆，眼若水杏的幼童，加以常發妙音的小嘴細喉，覺得生得怪好看。

他的憨態表示出愉樂和欣慰！昨天的慘劇，昨天的磨折，他早已丟在腦後了：好一個善忘的孩兒呵！

斐理伯望着那位新交的臉面，坦然問道：

「杜先生，你爲甚麼只管把這雙眼兒釘住我呢？」
「斐理伯，我似乎看見過你的：然而記不清楚究竟在什麼

地方。

「杜先生摸着鬚兒，思念了半晌，說：『我早給你說明白了。』」斐理伯笑道：

「怎麼樣呢？」

「你的鬚，簡直要拔出來了。」

杜先生聽了，略覺不受用起來，勉強笑着，忙把手深藏在袋裡。拈鬚尋思，成了他的慣例，這坐着的孩兒，首先看破了他，便直言不諱的拉扯地問着。杜先生聽了這樣的打趣話，羞得紫漲着臉。

那一片冰心的孩兒，覷見了對面坐着的先生，有這般態度，便把剛才的溫柔安靜，變換了一臉愁悶。杜先生在爲難中，感覺了這例外的變更。

「喔！請先生寬恕，我又胡說亂道了：依撒伯爾再三吩咐我，說孩子們決不可刺刺不休地多問呢，這會兒我又太冒失了。」

「這到不妨，我們還是得樂且樂，得笑且笑吧。」斐理伯，你到狠

留意別人的一舉一動的，實在，一個人，這樣的捋着自己的鬚鬚，是不雅觀的。」杜先生陪笑着回答說。

「喔！先生，這不是我來說的話，不雅觀麼，決不！至少你這句話是不能成立的。」斐理伯紅着臉兒含羞的說，但是，他面貌的清秀，絕不因此而減色。

「多謝你，小朋友，我知道你姊姊教導得多麼誠懇。」

「依撒伯爾真好呀！」斐理伯自以為這句話讚美之至了。

「斐理伯，你既然問了我許多，我也能向你算批賬麼？」

「這個什麼意思呢？」斐理伯睜大了愁眼問道：

「你肯答覆我幾個問題麼？」

「先生，那裏有不肯的理由呢？唉！看看那碗湯呵，我狠愛吃這般的湯兒呢，久已不曾沾牙了。」他喜不自勝的說着。女婢捧上幾碗熱騰騰的鮮湯時，孩兒便笑嘻嘻地顧望着四週的壯麗的裝飾；

一切都佈置得完備盡致，奇巧非常，他看得出神了。那些金雀花，鼠耳花，都欣欣地向著佳節微笑。那邊屋角裡有些婆子，姑娘，先生們，團團地圍着桌子。雜着脆亮的笑聲的香液，散漫在空中，他們兩人悄悄地也用起菜湯來了。

「味道真可口，對不對？」斐理伯擎起着匙說道。

「我見你這樣的喜樂，心中狠覺受用。」

「待我日後稍長大些，我將買賣更大的牡蠣，這樣才可獲得重金，於是我將阻止依撒伯爾往別處作活計去了。」

「呀！」

「一定的。她要活命。到底我不願她辛苦才好，況且我應該養活她，因為我是家主呢。倘若我得了許多金錢，我要使姊姊身上常穿得錦團花簇。她可以去打網球，而且也有錢去看戲；倘若她願意，還可乘自由車去哩！」

「你怎麼能節省下這麼多的銀錢呢？」

「唉！趁當空閒之時，我將奮力工作，特爲着依撒伯爾，我將唱曲獻技。」

「做什麼的工作呢？」

「我還沒有知道：我極願去做一個車夫，但是細細地想了一下，覺得太不高尙了；因爲這項職業終不能勝過賣牡蠣的進款好，而且也不能使家資豐富。我也想過去做一個賣票的，因爲他常常有錢進到袋裡來的，可不狠有趣的麼？然依撒伯爾對我說過，這些錢不是你自己可以用的，當交代給公司裡的，因此，我就變更了意見。爲什麼白天收進了大錢，到晚上便應該全部的交出去……不……我不高興了。先生，你肯代我做去麼？」

「我應當先與你交了幾年朋友，待你再長大了幾歲，那時也許能回答你了。你是從紐約來的麼？」

「不差，先生，我們來到這裡有三天了。」

「說是我們？誰是我們？」

「除了我一人外，有依撒伯爾，再有一妹瑪利亞，一弟雅理，這些是我們合家的人丁了。」

「怎麼，你也沒有爸爸，也沒有媽媽麼？」

「爸爸死了已有五年了，我也不狠記得了。媽媽死去了只有十五天，雖然還不過是眼前事，但在我看起來好像已隔了幾年了。」

「小斐理伯說時簌簌淚下，那顫聲直打動他的心靈。」

「可憐的孤兒呀！我不忍再問你了。失掉媽媽，是件莫大的不幸！你以前從未到過沔爾華刻來麼？」他說。

「不，先生，這是塊美麗的地方。喔是了！據說從第九路到這裡，是地球上絕無僅有的大路。我同依撒伯爾散步在那條路上，覺得它確是氣象非凡，莫怪衆口一辭都說它好，可不是麼？」斐理伯把

手按了額說。

「誰指示你這般想法的？」

「在一一般的面容上印着，世上好心人是怎麼多呢！」

「斐理伯，你的聲音，從那處學得來的？」

孩兒在回答他之前，擠緊着眼兒，仰天哈哈大笑起來，前面許多婆子們聽得了這脆亮得如金似玉的笑聲，都回首顧望他。

「我不必再提別的歷史了，祇這一點事，我就覺得光榮：爸爸是個音學家，媽媽附唱得好像天使，或如新鶯出谷，乳燕歸巢似的。當陽春美景之時，你在田野間逛逛過沒有？」

「我慣常這般的。」

「我，待我長大成人了後，要在鄉僻幽靜之處買一所住宅，一定的。」

「關於你的嬌音的歷史，可講給我聽麼？」杜先生溫柔地打

斷他的話說

「呵，是的呢！……好在那塊兒！……當我七歲在紐約時，我偶在屋

子前面的路旁閒唱着，恰巧前面有一個過路人，他就停住了足聽着。我唱完了一節曲子，他竟然前來問我姓氏和住處，而且對我說他自己希望墨琪先生，他聽了我的唱聲，很是驚異，後來他會了我的媽媽，說自願盡心教導我，不取分文，他有蓬蓬的亂鬚，可是是一個著名的音樂教員。以後就每星期三次，每次一小時，他教我了。」

「你喜歡學習麼？」

「怎麼不喜歡呢！有時我聽他唱得好像五臟六腑裡熨斗熨過似的，無一處不伏貼，於是手舞足蹈起來，在房裡東奔西跳，倘若你見了，定將斷我是發瘋了。我唱得有興味時，這教員也不勝喜悅，吻我，而且買橘子我吃。有一次，說也奇怪，我唱着，他信步領我到點心館上去，吃了一客的牡蠣湯，弄得我莫名其妙，也如今夜一般

的光景。喔！他好呵！

「你大約學習了幾年？」

「有兩年的功夫，從我們離了紐約到如今。」

「爲什麼事，你們要到河爾華刻來？」

「喔！話來也有趣的呢！我也不知其所以然；依撒伯爾更茫無所聽。所了。她說這樁事是秘密的，然也不妨把我們的來歷講給你聽。」

「杜先生滿心要聽講，站在他前面的小人兒却狠有趣，一句妙語忽然截住了。他自忖給這孩兒的密機所欺詐了，因此搭趣到依撒伯爾身上去了。他便道：「恐怕今夜裡，我們將耽擱辰光了；別忘却了你還該候你的姊姊呢？」

「呵！這倒不差，我已忘記了。可是該在相約的時辰上才好呢。」

「小朋友，在我們離別之前，可把你的通訊處告知我麼？」這就是在西高苗的一部，離第十路不甚遠的門牌，我記不得了：住在陶文太太的家裡，便是了，她是個慈祥的婆子，而且很歡喜小孩的。」

杜先生一面把地址記在日記簿上，一面向着車站走去。

「斐理伯，你愛吃糖菓麼？」

「哈，是的！我的妹妹和小雅理。喔！瑪利亞，比衆的要吃哩。」

「喂！買兩匣糖。」杜先生對夥計說。

斐理伯聽了喜得滿懷，剛才在路中的憂愁，早已雲消霧散了。

「我本願直等到你的姊姊來了之後，可是有要務絆身，所以不能相伴了。」斐理伯，我們當彼此分別了。」杜先生說。

「再會罷，杜先生！」他說時，杜先生拉緊着他的手，兩眼瞪着他，親愛地俯首在他微笑的臉上親了一吻。

二 貓 叫

杜先生離了斐理伯，接下走他的路。那天真爛漫的孩兒，想因此去盤問他一切，但似乎總有些對他不起。他心中湧起了好多陣好奇的思潮。斐理伯到沔爾華刻的許多光景，杜先生不得而知；讀者們却要享受這項優先權哩。

前一月，在紐約城裡，濁霧瀰濛的那天；陽光迷糊，好似深秋濃霧，在烟霧沉沉和塵氣重濁之中，好些道光線映射着骯髒大地上的一間陋室。

一座出租的三層樓屋子，——其中有一間小巧別緻的房間，——

穿進這稍寬的路徑，裡面便是散滿着腌臢氣味的狹道，有許多買賣人在那裡大嚷大叫的，鬧得頭暈腦漲。

小房中，有一個女人，一個女孩子和兩個小孩子，孩子中最大的便是我們已相識的歌唱家斐理伯，那個五歲的孩兒是他的弟弟，名叫雅理。

雅理是狠單獨的，只管玩弄着許多小木塊兒，他要搭成一座崇樓高閣，瓊館瑤臺的大建築，當時，斐理伯站在傍邊指導着這小藝術家。

瑪利亞是十來歲的聰穎女孩，靜悄悄地坐在台邊，台上亂散着些線球，針箍，及一切裁縫用的東西，她緘默着坐在媽媽一起，作着活計，家主母身上穿得平淡中庸，從這副模樣兒上，就可看出他們是小康之家了。那面若春花，目如点漆的小妹妹，她的模樣也不亞於她的哥哥，她也帮着媽媽工作，補些零絮碎布。

她不時瞧瞧所作的活計，也鄭重地望望自己的兄弟們，好像斥叱他們似的：人長得大了，還只一團孩氣，再要這般沒頭腦的吵嚷哩！

一看哪，她叫着斐理伯說道：「當時，只聽得噉喇一聲，搭起的架兒翻倒下來，恰巧斐理伯正在亂嚷得高興。」啊呀呀！你知道媽媽好不耐煩；好生靜些，何苦來做個好小兒罷！

斐理伯立時難過地望着媽媽，納悶起來，便沒精打采地歪在炕上，手裡拿着玩具，昂起了頭。萊興斯太太神氣昏沉好像打盹兒似的。孩兒也瞧見了她這副樣兒，媽媽的動作，漸漸好像糾纏着困乏和病痛。——噉噉，這是她的常事呢！

當時，萊興斯太太勉強站起身來，她硬裝出一副清秀而堅耐的面色；可是那些困乏，病痛，恐慌，一切都印上她的臉頰，使人見了嚇得骨軟筋酥。深挖的眼兒，濃蹙的雙眉，怎的神色俱變掉了她。僅

僅四十來歲，而色采和壯氣都消滅絕跡了，在面容上表示得一明白。

羨慕她；辣興斯太太對於房客們是一個啞謎。素來大半人都尊敬她，因了她丈夫的暴死：呢！有的說唯有她的死，是她生活史上最優美的一頁。人們的推測，多麼不同，所同的祇是辣興斯太太只有一件秘密的事，始終沒有從她的嘴唇上洩漏出過來的。

有的說她雖不守任何宗教的禮規，卻是個天主教徒；她的兒子們呢，奉教都很誠切；斐理伯和瑪利亞在本堂口的小學校裡讀書，況且依撒伯爾在十七歲上，即準備考入聖瑪利亞公學。長姊是很熱心的，在每個主日上，早晨七時領聖體，回轉家來領了弟妹們再去望大彌撒。午後全體去公望聖體降福。可是村鄰人從沒見過他們的母親參與過聖禮的。人們也認她更有一點長處：她管理孩

子們的手段，比之同區的婦女們嚴謹得多，斐理伯和瑪利亞少見在路上行走的；就是出外，總沒法去和那些惡伴混在一處的；在那些危險的境遇裡，沒有他們的足跡。因了這些嚴厲的教育，故斐理伯真是個潔美的天使，雖然他有了十來歲了，可是外貌仍是七歲的形景。

那時斐理伯注望着她，瞧見她面白如蠟，全無生氣似的。——有什麼危難麼？他沉思着，而且更留心地目瞪着她發怔。

「媽媽，你患了什麼病麼？你的手發熱得像燒呢！」他走前去說道。

說了這話，瑪利亞忙丟開了自己的生活，一徑近前去，脫開雙手摟住弟弟和媽媽的頸項。

「是呀，看你的狀態可有些痛楚麼，媽媽？」

「我頭暈目花稍爲過了之後，就要轉機的。別焦急，我的心肝

兒呵，——她直挺挺地要說話，可是精神疲乏，把頭從新倒俯在手裡。
斐理伯依舊回到小弟弟身邊去了，可是瑪利亞不十二分聽信她說的話。那聲音的顫抖，分明表示着事情有些不妙。她便輕輕地縮下手來，悄悄地走出房門去了。

一出了門，她飛也似的下了樓梯，猛力將右邊「」的門撼了一撼，便有一個年輕的女士，笑盈盈地在門邊出現，立着，頭上戴着花邊的白帽，身上束上白飯單。確是一身看護婦的服裝？

「噢！我以爲是醫生來了。可是我也很喜歡接見你，小瑪利亞。你有什麼事，這一遭兒走來？」她慈祥地說：一面拉了女孩的手摩撫着。

「喔！特物蘭女士，因爲你待我這樣的寬厚，我要煩你一樁事，也不怕你討厭了。」
「說呀，好孩兒，快說出來吧！」

「媽媽病得很重呢！你可以上樓瞧她一會兒麼？」

「好呀，可是我不能馬上就來，因為我還要伺候醫生呢。歇半小時才來，使得嗎？」

「多謝你，女士。」瑪利亞說着，退了出去。

她整步跨上樓梯時，只聞得一陣蠍蠍螫螫的重腳步聲，同時雜着笑聲。已她知十之八九是希墨斯汀教授了，他來給斐理伯上唱歌課的。

「請教授先生的大安，」她說道。

「哈哈！」這老人抬起眼皮，整了眼鏡喊道；他覷見了她，立即放下額上的皺紋來。「哈哈！我的孩兒呵，我瞧見了你，好像被東方的采光輝耀着似的。你來給我一臂之助吧，快快！幫我這龍鍾的老爬上樓去。」

教授一面說着，一面除下帽兒，表示對她十二分的致敬。

那個瘦弱而沒精神的老教授，好像近視眼式的皺緊着眉毛，眯住了眼兒，察看四週的物件。他的皺紋很重疊，新剃的面容上，點綴着一簇狠堂皇的八字鬚。他的頭髮一直披到肩上；那慈祥的眼兒，微掀的嘴巴，大有鄉野風味的氣概。幾時他得了什麼愜意的譜調，他的目光可就透射過那幾分厚的眼鏡玻片。在他的左臂下提着一只梵奧鈴 Violon 的匣殼。

教師拉住了瑪利亞的小臂，一同款步提衣上了樓。

「現在，媽媽好像很不適意，希墨斯汀先生呵。」

「哦！」教授堅起了愁眉沉吟着。

「她不能支持了！看護婦特物蘭女士立刻要來探視她了。」

「哦！依撒伯爾女士在那裡呢？她知道些什麼事件？」

「她出去了，整整有一點鐘。你知道今天是瞻禮七，她是到聖堂裡去的；誰料想她要這樣的費時呢！她常常祈禱；我也要效法依

撒伯爾好姊姊的這般有志氣哩。」

「是的，她真是個活聖女。」教授說着，一同跨進了房門，他瞧見辣興斯太太依舊這副神氣，頭倒在繮縮的手中。」

「請辣興斯太太安，」希墨斯汀教授輕輕地說道。「噯！看看斐理伯呀，——哦！太太，你頭暈可好些了麼？」

辣興斯太太很爲難的抬起頭來，把兩手靠在椅背上，作一個借勢。

「請先生的安。我今天覺得很不自然。」她說。

「恐怕音樂課要使你煩厭麼？」

「不，我到裡面房裡去歇歇吧。」不多時後，Violon的絃音，斐理伯的嬌聲，兩相和奏得怪好聽，媽媽聽了也忘了自己的痛苦。

「斐理伯，你好生聽着，好曼妙的噪音呵！這樣的妙聲，定從天使處偷下來的呢！斐理伯，你是小賊了！小朋友，現在把你的身子挺

直，呼吸些清氣吧。」教師清朗地喊道。

媽媽離了這間屋後，斐理伯便做起勢來，直着頭，俯下胸部，兩手反在背上。這時，希墨斯汀教師打開了琴匣，悄悄拿出 Violon 來，用指板波浪似的滾了一陣。

他用敏捷玲瓏的手指彈那絃線，在仙人手下的節奏，比衆不同的呢。教師彈奏時，沉默地垂下他的有沉思的眼皮，凝眸定神的遙眺着遠處的垣牆，因為在音樂家的心靈處，自有無窮的思潮。忽地，彷彿一些微音漸漸收了梢。

「喔！」教師嚴重地望着學生說。

過後，又起了一陣節奏。這一聲飛起，希教師彈絃彈得漸漸高升，孩兒的聲音也必隨之而高起，滿屋子裡充滿了那甘飴的金玉之聲，好似花塢春曉，好鳥亂鳴的聲浪。

「喔！好聲音的確是妙啊！現在，再來一下，留些心，斐理伯，要按

拍和唱才好呢。」教師垂眉說着。

於是，教師用最好最要的主音，漸漸高上去導引着，或緩或急，忽高忽低，其中轉腔換調之處，百變不窮，一切歌曲腔調，俱出其下，嘆觀止矣。斐理伯挺着身子，雙眼炯炯地釘住着教師，尤其轉音時，伸長耳朵，更留意的捉住那正確的首音。

唱到最高時，心靈上佈滿了慈愛的情熱，瑪利亞舉起了手，眼巴巴的瞅着那個好似出神的哥哥，小雅理只管建造那藝術品，常常留心着那些小木塊兒，撥撥指，計算着，費了不少時，棟梁也豎起了。將要完成一頂，最奇妙的高塔時，只聞咯瞪一聲，不好了！建築品傾，頹了全功，盡棄木磚亂倒下來。

這樣一來，便打破了斐理伯的歌唱，因此，他擠眉弄眼的停頓了一會，瑪利亞聽了也呆着戰慄。教師正合着眼聽得出神入化，不知不覺的微顫着嘴唇，忽地聽得變音變的一無定軌；在這音譜上，

他的心靈已高升到九霄之外了，因了這一個差誤的截絕，把他直跌下地來，多麼殘凶呵！

「呵！直達天堂！大能的天主呵！他叫喊時，把 Violon 拋在墊上，兩手托出着。」我聽見白翼翩翩的天使們悠東忽西的唱着，怎的變了雄貓的叫聲了。——他恨的切骨，搔着頭髮在房中踱來踱去。

「這是金玉的歌調，當和以金玉般的佳音，才算事，怎麼壓緊着嚦喉好像……的，怎麼着……老雄貓，——他用愁眼望着斐理伯，恨地呵叱他。」小鬼頭，你應當知道羞愧啊，好天主賜給你這般嬌聲，你辜負他的恩典，着實可耻；倘若他預知你唱得好像鴨叫，他一定不賜給你了。這音多麼僵硬呵！——那時，受罰的小人兒默默，憑在窗欄邊，眼望着——一條幽暗的小路。

斐理伯只是垂頭弄玩着手指，不懂因了這個細小的差音竟能使先生怒得火上澆油，他目瞪口呆，與教師面面相覷，

「唉！你聽呢！」希先生歇了一時半晌說。

當時，窗外有一個小商人，拔直着嗓子，在街道中喊着：「要野兔肉，要香鳥肉！」

「他喊得好似豬狗的叫聲，因好天主沒有賜他好的聲音，而且，他又沒有一位教師好生糾正他；可是你發的聲音與他有什麼分別？幾時你响喊着先生：『他恨的火星直爆，罵道：『雄貓先生

「斐理伯聽了不自禁的撲嗤一聲笑了。」

「Miaou！Miaou！」教師儘力的摹倣那老雄貓的叫聲。斐理伯

整着臉，分明這回的事兒，傷了先生的心靈。

「我從新再唱，希先生，這回我留心了。」

「喔！」老教師聽了他的話兒，便從窗處走來，拉住了斐理伯的手：

「對不住，小朋友，我剛才神遊天上，因你的霍然一聲，我便從

極高處，跌落到地上，同那賣野味的人兒在一起。……我們從新再起頭罷。」

他們正興頭再唱時，特物蘭女士悄悄地推門進來了。

「媽媽在那邊？」她低聲對瑪利亞說。

「她在自己房裡。」女孩一面答着，一面指着門兒，站起來想來伴她進去。

「好，好孩子，只我一人進去好了。」特物蘭女士說着跨進去了，在裡面逗留了幾分鐘。

「媽媽可好？些麼？」孩兒見了看護婦出來，問道。

「依撒伯爾在那裡？」

「恐怕在聖堂裡。」

「快去找她來。」

「媽媽病得很重吧？」

<p>「哦！教師狠憂愁地咕噥着。</p>	<p>的。他希望了一望斐理伯，轉身出門去了。他平時素來敬愛這<u>萊奧斯</u>太太</p>	<p>愁容的按進匣內。教師聽了這些話，也輕輕的把 <i>Violon</i> 放入細絲殼子裡，滿臉</p>	<p>去瞧她。『現在，媽媽應當平靜地歇着，除了我一人之外，不准有人進</p>
----------------------	--	---	--

四 隔絕

個沉求着，在一尊聖母像前面的欄旁，有禱告時燃點的燭光映照耀
個沉求着，在這顫動的微光之下，依撒伯爾默默地跪着，合掌默禱。兩只哀
靜地，懇摯地，似乎等待着這盈盈石像的一句依允的話，或者半
個依允的手勢。
壓力。她在依撒伯爾純潔的靈魂上，聖召的問題施展着種種奇大的
慘憂抑及幻想之中。人們都說依撒伯爾富有藝術的愛好心，她在悲

一切工作上，羨慕美觀，尤其是喜愛音樂。她的年齡已到擇業的時候了，她既能輕捷地打鋼琴，又有正確地翻譯的本領。她的深沉的，顫動的聲音也富有迷人的采色，她自己莫名其妙的奇異這穿雲裂石的聲浪。希墨斯汀教師屢屢說，這嬌音，可值千金，比起斐理伯來更為出頭一層呢。

他有意薦依撒伯爾到某學校去執教鞭。那校裡的監督也表示狠歡迎她，假如有這樣才能的教習，音樂一門，她也看得很誠重的。可是辣興斯太太有很高尚的意向，要設法使依撒伯爾到外邊去繼續求學，為要深造就她的音樂的技能。

女士雖有不可抑制的愛好藝術之心，可是在她的心坎深處，覺有更高更妙的神的默示哩！她疏忽這安穩的思想，這和柔的聲音。但是，後來，她的禱告和勤領聖事，成全了她的目的。并且，現在，她心志堅決再也不能耐住這心聲了。她就在那天，做完了敬禮

聖母九日經。好些主日以來，她的心靈如亂麻一般，茫無所從；她要求一個顯明的啓示，怎奈一線的微光也沒有啓發她；相反，黑影却更形深沉起來了。她一想到世俗的繁華，便覺得甘飴有如蜂蜜，不覺心傾向慕，而一修道院「這三字，對於她只是毋興而無聊。瞻禮七的清晨，依撒伯爾領了聖體之後，忽聽得心底裡一個神秘的聲音。這莫非是天主在霎時間降來到她的靈魂上吧，一剎那頃，先後判若兩人了。幾當那圓小的聖體送往她的唇邊，她便覺得在心中有了一副熱烈的愛情，欲爲基多犧牲一切。這樣和順而且細軟的微聲，在她的靈心上顫搖了多時；依撒伯爾模糊地似乎聽見說：「來罷，基多的淨配。」

在這細聲的道光裡，依撒伯爾默默地徘徊了半日。她想起了也好，而且她仰慕的一並有三四處。在她幼年時住宿的公學裡，她

愛慕每只台子，每把椅子，每間屋子，一切都當做自已有的似的。現在，她拿定主意，要爲天主耶穌做一全燔之祭，斷絕那弟妹的親愛，所以，不論她所認得的會院，甚至公學裡，都想嘗試嘗試。這是多麼超凡的意識，她不再狐疑了。

她在將決未決的時候，導光彷彿又模糊起來了。她定神凝思了一會，要決定進那一個會，才算最適當。

謝完了聖體，她出堂回家去了。早餐時，她一心沉迷在那神秘的思潮裡，因此，她沒有留意着週圍的一切。現在，她重復來到聖堂裡，依舊跪伏在聖母像前，禱告着，求主燭照她的明悟。

依撒伯爾僅僅十八歲，却好像已到了成熟的時期似的。她的臉容，雖是女孩的模樣，可是她的經驗已是個老成的太太了。不過那些皺紋還沒有刻上她的額上罷了。

當時，她的祈誠的面容：一切都告知她一個逼急的恐慌：

「喂呀呀！飛來一個意外的恐怖。她在猶豫的祈禱中，忽然波起了一道異常的光浪；幸虧那和慰的道光絆住了她。這道神光究將澈照她嗎？她要向那處走？天主不默啓了她不成？」

「一睜開我的眼來，」她思忖着，「我覺得，我知道，奇異的事呵！雖明光在我面前照耀着，而我依舊昏沉得不辨東西，可是我的祈禱已上達天庭了；回音定將報曉的：——」

她無意中覺得有一隻手觸摸着她的肩膀，她唬的一跳，忙回頭來，看見她的妹妹瑪利亞正失色顫慄着：

「快些，依撒伯爾姊姊，媽媽：她病得很重。」

「一回音麼！這是怎麼樣的回答！」她急忙做了聖號；心中七上八下的想着。

她忙離了聖堂，嚇得齒門股顫，但是還懇求着天主，付給她明光和勇氣。

阻攔她。

立時她回到了家裡。

依撒伯爾要一直闖進媽媽的房裡去，而特物蘭女士當了道

「慢，我的孩兒，現在，我先要同你說幾聲話兒。」看護婦說。

「媽媽病得很重麼？」

「第一，孩兒們當遠離此地。」

斐理伯和瑪利亞走開了，於是特物蘭女士說。

「依撒伯爾，你的媽媽患着傳染的病症。」

女士的眼眶裡充盈了晶瑩的淚珠，可是她堅決地支住着。

「剛才來的醫生叫米叻，他是個著名的博士。他現在在她的

房裡診脈。」

「我可以進去麼？」

「我也不知道。倘若她患了什麼傳染性的疫症，還是不進去

爲上策。」

「不，這不行的。我的位子是在媽媽身傍。」於是依撒伯爾決意搶步走進房去。

「且等一等，依撒伯爾，至少領了孩兒們一同出去才好；這是一件應當做的事。一次進去了後，你們再不能進去瞧她了。」

「多謝。特女士。我倒沒有想到。」

一會兒後，醫生出來了，他附在看護婦的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她聽了幾乎不能止住自己的驚愕。

「你認得那塊地方，可使那些孩兒們暫且避開去呢？」她對依撒伯爾問道。

「不，不過我可以找得到的。」

看護婦說着拿了鉛筆，在一張紙上寫下了一個住處。

「依撒伯爾，快快領他們到那邊兒去吧，別讓他們莽撞到這

小房裡去；他們在這裡沒有一些的需要。這紙上有很好的住處，在那邊有許多良好的朋友，快領他們去吧，我的苦孩子，放心吧，我直等到你回來。」

一點鐘後，依撒伯爾回來了，她依舊看見特女士在門傍等候着她。

「唉！怎樣了？」依撒伯爾慌忙問道。

「現在，我把真情吐露給你聽吧！可愛的依撒伯爾，總之一句話，我應當說得理真情確，才好呢。媽媽的病況，很是危急，假如你進去，你是膽大冒了死的危險了。你媽媽的病是死症，而且帶有傳染性的。」

「隨便上主定斷罷了。我很願意死去，倘若好天主准我的話。我的位子是在媽媽的枕兒邊。」女士勇毅地答道。說着，依撒伯爾信步跨進房裡去了。

是
你的
呢，
喔！
吾
主，
吾
天主！
「
我的
聖
召，
誰
也
知
道！
—
不是
我的
私
見，
然

五 遺囑

憂慮的時日霎眼過了；結果，確是悽楚，恐怖，慘死。依撒伯爾滿口依允了特物蘭女士的吩咐，遠離媽媽的房間約一時之久。

幾許日夜勞頓之後，休息是少不了的，女士呢，處在這種極端的恐怖之中，那裡想起寬心地睡覺呢？她知道從死險中救出媽媽來，定非人力所能勝任；然而要救的是她的靈魂呢！耶穌愛慕那永遠不死的靈魂，爲了她，他畢生備嘗苦楚，終於身死苦架之上，重刑之下。

她跪在苦像前面，不停地哀求天主，賞賜病重垂危的人得一

些神光。

好幾天前，依撒伯爾一些也沒想到替病者去請一位神父來，料理她靈魂上的事務；這一剎那頃，她突然想着了。斐理伯和瑪利亞好姊妹倆同了許多鄰舍的好孩子們也齊在一起，百般哀求着天主，賜辣與斯太太棄邪歸化。正在她病重垂危之時，不料從霧烟彌漫之中，放射出陽光來了。依撒伯爾的眼眶裡充滿了豆大似的淚珠，她儘其所能的奔投到天主懷中去。她俯伏在苦像前嗚咽起來，一點鐘後，恰好特物蘭女士開大着門說。

「依撒伯爾！怎麼，你再也不略坐坐寬神呵？」

女士聽了驚慌地站起身來。

「我爲着媽媽祈求。」她說。

「是的，爲她是緊要的，好孩子；現在，她病得輕了好些，也稍覺神志清醒些了，然不過仍覺得疲乏而沒有精神。你快去伴伴她吧！」

轉過頭來，且長歎了一口氣，表示她尚有爽健的神志。
 依撒伯爾急忙去了，她一跨進房門時，辣興斯太太便和藹地
 一 囉！媽媽，可愛的媽媽！囉！她一邊喊着，一邊把身子俯近牀
 褥，面觸着母親的臉，說着：「你盡心照管了我，斐理伯和瑪理亞在
 天主以下，我們當孝敬你一切。你教導了我們學做熱心的教友，而
 且！囉！媽媽，倘你有什麼不放心，許我去關照本堂神父吧！」
 依撒伯爾滿感着悽慘，便大哭起來了。母親呢，她把手輕輕地
 慈祥地碰到女孩的腮頰上。
 一對呵！好心肝兒，我懂了。——她說話的聲音很是微弱。
 「你說的有理，我多麼得意呵！快快，好女兒，是，是一位神父。去，
 小孩，爲你罪大惡極的媽媽祈求吧！」
 女士模糊地聽了出來。她從來沒有聽得過這樣的口吻，這樣

謙遜的話。這般的話，從來沒有從她的嘴唇上脫下過來的。她望了一望病人，覺得她變遷的多麼快呀。

病狀的結果麼？噢！不！傲氣消散了，硬心軟化了。

祈求勝過了，她，恩寵鼓開了這可憐的心門了，心靈豁然開朗，氣象也完全更新了。

「多謝！多謝！」女士說着，便在病人額上吻了一吻，她連忙走去了，特蘭女士即刻整備苦像，聖水，燭火等物，在台上排列起來。

神父進門去了；於是，特女士和依撒伯爾便站候在門口房裡，互相禱告着。

一刻鐘後，神父驚奇地感慰地從新走出來。

「依撒伯爾，他急忙說道，「快到媽媽身邊去，她有幾句緊要的話兒對你說快，我的孩兒！她還剩的沒有多少氣力了。」

依撒伯爾聽了一徑走去，病人忽地見了她進來，立刻顯出了

和慰的神色。困窮的太太！怎的情感，憂慮，祈禱，死的景況，一切都覺得愉悅，而甘之如飴了。總說一句，神力勝過了本性。她拿了十字架送往媽媽的口邊。

「媽媽，媽媽，你現在多麼平靜呵！那麼，你要對我說些甚麼話，媽媽，放心說吧！」

「依撒伯爾……」

女士幾乎不能辨明這微弱的柔音，她不覺又感起了活潑的憂鬱。

「說呀！媽媽！說呀！我好生聽着。」她把耳朵放近病母的口邊說。

「依撒伯爾！寬免……忘了……」

「怎麼寬免？喔！媽媽！你知道我多麼孝愛你的。」

「我愛斐理伯……我愛瑪利亞……我愛雅理……對他們說我都

愛的，好生切記在心頭呀！辣興斯太太費了多大的氣力，才發出各字的音來，並且每句上，用了很長的停頓。

「知道了，媽媽，接下去說呀！」

「依撒伯爾！你們：到：到：到：沔爾華刻去！病人勉力咕嚙着，恐女孩還沒有聽清，她便再復了一遍說：

「沔爾華刻！沔爾華刻！她用足了勁，從新說出這城的名字來，彷彿狐疑她所說的不正確似的。這次便使盡了精力，她垂下頭來，可是那副深摯的眼兒充滿了默禱的神情，從新注望着女兒，好像要等她的回應。

「是的，媽媽，我准定聽你的話。」

於是，病人把恐慌的眼兒放了下来。母親試要再開口說去：

去：忽然一陣猛烈的衝激，升自心胸。
「耶穌瑪利亞！」她喃喃說着；苦像從她手中滑下被褥，依撒

伯爾連忙拿了送到她的唇上，她勉強止住了咳嗽，懇摯地吻着它，
 棘興斯太太再要說出甚麼話來，而字音已含糊不清了；而且她目
 也眩了，腦也昏了。在神父拿到聖油之前，她的知覺已失去大半了。
 「神父！——依撒伯爾一面領着神父進去，含淚說道，「神父呵！
 她死了麼？」

神父跨進門去，急忙地給他行終傳聖事和念臨終經，在他念
 完之前，棘興斯太太奄奄的吁了一口氣，這樣透底的呼着後，她的
 臉容頓時安靜了。

「天主多麼祝福你呵！可愛的依撒伯爾！——特女士在傍低聲
 地說得嗚咽起來了，再也不能接下話去。她望了一望，便失了聲，眼
 淚恰似斷線之珠，滾將下來。女孩只歪身靠在屍身上，懷抱着它。
 一親愛的媽媽，天主俯允了我們的祈禱了，賞你安逝在聖恩
 之中。我深知我的聖召，便是代替你的位子，盡慈母之道的本分，幫

助
瑪
利
亞，
斐
理
伯，
雅
理。
「
她
含
淚
伸
吟
着。

六 只 要 一 次

正是十二月裡，一個淒涼的朝晨，一輛馬車，轆轤得得的來到我們熟悉的屋子前面，特蘭女士首先下車，護翼着瑪利亞，斐理伯和小雅理出來。孩兒們自從上月動身後，都覺得悲痛難堪，淚痕滿面，他們將走上樓去時，依撒伯爾急忙下樓去接待他們。——她說着，便抱吻了他們。——可愛的瑪利亞！可親的斐理伯！喂！你，我的雅理。——她說着，便吧！——瑪利亞哭得哽咽說着。我要瞧瞧媽媽哩！我要吻她哩！對她說聲再會

能，依撒伯爾，她死得好麼？——斐理伯大聲喊着，「我不能相信的，我不能，依撒伯爾，她死得好麼？」

「噯呀呀！可憐的媽媽，媽媽不在人世間了，在這地球上，我們永遠不能找得她了。瑪利亞呀，媽媽已葬在墳裡了，而且醫生也不准領你們來。到底，她直到死常常提起你們的名字，尤其在末次的氣息，她還提及你們的名字，好不動聽呵！他死得很平安，并且領着終傳聖事。快快別哭泣了吧！」

大姊這樣回答說，不自禁的把晶瑩的淚珠直湧下來。

瑪利亞和斐理伯瞧見了她這般的悲悽，又哭起來了。小弟弟雅理也歔歔飲泣起來了。

「來，依撒伯爾，快領這些可愛的孤兒到房裡來吧！他們在這三個星期裡，都過得很有志氣，凡管領他們的，都喜悅他們的靈敏活潑。」

「特女士低聲對女士說：歇了不多時，他們都停住了哭泣。」

先問道。

「瑪利亞，斐理伯聽了戰慄，而瑪利亞依舊罔無所知。斐理伯聽了戰慄，而瑪利亞依舊罔無所知。」瑪利亞，斐理伯聽了戰慄，而瑪利亞依舊罔無所知。」瑪利亞，斐理伯聽了戰慄，而瑪利亞依舊罔無所知。」

「到沔爾華刻去。」

「到那裡去呀？」瑪利亞問道。

「我完全打好了衣包，但等發腳動身了。」

伯察視着四週詫異地問道。

「怎麼着！怎麼這樣的呢？上上下下，一切都整理過了。」斐理

走上樓梯去，直到房間前面。特女士把小雅理摟在懷中，於是，依撒伯爾走在瑪利亞和斐

「暫且住着，後來再看情形。」

「後來，再到紐約來，是不是？」

「不知道，孩兒呀！現在我所知道的，只是到沔爾華刻去，這是一個繁華的都市，我要領你們去看看許多新奇的物件。我們要路過一個光明的鄉野，可以看見芝加哥城市和各處的名勝。」

「這倒也不壞。」斐理伯聽了，忽覺舒暢了好些，就這樣說。

「恐怕我們在那邊比起紐約來，更覺暢懷哩！」瑪利亞喜的心花頓開的笑道。

於是，他們倆議論起來了。雅理不理會他們說的甚麼話兒，只管玩弄着手中的玩具兒。

「依撒伯爾，別拉拉扯扯地閒談了。」特女士道。「極是的呢，你爲了我們的媽媽，爲了孩子們，爲了我，多麼慈悲，出了許多力。」女士說。

「多謝，我的好孩子，你真知透我底心了。」
「我知道，」
「我理伯瑪利亞！到這裡來！我的可愛的弟妹呵！你

們也當知道些。」
「孩兒們便停了他們的胡言亂說，走近前去。」

媽要緊見我，要請一位神父來。我忙去找賴達神父，好巧碰見他從堂裡出來。他速即陪了我走來，聽了媽的神工，說也希奇，她倏忽間悔改罪過，於是，她托給我一件緊要的秘密的事。神父要拿聖油來之前，便叫我到她身邊去。因此，我走進房間去了。迎面看見媽媽的和藹的慈容，便閃電似的打擊了我的心靈，分明她生平一切罪過，神工中都洗滌去了，孩兒們呵！從她微動的唇上，把秘密的事說了出來，她說時看來很是苦辛。她對我說：「到沔爾華刻：」繼後一陣猛咳，咳得不能自制，她便模糊地念着耶穌瑪利亞的聖名；

後來，她的呼吸停止了。終於死了。

「媽媽！不，她不會死的！我不能相信的。她好像依舊靜悄悄地

坐在那邊，一如平時，僵俯着，托着頭在手裡。」斐理伯堅強地說着。

「究竟爲的是甚麼事兒，必要到沔爾華刻去呢，這倒覺得古

怪；別白費心思一場空，狂走了這一遭兒。」特女士說。

「衆口一辭都這樣說，就是修院長也勸我住着，別貿貿然地

去，她確然是好意，她而且要給我一個教職。我往公學裡去，修女們

都圍住了我，也都勸我不要去。到底特女士呀！媽媽臨終時，倘若你

見過她的眼神，倘若你聽過她的顫聲，你一定可以明白這個命令，

是媽媽最後的志願，而且她說的多麼熱切，多麼希望着要我們實

行啊！

「依撒伯爾答道：

「誰使你有這般的高見？」特女士道。

「這世界上的一切，都似過眼烟雲，不足留戀，我們到沔爾華

刻去，也並不有大不了的週折，

「住在那塊兒？你將做些甚麼工作？有沒有親戚？」

「沒有，我們簡直是孤獨的。」

「誰也知道，你的媽媽起初是不過患了些輕寒熱，可是結果到了這般田地，你會料到麼？」特女士說。

「是，我也這般想到過。我深知媽媽在那邊並沒認識過一個人，而且我夢裡也從未想到過，她活著的時候，也從未提起過沔爾華刻的地名，可是我決不能違背她的遺囑。」

「如今你定要丟棄了這確實的位置，而去嘗試在新天地間謀那靠不住的工作麼？」

「呵！特女士呵，你別爲難我吧！我着實祈求過，我已經拿定了主意，在沔爾華刻我也會有一個位置呢。」

「我將在那裡做些活計，」斐理伯說，「或者賣賣報紙。」

「我，我只看護雅理而同時看守房屋。」瑪利亞說。
「假如我們要用一個守門人，就我來當這個差使好了。」雅理毅然說。

孩兒們喜得眉開眼笑，漸漸地大嚷大叫起來。雅理說完了話，就跨在轎上，機械式地學起開車夫來了；他的心，已懷有很快的速度滾向沔爾華刻去了。

斐理伯和瑪利亞的心理也都喜懽，想哪！到巨大的城市裡去，將週遊不少的鄉野，深林，市鎮，將見從未見過的人士。繼上去就要過一種新鮮的生活，他的腦中好像得到了兩部遊記野史。孩子們都記著動身去找幸福和光明，可是純真的特女士，她對於這些無稽的幻想，却然一些沒有。

「你訪問過，你也說過。說人們都反對這意見。」
「剛在我不是已經說過了麼？家裡的一衆人，是的不差，他們

爲了我們，多麼費神啊！他們該受天主的祝福。我的修院長和師長們都一致的反對。可是，我現在分明天主托給我這三個孩兒，好生培育他們，便是我頭一件本分。」

困難呢？

「你說得至情達理，依撒伯爾，不過我擔憂你能否戰勝一切

「特女士，你不記得第四誠的訓諭是怎樣說的。」

「是：我想不差。」看護婦笑道。

「四，孝敬父母。」

瑪利亞背念着。

「很好，天主定不棄絕聽他命令的人，倘若我一世不受着一個正式的命令，倒也罷了，可是媽媽清澈地對我說過，到西爾華刻去。除此以外，我便一心聽隨上主的安排了。」

「你向神師說過麼？」

「怎麼不問，那事已經是大家都知道了。他對我說應當祈求，向着光明走去；這便是我要走的路徑。」

「依撒伯爾，你好執拗的呢！」

「這是有理由的，」女士整臉答道，「眼前我應當實行的事件，便是遵行母親的最後的諭命。——進來，」她答應着門外的剝啄聲說，同時外邊有陣腳步聲。

「喔，哨哨！希墨斯教師呀！」斐理伯叫喊着。瑪利亞和雅理連忙趨門歡迎他，

確是希教師在地板上的嘎嘎的腳聲，雜着笑聲，接連上又是粗厲聲，他時操德語，時操英語，忽而嘻嘻哈哈，忽而又哭哭啼啼，好像是彈琴的聲浪似的。

「請例位安！」希教師站在門上喊道，充滿了光彩和歡樂。一幅極好的天然畫：一個老老同着三個小朋友蹲在一起，雅

說。

樣 | 理 深深地鞠了躬，便把手按在教師的肩上，跳躍着，斐理伯也是這
樣地跳躍，瑪利亞把手到他的大衣袋中亂摸。
依撒伯爾向前去阻攔他們，她接下教師的帽兒和外衣，請他
往炕上略爲坐坐，他歸座後即發給他們糖菓和花紙。

「依撒伯爾，一個很好的消息。」他開始說。
「真的麼？」

「是的，這樣做起，你們可以飲食無慮了。」

「我不懂得這個意思。」

「看哪！這個財源！」老師離了座位，向斐理伯使了一個眼色

「怎的，先生，我更加莫明其妙了！」

「聲音！聲音！」他笑容可掬地說，且圍抱住四週的人物。
「怎麼聲音？」

「哎！這小孩子，是紐約城中的第一個 Soprano 呵！」

「老實說，先生，靠了你，他才有這樣好的聲音。」

「好呵！但是說的還不切！這是天上人間少有的喉聲。紐約人士聽見了它，我對你說，他們都要神魂飛散哩！」

「怎的紐約人士會聽見它呢？你從那裏知道來的？」

「他可以開一個音樂會！他可以當衆歌唱，因此，你們就可得多多的銀錢！百千萬以上哩！」老教師說時，眼裡炯炯地放出歡樂的神色。

「你說要我的小弟做個蕩子麼？」

「做：不做，他早是個歌童了。」

「先生，你且坐下。」依撒伯爾堅持着反抗這個提議。

瑪利亞和雅理只管拮嘴吃糖，不留意這些粗厲的爭執。特女

士整起堅決的神氣，因為她什麼都聽清了。

「可敬的先生！」依撒伯爾說時，目瞪着那或左或右的歪在椅上的音樂家。「請你好生聽着，媽媽已不在世了，因此，我有全權管轄斐理伯。『我對你說，我更喜歡時常看見他。』」

她忽而停止了說話。轉身向小孩兒們說：「孩子們！到外邊逛逛一會兒去！」

於是，孩子們便遠離了屋子，教師只是皺着眉，抿着嘴，心中七上八下失望得好像滾在深淵之中。

「所以，我更願斐理伯當場就死，倘使要把這天真爛漫的寶貝顯身戲台，做一個蕩子。」依撒伯爾變色的顫抖着說，

「『哎！』」老教師舉起了手，顆顆汗珠從額角上滴下來，呻吟着。「『千死萬死！』」

女士閃耀着炯炯的眼兒，昂着頭斷然地說着，她的神色和話兒都表示着在竭力挽救着要實行媽媽的命令。

「喔唷唷！弄得我莫名其妙了。」教師舉着手向天悲嘆。
「希先生，倘若我的弟弟到了戲場去顯技，他定要做了衆人的娛樂品了。因此，婆子們將媚弄他，引壞他，而且把他的名字載在報紙上讚揚他。他受了這樣的諛媚和玩弄，不免要因此而墮落呢！」

「有你我照顧着他呢？」失望的教師柔聲地說。

「任他有你我或是我，或是什麼一等人，這樣做去，定必叫他一生浪蕩在罪惡之中了。」依撒伯爾答道。

「什麼罪惡？」希教師說，「他活在罪惡之中麼？」笑話，「他除下了眼鏡，瞅緊着眼兒，望着她，『我可愛的依撒伯爾，別這樣胡說。』」

「我解釋你聽吧。假使這小孩兒那樣做去，那末他將在亮幌幌的金錢上打滾，享受大衆的喜祝慶賀，歡喜那熱烈的歡呼聲，無

異於一個可恥的戲子。他十年來的恬淡，勤勞，溫靜的生活，於此告終了。他將跨躍在台上，起頭度那沒道德的卑賤的生活，待到長大成人，却是一無所能。——依撒伯爾道。

「然而，天使般的嬌音！那香艷的花朵難道應當在荒野間開放麼？」依撒伯爾，可愛的依撒伯爾，爲甚麼不想想那嬌音呢？難道你聰明一世，朦朧一時麼？」

教師說着，把眼鏡放上鼻端來，愁悶地目瞪着女士發怔。當時，老教師也傾心吐露出理由來；他站起來歇了一下。

「唉！天堂之可欽兮！」他舉着手抬起了頭說，「我多麼羨愛這聲音啊！我造就了它，我將照顧它，我朝夕念茲在茲，連睡覺中也不時夢想着。依撒伯爾，你放心吧！我要顯揚這惟一的 *Soprano* 在美國人士的前面，然後，我死亦甘心的了。」

特女士聽得眼圈兒上發了潮紅，詫異着，教師百般哀求，好像

爲的是本身的事件。

「不，先生，這是不行的。我想着：我應當照良心的指引，依着媽媽要斐理伯做的，做去！人怕出名，豬怕壯。這話是不錯的。」

老教師默默無言地歸座頭垂在手中沉吟了半日。

「依撒伯爾！歌了多時，他才說：

「說吧，先生。」

「依撒伯爾，可憐我這伶仃的老頭兒，我的一條老命，怎禁得住這殘風暴雨的摧送？」

依撒伯爾把手拍擦拭着眼兒，特女士聽到這裡，慈心大動，也吞聲飲泣起來了。

「我在世活不了多時了。是我畢竟是要失敗的。」

苦教師停了話，沒精打采的立起身來。
「至少，許我的小斐理伯登臺唱一次。」

對不住斐理伯，一邊對不住那情深義厚的教師。依撒伯爾一言不發，爲這樁事她覺得萬分的難於解決，一邊

我樂而忘憂，有時我昏昏沉沉好像幻夢似的，聽見他的唱聲遍送在繁華的大厦裡，在座的聽官們，都拚着氣，聽得出神，因爲他們不願洩漏這小天使的半聲微音。一他接着說道。

教師仍不灰心地再三央求，每句話都感動傍聽者的心。

特女士不忍，想要離開走了，可是女士一臂阻攔了他。

「這是我絕無而僅有的一場大夢！僅僅依撒伯爾和天主能握着這個權衡。」

「誰知道這個預言是不合的理呢？」這句話暫且好像禱告似的從教師的嘴裡脫出。

「依撒伯爾，我可愛的孩兒，答應了我吧？」

氣地說。

「先生，明天我們將要到沔爾華刻城裡去了。」女士柔聲軟

白的臉；教師把手按在胸坎，激動得身子倒落椅上，現出如死似的灰

「斐理伯也去麼？」歇了半日，他才問道。

「是的。」

「依撒伯爾，讓我結果了我的生命罷！」

「哦！可敬的教師，你為何這樣的磨難我呵！你知道我們是多

麼愛你的！你也知道我們是多麼感激你對於斐理伯的情誼。我們

終不忘卻你的恩情的。你的摯深的友誼，你的精緻的聖心，孩兒們

是終身佩服你的；可是你要求了一椿做不得的事件；這是我不能

允諾的呢。吾天主，幫助我吧！我不能答應你。」

老師又離了座，忽然倒身在女士的膝下。

「喔！救命！救命！這太過了！她撫住了臉叫喊着。」

「依撒伯爾，我可愛的依撒伯爾，我沒有跪過在別人前面的，除非是天。主我現在跪着哀求你，可許我領這小學生當衆唱去，只要一次，一次便穀了。我非但領他去，而且親自領他回來，回到你身邊。」

「你起身罷，可憐的朋友，你弄得我好不悽慘啊！」依撒伯爾

握住了他的手說着。

「說一聲是，便穀了。」老教師跪着央求說。

「倘若我能够這樣，唉！倘若我能够這樣怎奈我不能呵！」

老教師長嘆了一聲，站起了身，抖動着雙臂急忙往外走了。

「依撒伯爾，我從未經歷過這樣的處境，我也沒想到你竟有這般百折不回的氣概。可是怎麼着！你有什么病麼？」特女士說。

依撒伯爾面如白蠟，無力得不能自支，倘若在傍邊的朋友不

給她臂助，定將倒在地上了。

「你患了病麼？」

女士倒頭在看護婦的手裡，一語不發，她只咬緊了牙關。

七
慘別

那些同住在這宅的人們，都知道依撒伯爾已決意離紐約而往河爾華去，於是，房客們和着一般熱心誠意的人們，都幫她料理一切，使她去得一路順便。無奈機緣不巧，小斐理伯得了許多禮品，貪吃得太無節制，以致患了滯食的病症了。動身之前，公學裡許多朋友和修女們都前來探望，辭別依撒伯爾，幸虧瑪利亞和特女士幫了一臂之力，一切行李，整理得秩序井然。

到車站去的前半小時，希墨斯汀教師從新走來說聲再會。老師沒精打采，垂頭喪氣，好像患了什麼沉痾似的走一步懶一步。

「好，多謝先生這次光顧。」依撒伯爾緊握着他的手說；而且表示出知恩的心，和不忍的模樣。

「這事對於我是好似活埋入深淵，我的心同着你們一同去，而且一去不回了。」他勉強着笑道。

「我們可以用信札來往，不論斐理伯，瑪利亞，或者我，都可。」
「哦！你們將忘卻我哩！」

「怎的說！豈能把似膠如漆的好朋友丟在脖子背後的呵！」
老教師除了眼鏡，拭擦着眼兒而且微笑着。

「多謝，依撒伯爾，多謝，恰如塔克來詩人說的：『不是，我不是全部分都死，』所以，我也不是完全死的，倘若我還能活在一顆或兩顆的慈心中。哦！在我動身之前，我等待你們的來信。」

「什麼動身啊！」

「是，依撒伯爾，我拋棄這紐約城了，我要回到瓦特朗去，當我

是孩童的時候，在那邊有許多的至親和好朋友，我就使死在他們中間，也所不辭了。」

那時，孩兒們進來了；他們踴躍地祝賀老友，可是他終不能興起同情的笑臉。他分給每人一個紀念品：斐理伯一個銀盾，瑪利亞一枚指環，小雅理一隻金匱。

「現在，我請你們爲我所求。孩兒們呀，始終我不會忘卻你們的。」

「我們定將爲你所求的！」斐理伯答道：

「一定的。」瑪利亞說：

「你爲什麼不和我們一同去呢？」小雅理問道：

老師沒有答應着，只是感傷了一會。

「依撒伯爾，」他歇了一時半晌才說：「我特地要對你說些話兒。」於是，女士拉着他的手，往窗兒邊走去，附耳說了如此這般。

當時，教師的面容更形愁憂，依撒伯爾却灰白了臉，從新狐疑起來。

「不，不，我的孩兒，」他猜度地說着，「我不再戰鬥了，我是被戰勝的：我饒赦你吧，不過這翻的劍傷，幾天內是醫不了的。」他說着，手撫着心胸。

「唉！先生，倘若你知道我所感的痛楚，你一定不會這樣的難為我的。」

「哦！講些別的話兒吧，依撒伯爾，你將要居住到一個生疏的城市裡去了。我深信你沒有許多銀錢的，而我太多也無用，望你不要見棄，我的孩兒，別這樣無意的瞎搖頭，不要向一個喜歡你的老老矜傲。」

老教師說着，便抖抖縮縮地從袋中摸出一壘銀票。

「看哪！一百五十塊銀錢。銀錢，我是輕視它的；然而，我喜歡這一百五十塊，我已經說過了，哦！因它是費用在小斐理伯，瑪利亞，雅

理的身上的呢。」

女士被他的誠懇的話馴服了，便放下了她的驕氣和勇毅，滿口依允了他，對向那銀票掀動着嘴唇的教師望着。

「我可愛的的朋友，我雖貧得如洗，可是決不願受人一些些的救援，到底，現在，你勝了我了。我難却你的深情，我便收其一半罷。」

「不，不，」老教師搖頭反抗着，「一全拿去，否則，我當你前面把這些銀票一張張地撕碎它們。」

「唉！我也沒法，只好一全領了，不過要結個契約。」

她說到約字上，希教師操德語呻吟了幾句，這話對於女士是茫然不知所云。

「聽我說這個契約吧：我到了窮迫沒法的時候，方才用掉這項款子。否則，我常常保存它着，依舊是你的物件。」

「我絕對不來與你干涉，隨便你使用罷了。以後，依撒伯爾，你

不必寫信來，我也不要你的信了。」希教師說：

「爲何呢？」

「因爲……」他說着，粗聲漸漸放下一……我要趕緊忘卻你。」

老師說到這裡，便旋過身來說：

「再見罷！」

當時，孩子們便爭先向前拉住他的衣裳，并且七嘴八舌地對他說下次再會。老教師卻一言不發，呆望着這些小孩兒們臉上的笑容，目中的光彩。

再會的聲音亂嚷着，混叫着，然而，他始終沒有轉身。斐理伯已把銀鐲附在耳邊聽那滴答滴答的幽聲，——瑪利亞已拿金環放在陽光之下，燦爛地映照着，雅理已把玩具佈派好陣勢，加入了兩只巨象，在開獸會了。

「哦！」他飲泣沉吟着。

於是。依撒伯爾陪他下了樓梯。
「再見罷！再見罷！」她勇敢地說着。「此後，我沒有一天，沒有一夜，我不懷念着你這可愛的，忠厚的，溫良的老友。」
「哦：我！我不願記着。到底，依撒伯爾，寫一封信來通通音，也不妨。至少，你們到了那邊之後，報告我聽聽你們一路的光景。」
「教

於是，他遠離了，瘋瘋癲癲地好像酒鬼似的。
一點鐘後，辣氏全家風馳雷掣地飛向沔爾華刻去了。

八
奇遇

閱者當已知道辣姓斐理伯在十二月裡的一個暗慘而且寒冷的午後，怎樣的而且爲的是什麼奔走在沔爾華刻道中了。現在，從新歸到上文，斐理伯立在冷風裡伺候他的姊姊的來到。

斐理伯因着點心館的耽擱，把一段寒酸之意全然打消了，他不再記望着沒有大衣了，寒冷，幽愁，苦況，都已雲消霧散了。

可是那些聖誕節的許多艷麗的裝飾，引起了這孩兒的好奇心。歌了一刻時分，斐理伯又呆呆地站在剛才進去過的點心館的斜線上，詫異着。電車丁丁當當迤邐的前去後來，可是沒有使他注

意。他凝思着把這裡的道路與紐約的道路互相比擬。

不多時後，孩兒感到了冷意了，而且對於這長久的等候覺得厭煩。忽而他合上了疲乏的睡眠，懶洋洋的打着呵欠；那時，依撒伯爾恰好垂頭走近前來了，她的模樣很是憔悴，愁眉蹙額，就着心事似的。因一月以來的鬱鬱不歡，致在不滿廿歲的嬌額上印刻上皺紋來了。她瘦弱了好些，眼圈兒紅得好像嚎哭過似的，好像晚上沒得好睡似的。她的面容蒼白得很，就是那晚的寒氣也不能凍紅她的腮頰。

她覷見了弟弟時，差不多立時變掉了她的情景，放下了愁容，眼中放耀着光，口角邊微露着笑渦。

「喔！我的斐理伯，我何等牽記你這樣沒頭沒腦，等候在寒氣侵骨之中啊，你可不凍僵麼？」

「我呵？一些兒沒有。」斐理伯叫喊着，口齒清婉而流利，「我

在遊玩呵！喔！不！你看哪我！他一面說着，一面模出兩匣糖來。

「真是幸運呵！你怎麼得到了這寶貝的呢？」依撒伯爾問着，一同向維斯谷路走去。

「杜納先生送給我的。」

「杜納先生？誰叫杜納先生？」

「是個富翁，唇上兩簇小鬚，一身服裝很時髦的，他不時摸着小鬚，異地注視我。」

「可是，斐理伯，我想你起頭就得了這匣兒的。」

「起頭呵，他不是頭一個碰見的；要知他是我的朋友。」

「我希望你一定不是開口向他討的。」

「討麼？是他自己送我的！他又領我到雜食店裡去，請我吃了兩客牡蠣湯，并且送我滿袋的糖果，我一些兒也沒有向他要求的。」

說得多時，依撒伯爾知道了弟弟的一些究竟，於是不待他說完便先發問了；而斐理伯也不提及他歌唱聖誕曲的事，因為這他算是件小事，不足掛齒的。

「小弟弟！我多麼蠢啊，竟丟你獨自一個兒在人來人往的路上。幸虧你受了人家的體貼，不過你會與不相識的杜先生談些什麼呢？」

「他僅僅驚訝不止，並沒有問我多少事件，這是我可以發誓的。」

「真的麼？」

依撒伯爾對於杜先生的來歷，約略知其一些了。他沒有訪問及孩子的家庭的狀況，他一定是個君子人了。

「瑪利亞和雅理吃到了這些甜糖，要會多麼喜歡呢！」斐理伯喊道，同時他們倆已穿過石橋向大路走去了。

「我知道，斐理伯，你自己也還沒有吃過。就省下來給他們吃，足見你有些聰明。」

「喔！我早在店裡大嚼過那山珍海味，什麼這些糖菓都不在眼角裡了。」小孩兒簡直答道。

「依撒伯爾聽了，只是微笑，不出一聲。」

「依撒伯爾姊，你從紐約帶來什麼新聞麼？」

「果真，你猜猜是誰？昨天出發的信，今天午後，我才接到。」

「希先生麼？」

「一些不差！他寫了許多事兒；待以後有了機會，我念給你聽。」

「他已別離了紐約，回到德國去了。」

「他想久住在那邊麼？」

「噢！他沒有提起。」

「他幾時動身的？」

「他該是昨天乘船去的。」

「這真使我不開心，依撒伯爾姊！我十分愛念我的老師，他待我多麼慈祥呵！」

「他待我們一衆人都是很寬厚的。我們都該感激他，不知何時始能酬報他；但是我們至少要爲他祈求，我盼望，孩兒呵，當你活着時，應該常常記聖他，不要忘記了這位老教師。」

「我每次歌唱或祈求天主時，我便想着他；待我長大了，我要買一只船來，趁去拜望他哩！你有他的通訊處，不是？——孩兒說。」

「還沒有呢，斐理伯，我該法要爲你買什大衣；待我弄到了足數的銀錢之後，可惜沒有來路。你懂的，小小的你再不能在這個時季上穿得這樣的薄薄了，可是我也不能用去那老教師所送的款子。」

說。

「他既經給了你，祇要需用時，便可使用的。」斐理伯寫意地

「是的，不過我已答應他了，我們到了窮迫沒法時，才使用它。我希望得到一些活計做做，不輪縫紉呵，抄寫呵，或者打鋼琴等；但無奈直到如今，一些事兒也沒有找到。」

「誰來介紹你這些工作呢？」

「沒人啊，人浮於事。衆人都怨恨着這時世的經濟大恐慌，大羣的工人都停工閒蕩着，全世界的國家都鬧着失業問題，很是嚴重。在我們動身之前，某先生也曾對我提議過一件事，他說：倘若你不癡癡地遠離了好朋友，他也肯放你在一個城市裡。他說得很懇切，可是我不能使他如願以償。我很擔憂，弟弟，我們不能支持到半年的功夫，恐怕就要回歸故里去了，」

「爲何不立時就去呢？」斐理伯問道。

「因為，我既經實行了媽媽的末次的囑咐，我再要居住幾天，待後來再定方針。我們如今有足數的銀錢可以住到星期日。所以，假如我再找不到什麼活計，我要把希先生所給的銀票使用，來謀我們的歸計了。」

「很好，大姊——怎麼着，奇哉！」

斐理伯從袋裡摸出了一個閃爍的銀元。

「怎麼樣，斐理伯？」

「天落鰻頭，狗造化麼？我絕不知道有一塊銀錢，我自己也不

解這是從那裡飛來的呀？」

「恐怕是杜先生給的吧！」

「我不知道了！他沒有說起銀錢呢，不過他是多麼好呀！也許是他趁我不備時，乘機滑到我袋裡來的，大造化！明天，我要去租一把冰車和你們整天的滑冰，你讚成麼？你說呀！」

「一定的，小弟弟，倘若租一把冰車，祇要一塊銀元就够了。」
於是，大姊滿臉笑容很覺得意。

「有了一塊銀錢，便可不論做什麼了！」

他們倆走進了自己的旅寓，斐理伯喜得眉開眼笑，告知瑪利
亞和雅理，便幾步一跨的升上樓去，且連忙奔進房去，東呼西喊的
跳躍着，使弟妹們爭先出來，

九 兩件大衣

辣氏孩子們在西高苗路白郎太太的公屋子間住宿了數天。斐理伯便通知他的友人杜納先生。

好多年來這裡房客的人數漸漸加起來，可是因為芝茄哥——沔爾華刻——聖保羅的車站更變了方向，市面便轉向中心發展去了，於是，這座屋子已算在落野之處了。

在辣氏孩子們來到之前，白郎太太偶然從西高苗路上走去，恰好依撒伯爾在車站的小花圃的邊兒迎面而來。白郎太太便對她使個眼色兒，她看出她旅行的困乏，因此就前去問候她了。

這位太太一見了他們，就成了莫逆之交，比了客主更為優待。
依撒伯爾自從那天起，便感謝上主的安排，使她能在沔爾華刻從
東到西，從南到北，遊覽個暢快。這樣的厚待和忻慰是不容易遇到
的。白郎太太從開頭就喜歡孩兒們，優待他們一如自己的子女們。
因此，依撒伯爾敢自由進出，覺得斐理伯、瑪利亞和雅理在她妙手
管理之下是百無驚懼的了。

「唉！今天我們有甚麼幸運麼？」白郎太太瞧見依撒伯爾跨
進門時說。

「我呵！一些沒有！可是斐理伯得到了一隻會生金蛋的鵝兒。」

「一看哪！太太。」斐理伯一面說着，一面摸出了糖菓和那閃爍
的銀元，在驚訝的眼前顯耀着。

白郎太太舉手詫異，現出歡樂的面容。瑪利亞和雅理見了，好

如餓虎撲食，貓兒捕鼠一般，爭前來搶奪糖菓！滿嘴的吶喊聲，尖厲地叫呼着，頓時一室鼎沸起來，幾乎是打架了，可是斐理伯緊攔住糖菓的匣子，拚死不放，好似一個有主意的大人物。

「別胡鬧！不然，大家沒得吃。知道麼？」

依撒伯爾出席勸解，把這爭奪的物件充公，說待晚飯後平均分配，才平靜下來；於是三個小人兒，你嚷我叫的要提早吃這頓晚飯，他們饒得實在熬不住呢。

白郎太太因了他們不罷休地三求四告，不多時她就滿口依允了，一衆孩兒都歡忻地坐下席來；可是捧上來的饌肴，他們卻沒心神去吃它，以致這位好太太滿肚子的不受用；尤其是依撒伯爾，她不過略略沾唇辨味罷了。那慈善的主人背地裡覷見了她，心中着實納悶起來。

她就心着這幼女患了甚麼神經病似的；因為她也不很多言，

只是打抖着手指。自從他們到後，雖則依撒伯爾每日三餐，一如別人，可是沒有一頓是吃得好好兒的。這天晚上，她獨自守齋麼？還是她不覺得飢餓麼？瑪利亞和雅理因為觀看那金匣裡顫顫的珍物，所以雖有可口的牛肋，煎熏的洋芋奶，也不覺得甚麼意思。因着這般的光景，每人吃得少而說得多。辣氏一家人個個具有天然的妙音，就是聽他們的閒談聲和嘻笑聲，也無異於春谷鶯鳴。

席後，家主母見了這般光景，覺得這頓豐盛的佳餐有些掃興了。散烈之時，未免仍是有些失望，斐理伯把糖匣緊執着，死也不肯放手，他却搭趣到那天午後所碰見的事件，以及自己歌賀聖誕曲時的情景。白郎太太聽得他提起了杜納先生的名字，很覺得意。

不論在什麼事件裡！他也是聖嬰會口中的最熱心的公教教友。衆

人都喜歡他啊！他多麼好呵！而且他是富而好仁，這樣的人格，在世上是不多見的；他遇了不論甚麼機會，便施發哀矜的。」

「這樣說來，斐理伯所遇見的杜納先生，他竟是個超等人。」

女士說。

「斐理伯，他有什麼爲難的模樣麼？」女主母說。

「是的，可是他的一副笑盈盈的臉容，喔！我不能再想像了。」

「他現在有四十來歲了，」白郎太太說道，「他真是個歡樂而且和藹的人。喔！真好秀麗人物，你聽信我說吧。我每見他在主日上領聖體。又熱心，又寬厚；可是他的喜樂尤其是意想不到的。」

「你可以介紹一下麼？我想去一見這樣人格的人。」依撒伯爾用同情的聲音說着。

「你！你！你自從媽媽死後，越發溫良謙恭了。」小妹妹瑪利亞緊執着她的手說。

「好心兒，說得怪妙！」白郎太太說時，依撒伯爾便腴腆含羞，藏臉在妹妹的面上吻着。她有些不好意思，想另擬論題，就道：

「我們到廳上去弄弄音樂，使得麼？」

「我正想向你要求呢，」白郎太太鼓掌喊道，「我到這裡有十八年了，從未享受過甘露般的晚會。我出身鄉野，」她接道，「曉鳥的鳴唱是我的醒鐘。喔！多麼適意暢心呵！晚飯後，你們全體唱去，這樣將爲我平生的一大幸事了。當我幼年時，我聽得這裡的小鳥聲喃喃着：我也看見媽媽哺食幼兒，爸爸不時騎馬揚鞭遠去：我有我的兄弟姊妹們；可惜都死了！因此，我也記得他們的脆笑聲和說話聲，尤其躲身桃柳間的鳥兒們，牠們唱得更動情生樂；一切都隱約還在眼前。」

斐理伯、瑪利亞和雅理聽了，覺得她的話有什麼抒情詩意，祇是混跳了數週，便動手選擇曲調了。

在這些家常的聚會中，雅理當然不肯太不自重，混進去鬧點什麼事；這他決不去做的，至多在曲子轉折的當兒，展他的喉舌，唱了一聲，覺得唱的就身價十倍了。雅理以爲這樣唱去，方才不失門風。但他平時也不袖手傍觀的。他打拍子；手中提着他的父親的象牙棒，卻是另有一種神氣。

依撒伯爾進廳時，湧起了一番猛烈的爭端。「我們唱只牧羊曲吧，」斐現伯提議說。「不，不唱這只，」瑪利亞反抗着，「我們唱太陽東升曲吧，你做鳥兒，可不是麼？」

「你常要出人一頭，」斐理伯不悅的說，「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般的心胸兒的！」

「我想起來，你們不慚不恥，只諷鳥曲吧。」小雅理提議說，用和柔的模樣爲斐理伯和瑪利亞倆相和解。

「不要你主張，雅理，小孩子們，在人家問他時，方可開口。」瑪

利亞整臉說「我們不該起爭論。」

「是你起頭的。」斐理伯說。

「是你呢！」

「我對你說是你。」

「你們倆都是發起人。」樂隊長毅然斷說。

「喔唷！」依撒伯爾和順地堅決地說。「爭論再接下去嗎？」

利亞，你是安分的女孩兒！良家女孩可以這樣的粗喉厲聲麼？好如人們說的汽笛括耳似的爭噪麼？而且你年紀長一些，理當做些表樣出來，別混混扯扯的成何體統？」

瑪利亞聽了心中忿忿不平的解說爭端的原由。

她說時，忽而一扇憑着西高苗路的窗上，刮喇一聲。

「怎麼着，什麼東西？」斐理伯直跑到窗邊說道。「喔！依撒伯

爾，——他唬的倒退三步說，「快來呀！窗外有一個人頭。」

大姊聽了便向孩兒處走去，於是，兩人拭目細察，向外細細地打量了一回，因為夜已是深沉了。

「怎的，斐理伯，我一些影踪也沒見呢！」

「現在，我也不見了，剛才我是看見的，這人影，略有一分鐘之久。」他說。

「小弟弟，你見的確實麼？」

「一定的。」

他們觀察的窗下是塊草地，長方形，約有三四米達的長短。

草地和道路之交界處，並沒有柵欄，行路人聽得屋裡孩子們的陣陣喧嘩，起了好奇心，到窗邊來探一下子，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依撒伯爾也想弟弟看見的怪影當是過路人罷了，當更深夜靜的時辰，走到人家屋院邊東張西望，可說是不知趣之極了。

雪花下的正如拈絮擗綿，須臾四野難分道路，頓成銀世界，玉

乾坤了。從大路直望到那邊一帶鄰舍，有時聽得冰車的鈴聲，一陣陣地在難行的地上發着慘涼之音。

「斐理伯，你提鬼話，倒吃驚不小；倘若真的有人，極願他並沒聽得你們的爭辯。媽媽聽了要甚麼說起呢？」

斐理伯低下頭來。

「快唱一只瑪利亞選的歌曲吧！他遜讓地說。」

「斐理伯，後來再唱你的，好麼？」瑪利亞昂然說。

「我們三只都唱。」小樂隊長尖聲說道。

白郎太太乘這小風潮時，背地裡走到廚房去，吩咐僕人去關照幾個鄰舍小友，請來參加這音樂會，唯一條件，只要靜悄悄地，不作聲，別人叫知道。

首先應召者恰得有閒，便一徑混進到飯廳上坐下。那邊五色光線直映到大廳間的琴板上。

韻。他，宛轉地唱起來。副腔調，他一舉一動，把樂曲內容的情感，意義，都表示出來了。歌調上去。小人兒的落板的姿勢，很形奇特，更奇特的便是他的副腔調，他一舉一動，把樂曲內容的情感，意義，都表示出來了。這戴眼鏡的打拍子先生。都反手在背後直垂向下，各自屏了氣等待着，眼兒炯炯地釘住了。理深信，少了他，這次音樂會定要弄出笑話來的。斐理伯和瑪利亞着腳步，一手舉棒空中，一手作勢，告知他們留心，只待棒子下來。踏開的便是雅理，他在小鼻尖上戴有一副單眼鏡，（無玻璃的，）踏開依撒伯爾坐在鋼琴面前，輕輕把櫈子轉在左邊，在這邊站着。

斐理伯唱頭分，瑪利亞唱二分，而依撒伯爾附上了三分的曲

樂隊長獨自引導會友們，歷了多時；尤其在高响之處，把他的器具和着琴的輕重，隨高隨低，同時他鎮靜地默會着，雖然不出聲，而他的心靈已神遊天外了。他爲了落板更正確起見，便調轉方向，使唱第三分的也按拍落節。在他們的想像中，他們都化成鶯鳥了。

「雅理，你領得很有道理。」完曲後，依撒伯爾說。

「可不是麼？」小樂隊長除了眼鏡喊道，他偏斜向飯廳裡的一個出神的聽官。「我再可打得盡善盡美哩！斐理伯，我曾做小眼兒給你看，就是關照你要唱得輕輕地。」

「拜服，隊長先生。」斐理伯謙遜地說。

「喂你，瑪利亞，唱時別搖搖擺擺，只是有打拍子人的身體纔

略可動動。」

「是，隊長先生。」

雅理復戴上了眼鏡，把琴猛然擊了數下，通告一切都整備好

上。忘却同時，一把冰車在房屋面前溜過，而且那提燈的光照耀得這般

忽，唱完了，聽者不自禁的歡呼叫絕，好像中了什麼癲狂病似的。

覺得心靈間生了翅翼似的，輕飄地高飛到那陽春美景之中去了。

忽低，他唱得這般動人，致聽者，雖身處大雪紛紛，朔風颼颼之下，却

斐理伯遵行小雅理的指導，柔聲和氣的唱得忽嚮忽輕，忽高

報告玫瑰色的晨光已染上了樹陰。

聽牠們最清脆的聲音，

快樂的，有福的鳥兒，

有福的，快樂的鳥兒，

他們代替鸞兒們唱道：

了，留心要唱太陽東升曲了。

清亮，分明是個活人的形像。

鬚鬚，那人的眼兒前遮着烏黑的大眼鏡，闊的帽沿戴至額上，滿臉
髭鬚，一如野人。別是搗亂分子嗎？可是人影閃得電光似的逃去了。

那首先觀見這幻像者，慌忙奔至窗邊，突然開門，將身跳入黑林。
「唉！我住在這裡有廿年了，從來沒有遇到過甚麼盜竊。」白
郎太太探頭縮腦的喊道。

「斐理伯，你瞧見那妖魔的面容麼？」依撒伯爾帶着愁容問
道。

「是的，同我剛才看見的是一模一樣的。」
「好古怪！」她喃喃着。

「形跡可疑麼？」斐理伯接道。

「他的眼珠好像只釘在你身上，孩兒呀！何等可怕的影像！」
聽官們都向前去，并且致謝了。依撒伯爾；他們都說因為音樂

會那麼悠揚，以致引起了窗外的野人的好奇心。他們說着便與她分頭而別，孩兒們雖飽受了兩次恐慌，倒也都鎮靜不亂。那個出門追趕去的某君，恰好在他們辭別時回來，一言不發的，一同出去了。

可是這晚的驚怕還沒有告終。那三個小孩兒來給大姊請了夜安後，都上樓安歇去了，倏忽門鈴震响起來。斐理伯，瑪利亞和雅理等，在一刻鐘前，都已闔着睡眼，這時，個個圓睜着眼皮，驚愕地回過身來，門鈴依舊搖撼着。白郎太太硬住頭皮，放胆打開了門兒。只見一個小孩子——如銀的外衣，血紅的鼻兒，——白的是雪花，紅的是凍塊，——手提着大大的包裹。

「辣興斯斐理伯君收，寄費已付。」說了，他飛也似的走下樓梯去了。

「是我的麼？」斐理伯向門口三步一跨的走來，喊道，「讓我

看呀！

「依撒伯爾把包裹遞給她的弟弟看。」

「你可以打開來看呢，弟弟。」

大姊討好之心可見一斑了。

斐理伯連忙撕破了拴束。

「喔！一件大衣。你看哪，依撒伯爾，我試穿穿看，可配身麼？」他

喊着。

「就在這裡試吧！」

依撒伯爾便幫他穿上，說也希奇，恰配他的身材。姊姊驚疑着

是誰寄來的。

當孩兒在衣鏡前凝神細視時，依撒伯爾無意中瞧見在袋口

處，有一張白紙。

「斐理伯，那封信上將說出一些原由了。」

怎的

孩兒便從袋口上把信抽了出來，定眸觀察信面上的通訊處。
「有我的名字在上面！」萊興斯斐理伯收：「依撒伯爾：
這邊角上的起句是m呢？」（m字解說先生稱呼）
依撒伯爾拿着信念道：

「萊興斯斐理伯先生座前，」

「要展開來對你念麼？」她說。

「是，姊姊，倘若你願意。」

「噫！還有杜納先生的名字哩！」她喊道。

「喔！他多麼好呵！」瑪利亞沉吟着。

「小孩們，好生聽着。」

頓時屋中都靜了下來。

「唉！好呵！聽着！」

「我可愛的斐理伯，」

我企望你的姊妹依撒伯爾別見怪我敢大胆地送上這件大衣來。我很誠懇地獻給你當個小小禮品，上次聽了你歌聲之後，實使我心裡歡忻了好半天。就算百來件錦服，也莫能酬報我對於你的欣賞。因了你的歌唱，我便記得昔日的真的聖誕；老實說，這樣的聖誕，廿年來我沒有經歷過的。你的金聲玉音，簡直遞給我一個想像。這個想像，我希望，便是我同了我的友人們所仰望的一個最健全、最愉快的、最神聖的佳節。

你我分袂後不多時，我接得一個電報，迫我趕快離去汙爾華刻，去辦理一樁事情。因此，我便耽擱了好幾天。我很愧悔，不能在你的姊妹前請一聲安。倘若日後有機會，能同她面談片時，我定將從頭到底的講述她聽聽：我因着你的聲調，心靈間多麼熨貼，她定也不斥叱我這次的放蕩。待我回來後，定能促膝相談，不也是一樁幸事麼？

道。

麼？

出神，詫異斐理伯傲氣冲冲好像孔雀似的昂起着頭，望着衣鏡中的半圓的身體。歇了一時，門鈴又响起來了。

祥呵！

「卻之不恭，受之無愧。別客氣了。」小樂隊長說。瑪利亞看得

「你辭卻他，這是你失禮負情了，斐理伯，那封信寫的多麼慈
「依撒伯爾，這樣說來，我可以領受這件大衣麼？」
你忠心的友人杜納手書。

這回兒，只見一個男漢站在面前。

「一領大衣，棘興斯斐理伯君收，不用出寄費了。」

「請教從那邊寄來的？誰遣發你來的？」依撒伯爾趨前去問

「別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是從班柴地方發寄的。」
門兒合上了後，依撒伯爾和白郎太太沉默地打量着。

「想信麼？這樣奇怪有趣的事，真弄得我糊塗了。忽而窗外的人影，使我胆戰了半日，再一會兒，斐理伯瞧見了什麼鬼人的妖臉。忽而一件大衣送上門來：後首，又是飛來一件意外的大衣：果然使我越覺不明其究竟了。」太太自言自語道。

「白郎太太，我們也莫名其妙啊，心中着實胆憂。定有什麼蹊蹺的鬼事，從中作弄。今夜，門兒要緊緊地關上。喔！到底我不怕。」依撒伯爾低聲說。

「你本是勇毅的，只是一時感到了強大的刺激罷了，女士！就是你驚赫也有甚麼益處？夜間好生睡覺，明晨頭一件事，恐人家將嘲笑我們今夜的虛驚哩。」

斐理伯脫下了杜先生所送的大衣，再試那第二件大衣。

「這件倒也很配身。」他留心地說着。

「你揀那件呢？」

斐理伯便脫下第二件來。細細審視了衣的四週的縫線之後，
乘手丟在一邊，他乃揀選頭一件。

「那件也艷麗的。」你說好，我將到外邊試試去。你要那一件呢？」

「怎麼着，看哪！」他一面說着，一面顯給姊姊看那兩層的領項，「看這塊藍旗啊！」

「把我看！」

「一下間寫的是什麼？」

「寫道：藍旗。」

「我要杜先生送的那一件，因為我喜愛聖童貞的藍色。」
不多時前，依撒伯爾因着小弟的事兒，心中悶悶不樂，現在，她

加上些勇氣了。

「仁慈之母呀！救我的弟弟於諸危險之中。」她想。

十 恐怖之夜

在玻璃窗外面的頭，牠的不稂不莠的暴眼直揪住斐理伯，喔！多麼的蹊蹺！後來那第二件大衣的突如其來，誰能解說其究竟？頭一件大衣，總算明瞭了來路；可是在這樣巨大的城市中，誰會顧到她的小弟弟，竟從班柴地奉送上一件合式的大衣來呢？況且連送差的匿其名字呢？依撒伯爾活了半世，頭一次遭着這樣提心吊胆的事兒；她的就憂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斐理伯，她心下徘徊了許久，從新想起那天飯後的奇遇，她把事蹟的

前後連絡起來，設法找出窗外的幻像和一件奇異的大衣的關係。斐理伯在街上歌唱時，引起了大羣人的圍繞。在這羣裡，他要認識了杜先生的面容。窗邊的幻像，或許就是他在隔牆細聽麼？這些胡思亂想，定沒有根據的呢。她從理想上推求去，知道這事也許不利於斐理伯。她更覺得這是信而有徵，因為她想到她是沒有人保護的；這樣伶仃的孤女，獨居在異域之中，既沒有人指教，又沒有人幫忙，在這般極端的苦況中，弄得諸事拮据。

自作孽，不可活了。她一連數小時，沉迷在這些顛顛瘋瘋的幻想之中。她只有更險惡，更恐慌的誘惑，怎的沒有半個親戚：她自覺可憐到極端的田地了。

喔！回到紐約去！喔！從新去找希墨斯汀教師去！她的離別致

他愁腸欲斷，她因着太過的傲氣，沒有依允他的請求。無奈現在他早已動身了，他永久不歸來麼？誰知道呢！想起了他，心中湧起了無限的怒濤暴波。是因了她的執拗，她貿然領了幾個孤孩，離開那個最誠實最有趣的老友。

寂寞，愁思的壓迫，絆住了依撒伯爾的心靈。誰能知道？就在眼前，斐理伯或許落在危險中麼？於是，她悄悄地拚住氣輕輕地溜到孩子們的寢室裡去，模模糊糊地向着牀的方向摸索上去了。

呵！倘若他失了影踪，那怎麼辦？一時心中如萬馬奔馳，恐怖又湧上心來了！幸虧斐理伯平靜地睡覺着，泰然地呼鼾着，兩只雪白的小臂膊灣着露出被外。

房裡冷得淅淅颼颼；依撒伯爾溫柔地拖上被來，輕輕遮蓋在了，小弟的臂上，她多麼喜愛她的小弟弟呵！險惡的影像又起來了，慌的幾乎魂靈出竅。

在極端的恐怖中，一切都是淒涼。依數伯爾不知不覺地憑身在可愛的睡孩邊兒。她自從媽媽起病到如今，好像是一個瘋瘋顛顛的人了。

結果：悶鬱，磨折，時刻流水似的過去！就是鋒利的荊棘，挖開她的腦袋，也自願忍受的了。她雖則盡力迴避這些幻想，可是惡魔般的幻像仍不斷的掙扎上來。當在猛烈的衝突中，她的眼兒忽望見了斐理伯，於是一波未去，一波來了，就是手足的情誼又映現在她的腦海中，依數伯爾便垂首在睡孩的額上，輕輕地吻了一吻。斐理伯似醒不醒，翻了一個身，發了嗤的一聲，好像欲清徹地發聲似的，後首，便夢囁唱着：

「聖嬰！聖嬰！爾乃上天之宰！」

依數伯爾便雙膝跪地，沉默地禱告着。好像真的聽見了甚麼出幽獄的凱旋歌，信德的豪光，神寵的和平，滌洗她心靈底裡的恐

十一
倒

曉日初升，依撒伯爾蹙着一夜沒得好睡的愁眉，她的面容比平時更形灰白，同時垂着一雙沒神的眼皮。

他們一些黑咖啡和幾些餅屑之外，她自己一些也不吃什麼。早餐時，她竭力的服事斐理伯，對於瑪利亞和雅理，除了分授

問道。依撒伯爾，今天早晨，你要幹些甚麼正經事？斐理伯離席

「我還沒有定當，小弟弟！或許往耶穌聖嬰堂去與禮吧？」
「出堂後，我們也可在那條大路上逛逛哩！孩兒活潑地接

道。

依撒伯爾在回答他之前，凝思了一會。她覺得柔弱無力，跑遠路，沒有什麼意味。照她自己的意思，立刻要說「不」字來，但在充滿慾望的弟弟之前，一些也不願洩漏。

「你願遞給我那件簇新的大衣服麼？」斐理伯提議說。

「是，斐理伯。」瑪利亞堅決地，說好像用了女主母的口氣。「依撒伯爾姊妹，我倒對你有些不放心的，怎的今晨你的面色很蒼白子，呢？」依撒伯爾太太剛才對我說過，恐怕你患了病了。雅理同我看守這座屋子，雅理，我說的對麼？」

「我獨自一個人看守穀了。」

「好生有志氣呢，雅理！」依撒伯爾說。

「爲我多念幾遍短經，我將遵行瑪利亞一切的指揮。」

「好！斐理伯，穿上你的大衣吧！」

氣 候 凜 冽，淡 白 的 陽 光 映 射 着 白 銀 似 的 雪 地，溶 化 了 無 數 的
水 晶 峰。斐 理 伯 在 姊 姊 身 邊 走 着，在 這 陽 光 之 下，白 雪 之 上，嬉 頑 着
： 他 欣 喜 地 前 跳 後 蹣，活 潑 得 好 像 一 條 小 狗。
「 斐 理 伯，走 過 來 些 吧！ 」 依 撒 伯 爾 說 着，他 們 倆 走 近 到 大 堂
前 面 了。「 不 要 忘 記，小 弟 弟，望 彌 撒 時 好 生 爲 我 求 主。我 狠 要 緊 他
人 的 禱 告。 」
「 你 要 緊 祈 求 呵！ 你 呵！ 」 孩 兒 不 信 地 說 着。「 爲 了 什 麼 ？ 依 撒
伯 爾，你 是 多 麼 熱 心 的 呢； 并 且 善 人 是 不 要 緊 什 麼 祈 求 的； 祈 求 是
爲 惡 人 的，或 爲 一 輩 遭 有 窘 難 的 人。現 在 你 也 沒 有 甚 麼 大 不 了 的
難 事，依 撒 伯 爾，我 說 的 對 麼！ 」
女 士 微 笑 着，孩 兒 也 沒 有 留 意 到 她 面 容 的 突 然 的 灰 白。
「 不 論 怎 樣 當 爲 我 求 主，孩 兒 呵！ 我 眼 前 可 沒 有 甚 麼 困 難，生
怕 後 來 會 遇 到 呢。 」

他們跨進了堂，剛巧神父穿着祭服從更衣所裡出來。依撒伯爾跪了一台彌撒。斐理伯起頭望着她，覺得狠滑稽，繼後也覺泛泛的不受用了。他注意到她的一副愁容，禱告得多麼懇摯！兩只眼兒直望着祭台，身體端正得好如石像。

「倘若我的姊姊不是一個聖女，」斐理伯尋思着，「我不再要玩了。依撒伯爾，你剛才爲誰祈求？」他出堂時問道。

「爲你，弟弟，爲瑪利亞，爲雅理。」

「你病了麼，依撒伯爾，我曾不斷的察看你，顯然看出你是患病了。」

「喔！現在，好了些。我每次望了彌撒後，心頭稍覺安神些。我們往那邊走去？」

「向那邊好麼？」到大路上走去。「斐理伯滿臉春風，做了一個大人物的手勢喊道。」

「別走得太遠，我只管跟你好了，我也沒有一些的難處。」
「你的步法好像一條蝸牛。」孩兒歇了一會說。
「你這樣說麼？要是你趕快，就好如一頭羚羊。」姊姊說着，便
稍微走得快了一些。

那時，還是清晨，大路上還沒有出會似的冰車，在雪上打滑。誰
喜歡它的，見了決不忘卻的。那條路不是荒僻的。雀兒們見了這白
雪，也都爭先印上牠們的足跡，跳躍着。掃街夫也在打掃道旁的雪
塊兒；男男女女的學子們，都喘吁吁地跑進校舍去。倏忽間，一球雪
團在空中散漫着，同時發出活潑的笑聲，震耳的歡呼聲，在陽氣中
抖動着，漸漸地給遠處的冰車的鈴聲壓住了。

「看哪，兩個修女悄悄地走前來了！」斐理伯說時已穿過了
三馬路了。

兩個修女穿上黑色的道服，戴上白兜蓋黑紗，鄭重地漸漸走

來，那姊弟倆也迎面上去。依撒伯爾抬頭一望，不覺心裡感起了一陣波浪，她向着她們倆目瞪着她們，看她們走去。

一個，她們行走時，依撒伯爾忽而考慮起她們倆的模樣來。她們中眼兒，看的不很清楚；她的模樣很端方，看起來是遵守會規的。雖然她的皮眼垂下，拱手在胸前，可是終脫不了一些孩態。

那第二個修女比較稍爲老成些，但也好像是年輕的。看來她已在會裡過了好幾年的生活了。更動心的，便是她的端方與和順的舉動，好像備嘗苦辛而且等待着再受苦辛似的，她多麼和藹而且可親呵！

她們倆的願望，也不左，也不右，也不上，也不下，好像一些兒也沒理會別的東西，只是向前走去；可是實在說起來，一個幼年的早已覷見了他們了。

「亞納姆母，你瞧見那小孩子和他的姊姊麼？」她對同伴說；「一看起他們的光景來，是很覺快樂的。那女士的態度更爲鄭重。他們是誰？定是公教信友，他們才望完了彌撒。」

「那裡有的事，則濟肋阿姊，你怎麼知道他們從堂裡來的呢？」你既沒有看見他們出來，又沒有招牌掛在他們的額上。」那一個笑道。

「不，不是在他們的額上，可是在那個小孩的膝上印留着塵跡呢。姆母，我請你察看他的姊姊吧！臉容好愁慮呀！可憐的孩子，怎麼這般的懦弱，臉色這般的蒼白呵！我願領她到學校裡去，使她天歡笑而忘憂。」

「小弟弟却不覺得憂呢，他有一副正大光明的活潑的相貌；我喜歡這樣心曠神怡的態度，那秋水般的眼兒，匿着一片冰心的純潔。這孩子也可加入我們分區小學裡，做其中的一分子。」亞納

修女注視着說。

「哎呀！男孩們！叫他們到我的學校裡來！我要禁止他們的喧嘩，

的。男孩們大都是搭架子，盛氣凌人的呢！——則濟肋修女柔聲和氣

一看哪！這個女士正注視着我們！——亞納修女低聲說。

當時，依撒伯爾和斐理伯迎面走着，女士的眼兒敬重地端正地望着亞納修女的臉面，充滿了沉思，含笑地開着嘴，好像要訪問的意思。總之一句，雖則情意還未表達，而依撒伯爾的靜默就可算是說話了。亞納修女說着，也放慢了她的腳步，等待着。抿着嘴巴，一言不發。依撒伯爾見了便俯首致敬，斐理伯笑盈盈的除下帽來。

修女們還敬了他們的好意，接下去過去了。

「怎的我沒有糖麼？我要公教中的孩子們，一見了我們，不但

不生恐懼，還要發生親近之心。」——則濟肋修女受了那很堂皇的敬

禮之後，喃喃地說着，但也沒法，只是低頭，惱恨着。

「總之，我們應該與她寒喧幾句，因為她望得我們很奇特。她一定要想同我們接談。怎的機會又錯過了。苦孩子，可是她的寂默的哀求，使我特別的動情。」亞納修女也怨恨地回答道。

「亞納姆母，別多閒說，我們回去，與她說幾聲話兒吧。看起來，她是多麼的疲乏了；允准麼？姆母，說聲是。她一定患了甚麼病痛，面容灰白得一如白雪。你是我的長上，倘我在你的地位：——」

「就當你是我了。」院長截住她的話。

「我要去幫助她。」

「吾主天主！我們最好有什麼物件去送她。我既發了濟貧的

願心，雖然是覺得捨不得送人，也是沒法的：——院長說。
間。她們立即旋過身去瞧瞧他們，怎的了。只見在馬路與大街轉

角的交界上，依撒伯爾橫躺在路傍，斐理伯揉曲着手，跪在她的身邊，哀聲嚎哭着。恰好在他的背後，直站着一個戴黑眼鏡的人，滿臉鬚髯，帽沿壓額；慌的舉起了手臂，似有畏縮的神氣。

她們迅速地走過去時，那暴客的臉容立時反青，好像謀害了人命似的，垂頭而逃了。

亞納修女也管不得她是生疏的是熟悉的了，慌忙趨到躺在雪地的依撒伯爾的近旁，只見她灰白的臉容，仰向着無情的蒼天。修女把手腕托住那半死不僵的軀殼，同了則濟肋修女的幫助，縛住了領項上的鐵鉤。

「她死了！她的面容剛才是有光彩的，現在忽地變為灰白了！」斐理伯悲鳴着：

「不是那個凶手傷害了你的姊姊麼？」則濟肋修女拉着孩子的，手問道。

「什麼人呢？」
「斐理伯向四週回顧了一會，含泣驚道。」

「你沒有瞧見他麼？」
「剛才我們轉身時，瞧見一個漢子直立在

你的背後；那是個老頭兒，生得滿臉都是鬍子，頭戴一頂大帽。」

「一個漢子？在那裡？不，我一些影踪也沒有看見呢；可是我認得他的，定是昨夜窗外的那個妖賊。說起我的姊姊依撒伯爾，霎時

間，一言不發，暈倒於地上，恰好剛才碰頭了你們之後。」
「則濟肋阿姊，幫我護她起身，你，我的孩兒，快跑到那近邊的

一條路上去，那邊有一把冰車，快叫他來。」
「斐理伯還沒有跑到，車夫已瞧見他了，他懂得他的意思，便自

己飛也似的來了。」
「姆姆要作成一些生意麼？」
「他除了帽兒說。」
「是，啊！老車夫，」
「亞納修女回道。」
「快把這幼女裝到亞納女
公學裡去，就在山特肋路的轉角上。我領你。」
「於是，則濟肋修女同

着孩兒在後面跟着。

歌了多時，依撒伯爾已躺在冰車之上，風馳雷掣的開向公學去了。幸虧路程不很遙遠，一會兒就到了。

依撒伯爾朦朧地醒過來了，睜眼一望，只見自己安息在空空如也的房裡，原來就在修院裡的頭門間裡。依撒伯爾雖然神思清了一些，可是一些沒留意到四週的物件。她的眼兒只釘住着那慈祥的而且憐憫的面容：那就是兩位修女中的長者。

「好夢吧？」她自問自答的說。

「不，我的孩兒，剛才你暈倒在路上，我搬運你到這裡來的。」

依撒伯爾聽了突然衝動起來，淚珠不自禁的湧下腮頰來了。

「斐理伯！斐理伯！斐理伯！斐理伯在那裡？」她說，忽然往後一

倒，又不省人事了，

「別耽憂，我可愛的孩兒，他同着那個修女正在走來，她好生

陪領着他。」

「讚美天主呵！」女士聽了稍覺寬心，便歎道。

當時，有一位修女抬着一碗熱氣騰騰的熱湯走進來。

「現在，女孩，你吃吧！這是應當聽命的。」修女說。

「你們是多麼慈愛，呵姆！我怎樣能够報答呢！」

「這值得甚麼，第一我要感謝天主，造化你跌落到在我的路

上。倘若你遵行我命，我更覺受用了。我多麼怨恨自己，當你我在路

上相遇時，竟沒有與你攀談幾句。我想你一定有話兒要對我說呢。

「說的不差，姆姆！我覺得很無精力而且很窮乏，對於我將來

的問題，尤其覺得辛酸爲難，我一見了你倆就好像我從新得了什

麼老友；你們的臉容，反射出何等的平靜和恬愉呵！姆姆，你們都

是何等的輝煌呵！你們常常有這樣的清福麼？」

「

「不，孩子，不常常：倘若我們忘却了天主的恩惠；不過我應當時時想到他。」

「姆母，我見了你，好像成了莫逆的故交了，得一朋友，對於我是何等緊要的呢。」

「我們都是你的親友了，好孩子，你的費用，可以算在我亞納姆母賬上。」

「我，我姓棘興斯，名字叫依撒伯爾。」

當時，門上鈴聲響了

「一定是你的弟弟來了：無疑的。」

說着，修女離了房屋。

依撒伯爾便沒精打采的躺下去合上了眼兒。

亞納和則濟肋兩位修女更形親切起來了。是！她們是修女，夢中叫

的不錯。

愛情的表記是奇妙的。然在災難之前，這情摯是無效的麼？不是天使的招呼麼？

她立時睜開眼來，四週觀望了一會，想是在家裡了。

一怎的好像在我自己的家裡！她呻吟地說。

當斐理伯進去時，兩個修女陪着他。她忽而起了深沉的思潮。望遠些，便是修院的圍牆；那邊，便是熱切的禱告；那邊，每天的會規，小事上的忠心；不，這些都爲她不是犧牲的真精神，天主必不虛幻。夢詩情中濡進來。她的聖召屬於她自己——就是留心管理斐理伯，瑪利亞和雅理；儘母親的職使，把額上的汗珠，去養育他們。

願放十分鐘後，她們都遠離了會客室，依撒伯爾便站立門上，她不

一亞納姆母，你可聽見過那波斯趣史中的仙人麼？他暗向天

居了？堂
外——門
邊：現在，縫口處望去，
「你別忘卻，一世模糊了：裡面的光彩和幸福，以致我眼花頭眩：我身
忘！呵！我能：——修女深知了她的心事，柔和地說。

十一 冰車

已也並非不知在媽媽未死之前，常有一只助臂護圍她着，但現在責任心，重擔負，突然壓在她的背上，悶死她。她是個弱女子，自依撒伯爾在路上昏倒的原由，不難測度。

呢：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啊！因此，就無怪那女士的昏頭沒腦了。她夜不成寢，心靈間烏雲蓋得密密層層。幸虧她熱切的祈禱，定志的堅決，在熱禱中獲得許多神力，但若沒有聖跡，她是不能明白的。她只是天天長大下去。

對於這女士，更好有一個指引她的人，指引她的人既找不到，

於是就弄得昏天黑地了。依撒伯爾的性格是獨幅主張的：就是她的至親良朋，也都難解她的心胸。這沉靜的痛創，使她食不下咽，夜不能安睡；以上都是致她昏迷在路中的主要原因。依撒伯爾用了點心，說。

「什麼人，斐理伯？」女士失驚打怪的問道。她說着歪在坑上歇息；腮頰上的紅潮，依舊顯出是疲乏的模

樣，

「昨晚在窗外的那個人。」

「你又看見了他麼，斐理伯？」依撒伯爾突然起身，變色慌着

問道。

「不是我看見他，是修女們看見他的。當你跌落在路中時，他立在我的背後；修女們轉過身來，他立時做出慌悵的手勢，飛也似

的逃竄去了。」

「那麼她們怎會知道他就是那個人呢？」

「她們原也不知，可是她們講給我聽，說出那人的黑眼鏡，亂鬚子，壓在眉上的帽兒，這樣聽起來，我想他定是加辣勃的強盜了。依撒伯爾，你猜他是甚麼人兒？」

「我不知道，小弟弟。：斐理伯，我們復回紐約去，你以為如何？」

「我，無關緊要。」孩兒不痛不癢的說。

「看哪！有你的信，女士，」白郎太太現身在門邊說。

「嘩喇喇！」斐理伯喊叫着，一徑前來爭奪這信，一面撕下郵票，一面說道：「從紐約來的，拿着，依撒伯爾，快念出來給我們聽聽從可愛的城裡來的新聞。瑪利亞！雅理！他跑到進口處大嚷大叫着：「紐約來的信！」

來，
依撒伯爾展開了信封，慌忙看了一遍。
斐理伯叫喊時，瑪利亞和雅理滿嘴裡咕嚕聲，欣歡地爬上梯
念。——
「這信是儒利亞納寫來的，等一會兒，孩子們，讓我看完了，才

於是，依撒伯爾在三個孩子前面，誠真的念出以下的書信

「紐約，聖愛唻納公學寄。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我在公學裡，雖有許多雜務絆着我，然不能使我忘掉居在異域的朋友，可愛的朋友。呀！我可愛的女孩，你雖活到如今有十七八歲了，尤其身軀長的高大，而我待你常好像小依撒伯爾，一雙活溜溜的眼兒，多麼懇摯，當你初領聖體時，我在靈心上感得天主付與你一個默示。

以後，我終不變換主見，也不疑上主的神光，有時是奇特的，為你安排一切，為你得幸福。

「誰愛主者，一切俱善。」

自此以後，可愛的孩子，我覺得你常度生在艱難中，我日夜在懷念你，我深知你的慈心，你良心上的指南，且也分明你日常的處境。我想了你這樣去了，覺得更寂寞，更焦心，更不寧。孩兒呵，當隨從你老友的勸導：假使到如今你在沔華爾刻還沒有找得一個安身的計劃，我懇請你，早日復歸紐約，才算妥貼。

你已成全了你媽媽臨死時的願望，你也遵命到了沔爾華刻；然她沒有對你說，命你久留在那裡。天主將祝福你的聽命的德行

渴切到那邊去，算是聽命。久居在那邊，或許是天主的聖意麼？再者，我可愛的小斐理伯，瑪利亞，雅理，尤其我常懷念到，我很望你們的歸旋，那是確信無疑的。我都為你們祈求，并且也有很懇切的祈求，欲使你們立時回到我們中間來。

好；但他提起斐理伯的名兒。這老很伶丁孤獨，好像上氣接不着下氣似的。他一去而不返麼，也是一個疑問。我可愛的依撒伯爾，倘若你要慰藉老師的苦心，趕快寫信去，報告你們的歸期。我十二分的要望見你們。敬祝你們聖誕之禧。

基多的忠婢儒利亞納上。

「好新聞呀！我猜着了。」依撒伯爾把信放在桌上時，瑪利亞開口說。她凝神注望着姊姊的臉，歡樂的紅光印透她的腮頰，半合的眼兒炯炯地映着。

「唉！我的弟妹們，我們要回到紐約去麼？」

「快說定！」斐理伯道。

「我聽便你們往東到西，我一切遵命不違。」瑪利亞狡滑地笑道。

「我，我要到紐約去，因西爾華刻是個孔洞，對於我太不濟事。」
「音樂隊長揚揚說着。」

「準定了！明天或者後天，動身往紐約去。」

雅理聽了立時騎在椅上，學做開車的遊戲。瑪利亞的眼中射出光芒來。而斐理伯雖也覺得歡樂，卻毫無主意。

「這幾次旅行費去了如許銀錢！」瑪利亞留意地說着。

「不，孩子，這是爲媽媽而費用的：因爲着聽命，便一些不懊喪了。」

「依撒伯爾，有一女孩請你到客廳裡去說話。」白郎太太窺着門縫說。依撒伯爾出了門去，她便低聲對她說：

「就是密司樂，是聖天神公學裡的學生；她的父親是城市裡公教教友中手屈一指的人物。」

依撒伯爾跨進客廳去，只見一個魁偉的女學生，舉止嫺雅，目

如點漆，言語清朗，談吐有致，才貌俱全，風流跌宕，誠可爲女孩之冠。

城中，一個絕無而僅有的新聞。亞納姆母與我談起過你，好如在我們的

「你太慈愛了，妨害了貴幹，」依撒伯爾拉着她的手說。「我

們不必客氣，你叫我依撒伯爾，我叫你柴納好了，我就試一下子，柴

納。」

「亞納姆母因着你的緣故，興起了許多熱情，而我也愛她所愛的。我聽了她嘴裡的讚揚，依撒伯爾，至今猶迴繞在耳朶裡！」

「我的命運真好！」依撒伯爾率直地說。「我看見了她，好像已是數年前的故交了。她的生活是何等有福的呢！」

「你怎樣知道的？」

「從她的臉容上看出來的呢。」

「乖覺的腦筋——我雖常常生活在這監牢裡，却一些兒也沒

有這觀念呢！雞啼時起身，鐘鼓時睡覺，其中有甚麼趣味呢！我敬愛亞納姆母，然而她的生活，我並不羨慕呢！她說時只管搖頭。

「圍牆並非是牢監，也非鐵柵欄呢！」依撒伯爾微笑道，

「我做甚麼事件，都是關及聖召問題的。」柴納說。

「聽哪！總說起來，這只是基多的軛頭，然而他的軛是甘飴的，他的軛是輕便的。」

「我願更熱心些，」女孩歎說着，不禁大笑起來。「總之，我的哥哥是修道了，他一人爲了合家，已是足穀了：說到我的弟弟，他在外邊乘着冰車呢！」

「外邊冷得很呢！叫他好生進來。」

「喔！多謝好意！他胆小得好比麻雀似的。他以為我們女孩們都是蠹蟲，所以冰炭不相容的。現在，他才滿十多歲，後來恐將改掉他的成見的。我早說過像他這般人兒，是罕見的。」

芒說。

「我將用你的命令去喝他。」依撒伯爾眼裡射出乖妙的光

倆個女孩笑着，只見白郎太太領了一個人進來。

「原來是你！莎菲！柴納喊道。『我倒也會跟我來的！』依撒

伯爾姊，請准我領莎菲進來談談麼，她是我的同窗。」

「請你代替我說聲失迎！」

「不多謝，」柴納隔斷她的話，「你又要用剛才的客套了。」

依撒伯爾已知你來的究竟了。莎菲，你我都是亞納姆母的朋友，而

亞納姆母是依撒伯爾的好友，故我們也成了她的朋友了。」

莎菲比柴納稍長一些，生得眉清目秀，額上罩着一球黑漆的

烏髮。她的弟弟加給她的綽號叫胡羅葡，在男孩的心靈上，是沒有

詩情的。

「你望我來得正好，因為我就要回返紐約去了！」

「怎麼着！」倆友同聲的打怪地問道，詫異地目瞪着。
「我們明天出發了。」
「這太無情了！我要領你到城裡去逛逛哩！」柴納說。
「我也要加入，作爲你們的夥伴哩！」莎菲說。
「總之一句，也不可一例而論的。你們要讀課的，而我……」依撒伯爾說。
「可是今年的考試，我們已考過了。」柴納搶着說。
「到底不妨，我自願犧牲一切。」
「你又不常常在攻讀的，我也要犧牲一切，但是直到現在，還一些也沒有做。」莎菲接道，門處又震响起來了。
「我叫斐理伯。」她們分明聽見了斐理伯三字，因當時屋子裡面，恰巧寂靜無聲。柴納聽了畧覺不自然起來。
「我聽出了這個聲音。」她說。

回。的拖着她的手，走進門去。約也有許多女士，進去！別畏縮，密司愛娜，我領你去。——他說。——我們一衆汙爾華刻的人馬齊了；我猜定是愛娜了。——說着，只見一個十餘歲的女孩，生得又長又大，斐理伯很馴服的拖着她的手，走進門去。這第三位客人歸座了後，柴納便察看斐理伯把他打量了一

「你們都齊集在一塊兒了。——我見了你，何等歡欣呵！」
「你難道碰見過我麼？」
「民衆，跪下，大唱出幽獄的凱旋歌吧。」她媚嫵地唱道。
「怎麼！你在街路上聽見過他的歌唱麼？」依撒伯爾問道。
「是，而且我聽得正欲出神，幾乎跪將下去，然在路上：公共之處：一個弱小的女孩！」

「你可認識我的朋友杜納先生麼？」斐理伯問道。

「是，很熟的，他是我的骨肉至親呢。」

「他就是我的叔叔，是沔爾華刻城裡的慈善家。」愛娜接下去說道。

「當我唱時，不知是誰，背地裡放了一塊銀錢到我袋裡。我猜是你麼，密司？」斐理伯說時，倆個面面相覷。

柴納一時紫漲着臉。

「爲這件事，我是其中的罪魁，」她忙向依撒伯爾說情，「我倒已忘卻了。休再提起了，因爲這事已過去了，依撒伯爾，求你賞賜我一件快樂的事，庶幾我不枉走了這一遭。」

「極讚成，倘若我能够的。」

「我的弟弟在外邊滑冰車，你願同了你的弟妹們，伴我同去逛逛麼？在你離別之前，也當略略鑒賞些沔爾華刻城的模樣，」

「喔！柴納，」莎菲說，「你與我的意見竟是不約而同，這正也是我要請求她的呢。我的兩個弟弟也在外邊滑車，雖然只有兩個弟弟，可是我管治得已不勝其煩惱了，——我說來——一個也彀了。」

「三心一意，」愛娜說，「我們都有同一的意見，緘默不言，最爲不好。我也有一具冰車，是我的侄兒都坐着的。」

「他是伯爵中的優秀者，」柴納一半憐憫，一半喜歡的說。

「都定將得勝的，他對於導引他人，是很得法的。」

斐理伯見事已經議定了，便溜出房去了。

「喂！鑽在那邊！」同時她們聽得鈴响：「唉！雅理！瑪利亞！快拿了你們的帽子走來，快些！我們將乘了冰車遊滑去了。」

當時，房屋下面的人們，只聽得樓板上亂嘈嘈的腳步聲，斐理伯急得一盆火兒似的喊着：「快快！」

「你們待我得多麼情深義深，」依撒伯爾說，「我雖粉身碎

骨，也不能報效你們；我一口允承了你們的請求，爲孩子們，已是個慶期了，尤其爲我是慶上加慶的了。」

「既然我頭一個來拜見你，所以我有特權請你駕在我的冰車裡。」柴納說。

「多謝；斐理伯可加入麼？因爲我看見了他，覺得心頭不安。愛娜，你願接受我的妹妹瑪利亞麼？」

「儘管可以。」

「我呢，我獨自一人麼？」莎菲踴躍地問道。

「你有我們的音樂隊長；雅理雖只有六歲，然具有高大納士的可能，至少他的這一副神氣。」

紅的孩子，走下樓梯來，只聽見門裡間叫喊聲，後首，現出三個臉如海棠的那女士們見了連忙抱住了接吻。因着冰車的遊玩，斐理伯大

有欣喜欲狂之態；瑪利亞和雅理也喜得滿懷。果真，三把冰車排列門外，四個小車夫擠在一起嘲笑打趣着，瞧見了那走近去的女士們，他們立即放下笑臉，顯出莊重的態度。莎菲的弟弟，保祿和良遠遠地已望見了她們。愛娜的大侄子都紅着臉，脫帽致敬，溫柔腴腆地垂下頭來，察看自己所穿的衣甲。柴納的弟弟瓦特，和順而且端方，呆巴巴的站着不動，好像木雞似的，口角邊略露微笑，唇下再有幾許新出的鬍毛。

天上，向着這般青年們微笑着：因此，依撒伯爾也減去了許多愁悶。因着三個學生的和愛，也添上了些歡樂。

十二 回去

童歌小

自從乘冰車遊玩之後的數天裡，覺得諸事順便，事情看起來好似已有轉機了。依撒伯爾，瑪利亞，斐理伯除了整理行李與接見友人們之外，也不很忙亂。雅理雖處在喧囂聲中，依舊是溫靜得很，他獨自彈奏鋼琴，一連彈了數小時，而且用盡心思的和以大乘小乘的音譜，他慢慢兒的奏得很是純熟。

亞納和則濟肋倆位修女首先走去拜見；她們不是空手的：院長拿着滿籃的爲旅行者應用得到的各色東西；則濟肋修女提着許多爲孩子們讚成的糖菓。因此，孩兒們大開了胃口，涎垂腳背。

她們把孩兒們的心理籠絡住了；雅理見了也離了鋼琴，奔來加入這同樂會。

依撒伯爾獨自心下不受用，不忍對她們說聲離別的衷腸話；她愛戴她們，她尤其羨慕她們的生活，雖然興起了無限的感觸，然而因着自己媽媽的囑咐，她祇得硬起了頭皮。

午後兩時左右，柴納同了愛娜和莎菲又乘着冰車來了。

「既經這樣了，我們也不能放你獨自赴車站去。」柴納在冰上跑滑得紅着臉，笑道。

「你們多麼想得週到啊！照實說起來，我不忍別離汙爾華刻了，可是不妨，我在這裡，可留下一顆情熱的心。」依撒伯爾說。

「哎！誰知你一半留着，一半離開呢？我們和你紐約再會罷。」愛娜說。

「不差，汙爾華刻的人都醉心於音樂，我們很可惜你，斐理伯，

瑪利亞。『莎菲說。
雅理不聽見莎菲說出自己的名字來，故不悅地望着她。
『說到音樂隊長，我們敢說都更先生動身後，只有雅理可代
替他！『莎菲繼續又說。
雅理聽了，頓時快樂起來，滿臉笑容的望着莎菲，從新歸上琴
座，再奏了一下。
『依撒伯爾，『愛娜說，『我對你沒情誼的麼？我懂了，昨晚
從你的口氣中，洩出你對於世事之無常。所以，別懷歹意；我所能的，
我照你而做，並且我多麼有耀榮！你歸返紐約，路上需要甚麼物
件麼？』
『我已富足得很了，多謝你的好意！你們這樣做來，我怕即使
說了千萬聲謝謝你們的好意，也是不穀的。老實說！靠了我們紐
約的好友希墨斯汀，我們有了足穀的路費。』

「我的這些區區微儀，望你哂納是盼。」愛娜納問說。
 「不，不敢領情的！我終不能解釋許多貴家的女孩們，她們身居於膏粱錦繡之中，肯俯就憐卹流蕩方外的我們！」
 「你們不是外人，」愛娜喊道，「實是朋友呢！」呀！你不想念到柴納麼？她也因了你的動身，很愁悶不展着。昨天晚上，我們都湊集在柴納的祖父家裡，說起了你多時：柴納說雖臨白刃，蹈湯火，也所不辭的了，也要爲你出些力，而且莎菲也是這樣。」
 「果真，」依撒伯爾說，「這樣更使我難解了。這樣的憐愛，我從未見過的呢！」她說着拉了愛娜的手，「我多麼感激，你們是多麼忠厚，這對於我算是聖跡了。」
 聖跡倒是可解的呢，因柴納，愛娜和莎菲都是聖天神公學裡的學生；所以，她們的愛泉情源是從亞納修女處獲得的。她們是多麼慈愛呀！好如愛娜吐露出真心的話兒歡送她，就是一例。

「既然我不能爲你出力，」她接道，「至少請你們趁着我的冰車到車站去，叫都導引着。他至今猶懷念着你們昨天的音樂，因此，他好如有領引你們的專有權。雖然他不發一言，但在寂靜中已得了彌天的福分了。都是個好孩子！他多麼富於熱情呵！」

「不勝幸榮！愛娜，你又賜我和斐理伯一件莫大的福份了。」

盼望天主祝福你們！——

歇了一時半晌，那冰車風馳電掣的開向車站去了。

多日後彼此通訊的話兒後，依撒伯爾，斐理伯，瑪利亞和雅理走過了月台。站着的許多沔爾華刻人，都微笑着，從眼眶裡吊下淚來；時正冬季，誰能想到這些青春雨露呢！

依撒伯爾走進車房，望了一望斐理伯，頓覺心坎一鬆。

「謝謝天主！我們這次旅行目的，雖沒得到，但到了沔爾華刻，

總算是聽命的了；現在，我的小斐理伯安泰無事了，驚恐的險境都過去了。她喃喃說着。

的，汽笛嗚嗚的叫了一聲，車頭忽打忽打的開動，拖着一列一列的，向南馳去。

「現在，我心死了，」她長吁短歎了一會。「不多時後，我們可現在，親戚朋友之間了。」她感念到希墨斯汀教師，又添了心酸。一

當時，他正飄蕩在茫洋大海中了，你我天角一方。一
「喔！那個老人到有趣呢！」愛娜指着那失措張惶的老頭兒

賊道。

「他脫了時刻了！」莎菲說。

「天主保佑，我們終沒有碰見過這樣的不巧。他的一蓬亂鬚，好像是賊人的裝飾品。」柴納賊道。

那人翻來覆去的察看車票，趕趁末班車子，事情可還有救，故而溜進月台去了。

女學生們嘲笑了一會，各自分頭而別，不在話下。

唉，正想安安地睡一覺的依撒伯爾，瞧見了這個後到的乘客，心中會起了甚麼感想呢？爲的是，那位乘客，不是別人，正是那窗下的怪影，到處隨着斐理伯的無賴。

十四 騙

乘客們背馳而去的，剎眼即過。芝茄哥的大站上光彩琉璃。黑龍似的火車來往不絕，車中的

站上鬧得翻江倒海，依撒伯爾不慣在這些喊叫，喧鬧，掙扎之中，她同了孩子們避到那女賓待車室中去。當時，開往紐納的列車還沒到，依撒伯爾因着一星期的勞頓和磨難，很覺疲弱，連動也不想動一動，

相反，斐理伯却活動不停，用了許多古怪的事情，顯了他的不耐地坐在橋上的焦心，

「他說。」
「依撒伯爾姊姊，我要出去一下；我總要瞧瞧芝茄哥城呢。」

這是他在一刻鐘裡，至少是第十七次的要求了。

「你別遠離過那衙門廳去。」

「不，你放心；我自己有分寸。」

「別耽擱得太久。」

「五分鐘就夠了。」

「去吧！我們仍在這裡等你。一刻後，車子到了站頭，暫停半小

時，就要開往紐約去的。」

同時，斐理伯呼的一聲，跳將出去：看哪！一溜烟已無影踪了。
他站在門口，納罕的向着四週顧盼了一會。空中的電燈光照耀得輝煌奪目，道路上亮的一如白晝，許多人在燈下閱報。斐理伯轉身來時，說也奇怪，忽然地看見一個奇特的人影。這怎能呢？做夢

呵！然而，一定是他呀！那人從那邊走去，雙手攔在背後，俯首偃背，好如負着極重的擔子似的，模樣很憔悴似的，一定是：希墨斯汀教師了。

斐理伯目瞪口呆，瞪着發怔；那教師還沒有瞧見他，倘若斐理伯沒有挽住他的手臂，他早摸索走過了。倏忽間，這老教師回頭過來，雙眼釘住了那望他的孩子，而且唬的一跳。

「哦！奇怪！」他舉手向天喊道：

來：「啼！啼！啼！原來是你呀！一定是你嗎！」斐理伯不自禁的滿口喊叫起

「喔！先生，我見了你，心裡真正快活！我們天天講起你的。」

「哦！——希教師盛氣地說。

他用一雙深情的眼兒，呆望着孩兒，垂下他的愁鬚。

「他的臉容多麼蒼白呵！」斐理伯尋思道。

「可愛的先生，怎的你走在這裡呢？我們以爲你到了德國去了。」他口齒清脆的接道。

「噢！我的孩兒，我拴束了行李，票也買了，但等動身了；但是，我終究捨不得離去。」

「怎麼呢？」

「因爲我，我……不能離開斐理伯。我想他縱有一天，他要回到紐約來的。」

「你猜的極是，我們回來了，我們剛才乘快車來的。」斐理伯欣喜地說。

「喔！奇呀！斐理伯，我也要回去，我同着你，依撒伯爾，瑪利亞，雅理一起了。」

「好極了！依撒伯爾瞧見了你，她將多麼欣慰呢！她在那邊廳上等我着！快會會她去。」斐理伯喊道。

老師只是摸鬚尋思了一會。

「呵！然而至多半小時，車子將要開去了……我還沒有吃過晚飯呢。倘若我去見她，斐理伯，我再不能離她了……快過來，同我去吃晚飯吧！」

「當然……我答應的。」斐理伯連忙答道。

「所以，快去對她說，過一下我領你到車房裡來。快去，我等着你。」

了，嘻嘻開着嘴。斐理伯飛也似的去了，歇了一時半晌，他跑得喘吁吁的回來

「關照好了；依撒伯爾說，和你蹲在一起，她很放心。」

「喔！」教師低聲喃喃着。「唉！」他高聲喊道。「現在，我們用一頓佳餐去吧。」

老人說出了這意見，就領他到飯館裡去享用一頓佳餐。他從

未有過這樣的動情，這樣的言多呢！現在，他說得多麼滔滔不絕的：他也講故事，也說笑話，也猜謎語，說得滿座哄然大笑。有些旅客竟停住了手中的牛排，留心聽那談諧聲。茶房們也聽得忘卻了他們的事務。

鮮的。老人稍停了笑話，垂頭吸起大氣來，幸虧館裡的空氣還是清

過去了。歇了多時，那些有趣的談話，歡樂的笑聲，開胃的饌肴，一切都

刻到了，「呀！」希教師一面皺着眉說，一面拿出錶來看：動身的時

引擎似的，他們出了飯店後，老師拿起烟袋，拚命的裝着，好像開了甚麼

「我不料你也吸起烟來了，先生！」

「從前我並沒有吸過，可是從你們離別了後，我沒有一個知心的友人，可與他談說的，因此，我就患了病痛。醫生對我說：『你當吸煙。』於是，我只得遵命，此後雪茄便成了我的朋友了。」

「你喜歡它好如朋友麼？」

「不，這是他愛我，他使我喜歡呢。你再等一頓，我去買車票去。」他說着，一徑進到廳裡去了。

斐理伯遵令等着。他很驚奇，希教師不進門去，怎的他連忙打電報去，而且把一張小紙急促地寫了幾句話，交付給茶房；繼後，他一徑到買票處走去。斐理伯詫異這般舉動。

「先生，你面如土色。」孩兒拉着他的手說。

「這是胃病發作了，我很不滿意，斐理伯，快到煙房裡去吧，我覺得頭昏眼花了，待我好了些，我再到你姊姊處去。」

「可是依撒伯爾等着我們呢。」孩兒說。

「噢！我忘掉了，我應該寫幾句通知她。」

於是，他們穿過了披放行李的廳屋。

「先生，我來代你拿小皮箱。」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工喊道。

「不，小朋友，你要發廿個銅元的財嗎？」

那小孩子便撥着指頭。

「拿這張紙去給依撒伯爾女士，她站在開往紐約的客車裡，

只要幾分鐘便穀了。」

「我找去，先生！」

希教師從日記簿上撕下了一張白紙，寫下幾句話道：

「可愛的依撒伯爾，

斐理伯同我一起在煙房裡，等待我吸畢一枝十文的雪茄煙，因為醫生說我每天膳後，當吸一枝，我將來拜見你，并且一如舊時的促膝相談；我見了你，何等有福的呢。你別胆憂斐理伯，我隨時隨

地好生留心着他的。

你的友人希墨斯汀手勸。」

「拿去給她，說不必答覆。你找到嗎？」

「放心，我一定可以找到。」

「唉！」老師模出一塊閃爍的錢來，付給那意外的小工。

「現在，斐理伯，上車時稍爲留心些。喂！你想什麼？那些人兒嘍！」

遊蕩客。」

果真，一大羣遊子。

斐理伯奇異那輩堂皇的神氣，棕色的臉面，他的手常緊握着老師的大指，他跟着那些異域人士走了多時，直到了地點，他們乃麇集在一節停備車上。

「現在，斐理伯，時刻近了，爬上車去吧。」

他們從新向後走了幾個米達。

「呵！孩兒，進來，我把車票交給檢查員了。你有票子麼？」
「不，我的姊姊拿着呢。」

「那沒有什麼緊要的。唉，上來。」

於是，斐理伯走入車箱，貼近在老師身邊。他們倆走向車梢的煙房裡去：那邊只有五六個人坐着。

「呵！斐理伯，」希墨斯汀教師揀下一個孤寂的位子喊道。「佔據着這把椅子，想來依撒伯爾一定已經接到了我的便條了。別走開，我一下子就回來的。」

老人去了許久纔回來，便向所揀的座位坐下了。

「好好！他勉強笑着說。他的形景很覺奇特，嘴上啣着雪茄，拚命的吸着。」

「當心，先生，要吃着火了，爲何吸得這樣的利害？」

「哦——我吸的利害麼？」他一面問着，一面從嘴邊拿下煙來，

驚咄地望着：

「拿着！我講故事你聽。」
「哈！長嗎？」
斐理伯迷了心問道。

希墨斯汀教師曾念過——到如今有許多時了——一千〇一夜的故事，他乃在乾枯的腦袋中思索一回，講得東湊西挪，或是憑空捏造了許多，以引起孩兒的興味。斐理伯聽得兩眼射火，嘻開着嘴：他從前旅行過一塊地方，那邊的鳥兒孵出蛋來好像巨象似的，而且直豎在水晶石上，鯨魚安睡在芳草地上，蛇長得如海底的電線一般，老鷹生有鐵翅；在那邊，覆船沒人，時有遇到的。斐理伯只聽得同伴的侃談，只見樂觀的面容，因離城已遠了，寥寥幾道微光散射在幽黑之中，可見車子已走在荒僻之處了。

斐理伯全不留意別的事件，因講者講得活龍活現，頭頭是道，

淋漓盡致：奇聞完了，雪茄已變成灰了，向門角裡一丟就完了。

「你講完了麼？再講一只。」斐理伯要求着。

「不一只穀了，斐理伯！老師講得在額上印出汗珠來。氣力衰頹了，——他爲講這件故事，把前幾年留在腦袋裡所記得的，挖心挖腦的挪搬出來了。」

後來他暑爲復上了元氣，便把身子歪在椅上，合上眼兒。面上的皺紋表示很疲乏了。斐理伯瞧見了他這個樣兒，心中有些不受用起來。

「現在，我們可以去瞧瞧依撒伯爾了。」孩兒說。

「不！不！還沒到時候呢！」希教師說得喘着氣，灰白着臉。

「我要瞧瞧她去呢！」孩兒含泣說。

「別焦急，好生坐着！」

「我要去呢！」斐理伯急得嚎哭起來了。當時，他沒法離他而

今已 是， 去，
在半 他 一 可
路 打起 你 被
上 精神 倔 老
了。 來， 強 人
「 直 是 一
不在 立 沒 把
這 着 有 揪
節 說 的 住，
車 斐 他 不
上！ 理 得
： 伯 脫
我 呵！ 身，
們 是！ 只
復 一 好
回 定 坐
到 沒 下。
沔 有 益
爾 處 的。
華 的。」
刻 於
去！
：
現

十五 背馳

○里路程了！

「到沔爾華刻，僅有一半的路程了！現在，斐理伯嚇得鐵青了臉。
「依撒伯爾在那裡？——孩兒哭得氣噎，厲聲問道。
「她在往紐約去的路線上！現在，她離了我們有一二〇〇〇

斐理伯聽了那不可相信的話，疑爲別是幻夢吧？

「我不懂！你把我取笑麼？這是甚麼話兒呢？——他大聲地說。

「不，斐理伯，不是取笑。——

「依撒伯爾，我要到她那邊去呢！——

着，一面假裝出一副凶暴的腔調，威嚇斐理伯，使他疑爲真的巡警要來了。

「咄！咄！客人望着你，斐理伯，巡警要來了！」希教師一面驚惶

孩兒唬得立時抬頭起來，心頭突突的亂跳，豆也似的淚珠晶瑩地猶掛在腮頰上。

「我要依撒伯爾呀！做什麼火勢？」他說了又哭泣起來了。

「假如你再哭泣下去，我要丟開你了。」希教師底聲說着，把手塞住了斐理伯的嘴巴。一假如你有志氣，我將使你一切都稱心。我有好消息呢，斐理伯，倘若你聽得了，你不再哭了，要笑了！

「依撒伯爾知道我在這裡麼？」

「是，是！她早已接得我的通知了，她也知道你同我一起着。我在離芝荖哥之前，已關照她了。我也答應她，在聖誕之前，我將領你

回到紐約去。」

「我要立刻到那邊去呢！斐理伯呻吟着。」

「不，小孩子，你當知現在是沒法去的了；你要去，儘管放心，終錢，全爲你用的。并且還有人將給你六十塊以上哩！」

「一百五十塊！六十塊！誰肯出給我？」

「那位演講先生。」

「演講甚麼呢？」

「好生聽着，斐理伯，我給你講個明白。今天是十二月十九日。」

在廿二日的晚上，你要當衆大唱；沒有什麼別的。待到廿三日，你將帶了二百十塊銀洋返紐約，你也可以獻給依撒伯爾作爲禮品了。」

「到底依撒伯爾知道嗎？」

「聽着，斐理伯，我把真情吐露你聽呢！斐理伯，我着實喜歡你，

尤其喜歡聽你的歌聲；我費盡了心力栽培你多時，在紐約你可算鶴立雞羣的了。因此，我敢跨耀人前——喔！多麼自大呵！我也要把這唱聲，供獻給一大羣的音樂家欣賞欣賞；依撒伯爾不允許我，雖然我百般哀求，她仍是咬定牙關說不答應，我的心真要破裂了。這是好天主的聲音：她不願別人聽得呢！當你別離了紐約，我就單獨伶仃了，於是，我抱厭世主義了。我再不願充教授了，因此，我要回到本國去。可是定了日期，我仍是沒有起程：是，是我不能，因我的心上只有你，依撒伯爾和小孩們。——

希教師說到這裡，把手輕輕拍着斐理伯的和顏，好像媚嫵他似的，而孩子却勃然不理他。因此，老人再說：

「喔！斐理伯！你不信任我麼？你該知道呢！我不離美國，爲的是要把你的聲音傳揚出去，只要一次：一次便穀了，當眾人面前，所以，第一，我就來到沔爾華刻找尋你，斐理伯：呵！我喜歡你，我不會

叫你辛酸，不過是稍微脅迫一些罷了！

「你再要到沔爾華刻去麼？」

「是，斐理伯。」

「希教師除下了戴着的眼鏡，從袋裡摸出一付烏漆的眼鏡，和蓬假鬚來裝在臉上。」

「喔！這副臉容，我前晚在窗邊看見過的。」斐理伯喊道。

「不差，斐理伯，是我化裝的。」

「爲甚麼事呢？」

「因爲我要來瞧瞧你們，別使人認出我來，而且我唯一的渴望，便是要捉得你。」

斐理伯的眼兒上又加了紅圈了。

「不，斐理伯，不要哭哭啼啼，使我煩惱起來，我受得也彀了。聽哪！十二月十七日，我到了沔爾華刻，後來進城吃晚飯去。剛跑至道

中，就覷見我的斐理伯站在雜食店面前：當時，你向裡面望着，我深知你覺得寒冷而且飢餓了。忽而你柔聲地唱起歌來，發出你天使般的妙音！斐理伯，多麼好聽呵！當時，我設法要偷你去：不是要你：是要你天使般的妙音呢！——

「我到沔爾華刻的目的，只是來瞧瞧你，和依撒伯爾，雅理，瑪利亞的；雖然依撒伯爾阻攔我，我呢，依舊企望你唱一次，我也願照願你們的一切。聽了你清脆的唱聲，我的心迷惑得沉醉了：不能自禁了你的唱聲！斐理伯！我一心要偷它哩！——

「你要它來甚麼用處？」

「你要你在勃斯董一個音樂會中歌唱，唱後，我送你回去瞧瞧依撒伯爾，事情也就完了。」

「勃斯董那個地方，我不很熟悉的。」

「斐理伯，你說的不差，從我瞧見了你站在路中後，我隨時隨

地跟着你。忽而聽得你們將回紐約去了。」

「當依撒伯爾昏倒路上時，給修女們瞧見的別也是你麼？」
「是，我就站在你們背後，要想救援你們——後來我知悉了你們將返故里，我想更好到芝加哥倫得了你，然後再領你往沔爾華刻去。因此，我不再追隨你們了。」

「別是你送過我一件大衣麼？」

「配身麼？」

斐理伯不願說老師的贈品還沒有用過，故就說道：「很配身

眼鏡和鬚子，細細再察看了一回。」
「很配身麼？你穿了當增光不少。」
「希教師微笑着說，除下了

「後來，你再做甚麼事件？」
「別的沒有了，只是記望着你，剛巧昨天午後，我路過戲園，迎

面碰見在紐約與我熟悉的大音樂家，於是他邀我去看戲，而且說給我聽有某君發電報給他，要租這廳場來開一個宣講會，討論聖誕佳節在歷史上和藝術上的地位。那某君要請三個獨唱員：因此我的小孩子呀，我的心振盪得鼎沸了！

他懷楚擔憂，斐理伯聽了這些話：眼圈兒又紅了，看起這些事件，都是使

「他要找一個……Soprano麼？」

「他既要請個獨唱員，尤其要選個好Soprano。若倘我的小孩撒伯爾，你的好姊姊知道的，她定不辭卻的了。斐理伯！那個宣講師卻是一位真誠君子！既富貴，猶慈祥！衆口一辭，這樣說的。而且聽說城裡許多貴婦太太們都來參與這盛典哩。不！不！決不是下流的遊戲場可與比擬的！下流的遊戲場是依撒伯爾不讚成的呢！但這樣的宣講會，他定爭先歡迎的哩！來賓們不必在入口處付錢：他

們早有了入場券了：人山人海哩！依撒伯爾見了，一定喜的心花頓開哩！

「一定的。我想她一定不說出『不』字來的。這樣做了之後，我可以拿到一大堆的錢兒，因此，她將成爲富翁了，而且也不必辛苦勞動了，不必做甚麼活計了，我們一家人，都可坐吃了：喔！妙極了。」孩兒坦然說道。

在斐理伯的心中，得了一塊銀錢，已是莫大的幸福了，總之，他已喜的滿懷。

「這樣看來，你將把我的唱技供獻出去了。：那位先生肯允諾麼？」
「貼：」
「當時你一定沒有料到能捉到我麼，怎的你能安排得這樣妥

說：「我講解你聽。你說的不錯，我沒有料到會捉到你，音樂家會宣講師要求一個 Soprano，一個挑選的孩兒，來唱聖誕：。」

斐理伯聽了，眼中射出火光來，

「一來唱聖誕，直到散場：我不能答應他。可是我要求他說：」

「儒利盎先生，（他的名字）你許我在廿四點鐘裡，設法去找一個在美國最好的 *Soprano*。」他回答道：「唉！你找得了之後，你打電報來關照我就是了。」

「當你買車票去的時候，我瞧見你向打電報處走去；原來就爲了這件事麼？」

「對極了！正是呢！我通知儒利盎先生，對他說：『我有了一個孩子了，他可以唱聖誕。』」

「我的名字寫在上面麼？」

「不，我的孩兒！」

斐理伯聽了這話，變了不悅的臉面說：

「爲什麼呢？」

領着。約過了廿分鐘的光景，她依舊不見斐理伯回來，她以為他們仍在煙房裡，誰挽留得他們這樣常久呢？她替

「好！法瑯士撲的一笑，把眼鏡跌掉下來了。」
「喔！真妙策！」斐理伯聽了心裡倒也喜懽。

墨了。

「是呢，恐怕要這樣，故我也不叫希墨斯汀，然而叫法瑯士希

「要倒吊麼？」

「要投到監裡去麼？」斐理伯胆小驚問：

「不是這樣，我們要被巡警拘捕的。」

「這怎麼着呢？我不能稱自己的本名麼？」斐理伯不悅地說。

往

紐約去，你的名字叫馬里行斐理伯。」

「在憑單上，不用你的名字，小朋友呵，從現在起頭，直到動身

小弟弟取了些水兒，便交頭接耳的對茶房說了幾句話：
「煩勞你到末節煙房裡走一遭兒，訪問一下，有一個孩子，名
人。叫斐理伯的，再有一個長髮大鬚的老人兒陪着的。——他是個德國
——」

「密司，你有話對他說麼？」

「是，棘興斯姊姊等着他們。他們和我一起的，那老師是到那邊吸煙去的。」

茶房聽了，很覺奇怪。

「既然每節車上，都有煙房的，爲何離的這樣遠呢？我去找找
看，密司，我立刻就找去！」他察得女士的臉上，略帶愁容，匆匆地說
着。

依撒伯爾說了心中突突猛跳，默然歸座。她那里料想到教師
定必要到末節的車裡去。

「恐怕：——在她腦海的深處，起了一陣烏黑的狐疑；但，她那肯任它升上來呢？於是，她笑盈盈的轉頭過來，與孩子們談笑。

歇了一時半晌，茶房回來了，便低聲對她說：

「你等候的人，煙房裡沒有。——請恕我！密司，你的面容，似乎有些不舒服，你要甚麼東西麼？」

「是的，要一些水！」依撒伯爾喃喃着。

「姊姊，你病麼？」瑪利亞問道。

「頭裡稍覺暈眩，別樣還好，這是出門人免不了的。」

茶房遞給一杯水過來，依撒伯爾略沾了數滴。

「多謝你好心。」

「密司，假如你有別些要求，吩咐好了。」

依撒伯爾勉強同了孩兒們取樂。

「誰是密司辣興斯？」茶房開了門兒喊道。

「是我呢。」女士兩手托着心胸回道。
「是你的了。」他說着便遞給她一個電報。
依撒伯爾的手指打抖得幾乎不能握住，抖抖縮縮的撕展開來，她爲要遮沒傍人的注意，便把兩手擎在愁臉前面，讀着以下的話兒：

「辣興斯依撒伯爾女士，

保平安，請勿懷念；亦不必找尋爲荷。
斐理伯同我在一起，到十二月廿四日，我將親自領他回來，定

希墨斯汀」

那些話是明瞭的，她念得很是留心，但她想再念一遍時，那條小紙飛舞起來了，兩眼也昏黑得辨不清楚了。
歇了一時半晌，依撒伯爾常常覆手在臉上，一時候一念不生，

萬緣俱絕。

「依撒伯爾！依撒伯爾！」她聽得鬚髯有人喊着。

這個抖聲好像從遠處傳來，而瑪利亞却近在她身旁呢。

「喂！妹妹呵！」她機械地回道。

「依撒伯爾，你怎樣了？爲何這樣蒼白？斐理伯遭了甚麼不幸

麼？」

「他和希教師在一起，妹妹別煩惱吧，我要禱告去，你同雅理

玩耍去吧！」

依撒伯爾便退出車房，稍稍地溜到最平靜的角隅處，沉靜地

念着玫瑰經。她念得多麼懇摯呵！一粒珠一滴淚。

繼後，她從新歸座到孩子中間，臉容靜了些：依撒伯爾是勇

毅的，鸞鵬雖然可攫破她的心，但她終不喊叫的呢。

十六 馴服了

那天是十二月廿二日，沔爾華刻城外北面，在湖畔有一所房屋，冬天空鎖着，到夏季便出租作爲別墅的。當時，說也稀奇，也有許多人士住着。兩天來，斐理伯也在那邊。他只是少動而多趣。斐理伯他的教師也慈祥得好比母親，他必竟被這孩態所迷惑了。斐理伯倘若常常在這樣的護翼之下，他定將嬌養慣了。可是法瑯士教師也有很嚴格的規律管治他呢：不准斐理伯走出這花園的籬笆去，園子是廣闊的，但對於孩子的兩隻腿呢，卻是還覺得狹小的。

再者，他要往園子裡去逛逛，必得要穿上大衣，裹得緊緊的，不通寒風，使別人不能認出他是十七日那天冷抖抖的可憐兒。

一馬里行，你可記得，只要一次，一次穀了。假如你唱的好，依撒伯爾的命運就高了！一教師每當斐理伯不悅的時候，便這樣說。常例，這祇能暫時征服這孩兒罷了。

上午半小時，下午也半小時，是斐理伯學習的時刻。

他因着教師的好言善勸，也馴服了好些，希墨斯汀見了他這樣，已是喜出望外的了。

看哪，那預定的一天到了，馬里行穿上了一身烏絨麗服；頸項上圍着愛爾蘭式的高領；腳上套着一隻細研的漆鞋。登臺之前，理髮匠特來修出美觀的束髮；果真，他本有那藝術化的鬆髮的。

一哈！馬里行，你倒有一副小魔術家的神氣。一教師坐着鋼琴邊喊道。

「是，我也是這樣想着。」斐理伯得意揚揚的直認不諱。
「婆子們將爭先來懷抱你哩！」
「這，我不願我一些也不要我寧願不唱了。」孩兒正臉說。
「假如我不阻攔她們，她們要這樣做的，可是不用怕我要阻住她們：因我領你赴戲塲去時，要坐在關緊的車箱裡，回來也是這樣的。一點鐘後，車輛就要來了。到了那邊，我們要直等到歌唱之時，才下車來，唱畢之後，我們依舊這樣回來。翌晨，你我動身往芝荳哥而紐約：并且：哈！呀！依撒伯爾見了你穿上這般艷裝和那滿袋的銀錢，將多麼欣喜呢。」
「一大筆銀錢。」馬里行喜的抓耳撓腮說。快要回家的想頭圍住了他。因此，他也沒有興緻爲依撒伯爾出力，雖有教師的這般招顧，他也慣於狂費光陰，可是他因了一心渴念依撒伯爾的緣故，每致吊下淚來。

「來，現在再練習一回。」

馬里行的聲音是響亮的，可爲諸聲之冠了。唱時，一切都隨教師的指派：或高或低，或尖或洪，不論勝利的呼歡，怨愁的歎息，表演得都很正確，沒有半些的缺點。

「呵！」希教師在唱完了三節之後喊道：「許多精通音樂的人士們將要來了！他們只能聽馬里行一次的唱聲，以致懂得死去活來了。呵！馬里行，婆子們聽了將跳起身來蜂擁到台前來哩！」

「不！別這樣胡說！我不願：」馬里行說。

「是的，她們前來時，我們早走了：喔！不！我們早在車箱裡了。因此，她們將互相訪問，誰是馬里行；可是沒有人知道的了。」

「你說出了我的名字了呢！」

「你當信任我的聰明呢。」希教師揚揚地回道。

吃飯了，教師在餐桌上一些也沒有嘗味，只是留意着小鶯，別

使他吃得過飽。斐理伯已等待得餓虎似的，拚命要吃；教師却在傍節制他，孩兒因此下了席，腸角中依舊空落落的餓着；教師爲安慰他，允諾在散會後立刻請他一頓豐盛的大菜，因此，孩兒倒也罷休。七時一刻上，車輛鱗鱗的到了。老教師再也不留心那動機了；他把斐理伯穿的又緊又厚，全個人兒一起套沒。他一舉一動，一望一看，都留心着這榮光的人兒。再有：耳上有山羊毛套，手上有無指手套，腳上有腿套，頸上有絲圍巾，嘴上有紆頸，最後披上一件狐裘，遮得從頭到腳。依撒伯爾瞧見了他在這異裝之下，將認不得是自己的弟弟了。

斐理伯在這樣妝扮之下，放聲大哭起來。

「我不是蠟囡呢。」他樞氣地說。

「理伯，——我喔！當然你比了那蠟人兒，不知要高起數千萬倍呢。現在，斐理伯，——我要叫你馬里行，——即使呼吸，你也不要張開着嘴巴，只管

包緊住你的嘴唇，從鼻管裡呼吸。」

「是，我要試試看；我們可以動身麼？」

「馬里行！別咀嚼那香糖了，快放在袋裡。」

「算數，我們可以動身麼？」

希教師向屋裡面望了一望，知道一些也不遺忘備帶。繼而把斐理伯打量了一回。

「你佩着愛爾蘭式的高領麼？」

「剛才你用了五分鐘的功夫，才給我佩上的呢。」

「你把花邊袖套安放在香袋裡沒有？」

「是，百不漏一的。我求你！發腳吧！」

「好，我們上車吧！喔！」

希教師裝上了假鬚和黑眼鏡，領了孩兒直跨上車去。他們到了戲園時，已近八點鐘了。斐理伯觀望那兩傍成行的

冰車，人們都擁擠在進門處。當時天氣嚴寒，孩兒却站在路傍，直開着嘴，凝神驚奇那些人羣。

冷氣中，「可惡！」教師紅着臉，把他肩上一拍說。「你要自殺麼！站在

那時，他領着斐理伯從那門裡進去。他走得很快，可使沒人前來恭賀這位小唱家，可是他思量了一會，這也徒然，因為希墨斯

汀正當怒氣勃發之時。

「吵！」他說着，人家便領進他們到一處小屋裡，並且照了他的吩咐，緊關得鐵桶似的。

「吵！」我們留在這裡，直到末兒。開始就是演詞：繼上，獨唱，——是個婆子；繼又演詞；後首，某君獨唱；後再演說；再一個唱三份，唱四份，最後——是馬里行斐理伯挨着你了：好光榮呵！有許多歌唱家：都是城中的名流，他們都唱聖誕，唱得人家說不能再好了。現在，你

唱之後，馬里行，他們將把那些赫赫有名的唱員丟在脖子背後了，他們回到了家裡，耳中只有一物，便是馬里行斐理伯的唱聲；在他們的眼中，也只有一物，便是因了馬里行斐理伯所含的淚珠：亦只有一件事活躍在心坎頭：「

「你允諾過我的橘子在那裡？」斐理伯堅決地說。

音樂癖的老人輕輕地拍了他一下，而斐理伯手中確已得到了橘子了。

十七
上臺

等了一點半鐘，希墨斯汀心裡焦急得好似熱鍋上的蟻，他幻想着自己同了斐理伯預備往那慘凶的幽獄裡去，聽受最後之審問似的。他悶悶在這小屋裡，踱去踱來，好像一只猛獅囚在籠牢裡似的：他咬着手上的指甲，把髯鬚鬆弄得好似刺蝟一般！而他拿下假鬚，向鏡中察看了一回後，從新整上。他要想自然地談話，然而說的胡亂費解。

他試了好幾次後，便摸出念珠來。雖然每粒珠隔在指中，可是他終不能一心禱告。

「啊！天主呀！我是何等可憐呵！」他開始發言說。

馬里行斐理伯依舊定心着。他有時絆住了足，停在鏡前照望着，繼又歸坐，把腿叉着，吃他的橘子，一臉愁態似的翻着希教師的圖畫集。

從這裡到戲臺間，距離很遠的，故沒有一些可以分辨的聲音，傳遞得過來。只能隱約地聽出一陣演說的喊聲，一陣鼓掌喝采聲，忽又鴉雀無聲了。

忽然隨風送到開場的音樂聲，希教師便悄悄地推開了窗，整了一下假鬚，靜靜聽着，可是不許斐理伯站在通風之處。相了。——「很好！」他和平地說，一略頓一會兒，他們將聽見歌唱的真

獨唱完了，他即合上窗兒，除下了假鬚。九時半的左右，忽聽得門上剝啄聲。

「進來。」老師抖着說。

麼？

「挨着你們了，快領這位唱員往後場去等着，一切都備妥了。」門外的人厲聲地說。

「喔！馬里行，現在，走來，切勿開口。我領你往後場去，我担任打

鋼琴。我方才對你說過，叫你站在那邊……」

「站在戲台前，前面的欄杆邊呢！」

「幾時你當向前致敬去……」

「幾時宣講師說：『現在登台顯身者，是一個著名的 *Soprano*，

叫馬里行斐理伯！』」

「以後，你將要做些甚麼？」

「我就向前去，當衆致了敬，後來，待你奏畢了引調，我便開始

唱了。」

「喔！快合上嘴來，直到唱時再開口吧！」

提戲者等在外邊，探頭說：

「對不起，先生，沒有多大的時候了。倘若你彈鋼琴去，我來照管這孩兒。」

「哦！唉！斐理伯，馬里行。再見吧，天主將幫助你！」老師一面緊握了孩子的手說，一面開步走了。

「那個頭老兒是誰，他的頭腦清楚麼？」他們走出門時，提戲者問斐理伯說。

「他是我的明白的教師，希墨斯汀。本來，他叫我唱起來常常若無其事不變神色的，像今晚的這般腔調，他從未有過的呢。這歌唱一件事，有甚麼大驚小怪的呢！五分鐘裡，就要完的事；先生，尊意以為如何？」斐理伯坦然地說。

「我不敢胡說，」提戲者作了鬼臉回道。「可是你知道的，不論任何人，當在羣衆之前初次表演時，終免不了有些恐慌的！」

「何必這樣呵！斐理伯打量着說。」

「呵！看哪！這宣講師。」提戲者領他到後場去時接道，「可是

……可是……」

斐理伯見了拭目打怪着。

「怎麼樣？可是……是杜納先生呢。」他失驚打怪的說。

「你認識他的麼？」提戲者低聲問道。

「我認得他的呢！他是我的朋友，而且他曾請我吃過牡蠣湯

的呢，三天前……」

「不！這太怪了！假如依撒伯爾知道了我爲了他而歌唱，她將

多麼欣喜呢！希墨斯汀爲何沒有對我說起，那位創辦這宣講會者，

便是杜納先生呢？」

說到這事，他也不能怪怨那教師。因他從未瞧見過這位宣講

師，而且也沒有入對他說起過那杜納的名兒；當時，他也坐在鋼琴

前面，抬起眼來，同了斐理伯彼此異常驚奇。

過點心的。那位杜納先生，就是在十二月十七日那晚上，同了斐理伯吃一餐，要他竄溜出去。可是，不能了，三個巡警守在門上；青年們都蜂擁在門口出入處呢。滿場都是來賓，這樣的緊密，從未有過的。

他除了黑眼鏡，觸起着鼻子，呆巴巴的目瞪着。希墨斯汀心中早已七上八下，這次集會使他嚇的骨軟筋酥，

也離戲臺最近的看客們都在互相談論着，可是這位教師一些也沒有聽得。他依舊皺着眉，願望着這付眼鏡和那縱橫的亂髯，真如斐理伯說的加拉勃的盜寇。

他在這般化裝之下，蹣跚不安起來了。

相熟悉的，當時，杜納先生瞧見了斐理伯，而斐理伯也瞧見了他；他們互相熟悉的，說明的時刻到了：這樣收了梢：那清白的希墨斯汀

教師投入幽獄：第一張報紙上，就有一個很大的題目，就是斐理伯受亨利希墨斯汀教師的拐騙！

「喔！我們作事的結局。我們多麼預見的罕少呵！上智的懲罰！公正的事件！」

假如斐理伯唱得好，他受黑連鎖，投監獄；他思忖實行他的幻夢了。

希教師這樣夢想着，而宣講師將結束他的演辭了。

果真，他停了話而且致敬了。忽然戲場中起了一陣鼓掌喝采的歡呼聲。聖誕在他們的靈心上，感得很甘飴的情摯，很可愛的回憶：一切都深深地鼓盪着。

「太太，先生們，」宣講師接道，「我爲了嬰仿耶穌的聖夜裡，保存這特選的結論——就是一件新聞，我也立誓是爲你們這次聚會的一個好紀念。」

「幾天前，我偶而走在道傍，遇了一個意外的快樂。一個孩子唱着情曲的首節，唱得悠揚宛轉，一如有翅的安琪兒。因此，我認得了他，可是聽說他已回到紐約去了。」

「因了這孩子的妙技，我便召集這宣講會。聽了那天使般的嬌聲，在我的心靈上，復興起了我孩兒時和青年時的聖誕。當時的歡樂，是口舌所不能形容的，——可是在那茫茫無際的情海裡，我略可汲取其一二，以供諸君賞聽。——當我離了孩兒之後，我就印上一個紀念，想為一衆公教友們都受其賜：對於我們的聖誕，他的歌唱和史事都將產生了。請諸位聽，我們把不得他是在這裡。」

在台下的聽衆們聽了又喝采起來。

「為補充我的演辭，」杜納先生接道，「我切願要得到一個Soprano來唱我們的聖誕節。志意定了，然也不能辦就，因教師也動身往紐約去了。本來，我要除去這題目，不料一日一夜後，這孩兒的

教師希墨斯汀從芝加哥打電報給我說，已獲得了紐約最著名的

Soprano 了。現在，諸位太太先生們，我將貢獻出馬里行斐理伯。

兩眼炯炯地釘住了這個杜先生。他一直走到台的中心。

這小唱員走出時的相貌不凡，豐神迥異，以致台下喔哈嘩的亂喊起來！

「喔小寶貝！一位老太太儘力的喊嚷着：這句話竟然勝過了滿座的喝采聲。」

杜納先生瞧見了斐理伯，心中也覺驚惶起來，可是依舊處之坦然，轉身向桌上，舉杯解渴了。

斐理伯一些也不理會場中的動靜，向右邊一徑走去，且笑盈盈的說：

「你好麼？杜納先生。」他一面說着，一面伸手過去。

當時場中鴉雀無聲。滿屋都拚氣似的絕靜着。看官們也不知究竟馬里行和杜納之間，有何親戚，以致這個小唱員親蜜地而且誠心地向他致敬。

「你唱完了再說，斐理伯，」宣講師說時緊執了他的手，「現在，你唱吧。」

於是，杜先生退了出去，驚喜得手足無措。

當時，斐理伯便向聽衆作了九十度的鞠躬，

希黑斯汀乃打了首節的和譜。

斐理伯把手放在背後，稍抬着頭，笑嘻嘻的在舞臺上彳亍着。衆人瞧見了他這副模樣，莫不急得火上加油，切望他快快唱出來。

十八
媽
媽!
媽
媽!

戲場中非但杜納先生獨自驚奇着斐理伯的顯現，在戲台的欄傍也有柴納同了她的弟弟的座位，他們倆在這樣熱烈的喊聲中也駭異起來了。

柴納一見了斐理伯，不自禁的發出狂叫的驚聲。
「現在，諸事萬無一失了。」她呼嚷着而且大開着嘴，凝神望

着。

同時，瓦特一面嘴裡緩引吭聲，一面把腳在櫟下滴搭滴搭的打拍子。

「姑母，」柴納轉身向着坐在老人傍邊的一位中年女士說。
「姑母，那孩子是萊興斯依撒伯爾的弟弟；我咬住牙關說一定是他！你知道的，我對你說過他回到紐約去了，唉看哪，把我弄得莫名其妙了。」

「這倒怪了！」依斯董女士對傍邊的老人說，「這是件神跡了！」

「這是奇孩，我也不知其究竟。好孩兒，多麼動情呵！」
這些話是哈檬先生說的，他是那位女士的老父，他素來不很動情感的，然而這回兒，當斐理伯請杜納先生安的時候，也竟放了春光了。

「聽我，女孩呵！這齣戲劇，妙不可言了；這孩兒竟是衆矢之的了。當我瞧見了這小人兒的臉容，我也不知怎的動情流起淚來了。」
他說。

「爸爸，我的意思倒和你一樣。柴納對於那些辣興斯姓氏講了許多史事，他們的忽來忽去，好如一場幻夢，在我看見這孩兒之前，早已把我弄得不明瞭。柴納很感動的接見依撒伯爾。這樣說起來，他們真是難兄難弟了。」依斯董女士回道。

「我多麼切望媽媽也來聽哩！我說斐理伯的聲音，好比春鶯：何怪名他叫馬里行斐理伯了？差麼？這是說笑啊，當然其中定有什麼底蘊，我要推知其仔細哩！」柴納接道。

離柴納不遠，有坐在前行的莎菲和愛娜的座位。她們也在驚奇斐理伯的登臺，因此，無意中與柴納打了一個招呼，柴納也還了同樣的手勢。歇了一下，柴納忽而注目到希墨斯汀教師的身上，她又發了一聲：「喔！姑母！我看見過那打鋼琴的人的：可是在什麼地方？」

「呵！知道了！就是在車站上所見的人兒。他要乘依撒伯爾所乘的火

之見是活動諧況
對於的是攜手動的聲又
斐理伯的繁星，是並肩的音來
早已化爲鳥有了。無形與有形混在一起了。他的像

瓦特，你可想到麼？她喊道。

「果真，是他。」孩兒回答她說。

「呵！開幕了！」幼女欣喜地說。

丁當一聲，立即萬籟俱寂。奏了起勢，是唱的時刻了：斐理伯用

當衆唱慣的嬌聲，流利地按腔唱出。首段的唱聲，唱得又正確又圓

斐理伯的怡閑的抑揚的聲音已使一般聽者醉心而有餘；何

況又來一種超凡的神力，就是神秘的，斐理伯一開口，一展舌，他的

諧的聲音的能力，還不能勝過他。因爲，斐理伯一開口，一展舌，他的

活動的面容上現出異常的神色，在這孩子的心胸中，聲音和表情

是攜手似的並肩行的。他唱的是聖夜，他眼看見的也是聖夜。所看

見的是燦爛的繁星，是從罪惡中與死夢中醒過來的大地。聽者們

之對於斐理伯早已化爲鳥有了。無形與有形混在一起了。他的像

司祇一踴躍，早已跳出時間範圍，退後了二千年，在那萬籟俱絕之夜，到那幽靜之城，逛玩一下去了。

斐理伯身飛天外了！忽見一道光芒自天射下，照耀大地，在這輝煌奪目的光芒中，載有無量數的天上人民；因此，牧童們見了都伏地上拜，不敢仰起頭來，注望天主的神威神光。

當時，斐理伯唱着：

「盍往觀測，莫非是天門關？奇特！奇特！吾皇皇，吾嘖嘖！」

他的聲音是淒宛的，哀懇式的恐懼隨着。步步前進，儘把他的重量壓在聽者的胸上，因此，聽者屏息着不洩一聲。

「真主降生臥於馬槽槽側。」

唱到這句，那唱聲好像引到山谷間去了。歌調已經不是歌調了，竟然實演這幕聖誕戲劇了！

「世皆在夢，偏乃莫知莫識。」

歌聲的圓滿，及它動人的顫波，好像波浪似的迸湧起來。這個孩子，誰知他是從上天下降的安琪兒，來喚醒世人起朝拜聖嬰的心思麼？

「諸衆雙膝跪！齊向聖嬰叩拜！」

他就在这句上輕輕地收了煞。斐理伯和那些聽官們聽了這愉悅的話兒，猶如昔日天神們唱的。天主受享榮福於天，良人受享太平於地。

當時，鋼琴忽然停奏，場中寂無聲息，忽而下面喝采之聲沸烈了起來。每人拚氣似的聽清那天使的報音。繼後，忽又抑揚起那段得勝的辭句來：

「聖嬰！聖嬰！爾乃上天主宰！」

首節才唱畢，斐理伯——雖然他的聲音好像天神——但，他的天性素來帶些頑皮，他起了好奇心，懶洋洋地向聽官們望着。誰知那

些聽者早被他籠絡住了。他引領了他們到白冷群的平原上，叫他們和許多天神會在一處。他自己呢，輕快地復回到廿世紀，現在，他又在汙爾華刻的戲場中了，聽者們的面容合成了一塊平原。斐理伯向他們一望，自問爲了甚麼那些人們都在揩眼圈兒呢。

教師打起第二節的導奏來。他也不再戰慄了；在節奏音譜時，他的一切驚怖都雲消霧散了；他昂起着頭，睜眼望看。他沒有一些的時間和空間可以錯過的呢！

這時，斐理伯覷見了柴納，她也窺視了他半日，雖則她的眼眶裡滿涵着淚珠，可是她也喜得滿面春風的不改其常度，故他也容易認出她來。

斐理伯也覺得很滿意；柴納的來必有緣故呢！在她身畔的便是她的弟弟瓦特，笑盈盈的。

斐理伯也沒有機會設法給她使個眼色兒，或打量着那堂而

皇之的先生和女士，因為希教師已經逼他開唱第二節了。

他的唱聲依舊是和諧而又奇妙的。

斐理伯自己仍在台上……而聽衆因着他的唱聲的翅兒，高飛到神仙的境界去了。

他按節唱下，——這是音樂麼，是詩韻麼，——他的思想和知覺漸漸搬到山谷去了，在那邊有守着羊群的白冷郡牧童。他的眼鋒仍注望着柴納與她的弟弟，然他們倆在眼前不見什麼了，他們的心靈超拔到遠東去了，直達最妙的處境，在那裡他們宿住了一神秘之夜。斐理伯從新整起妙聲而且發揚出來。

唱到末了，斐理伯向着與柴納同座的一位女士望着，她因了這淒婉的唱聲和意外的白冷郡小耶穌的情感，好似勞疲似的垂下頭去；并且幻夢着那些光景，雙手抱住了頭。斐理伯見了她這般模樣也打抖起來！

歌孩開始：可是他默然啞着呢！希教師奏完了第三節的導譜，想再溫柔地湊起和音來，好叫

急起來了。衆人都注目在戲台上，斐理伯却在台上看去，瞧見那個女士的狀態，與深深地刻在他的記憶中的模樣相彷彿，於是他完全忘却了他當時身居甚麼地方，忘却了他當做的是甚麼事件，兩隻眼睛一味的注望那位兩手捧着頭的女士，慢慢地從台邊向她走去，他滿臉灰白着氣喘喘走到了保廂的右邊，沉悶地呆瞅着她，當時，他更顯出驚怖和疑惑的模樣。合場的寂寞愈加嚴重。

當時，女士昂起了頭，斐理伯一看見她，立即變掉了愁臉，顯出一副快樂的顏容。

「媽媽媽媽！他沉吟着，說的滿堂都聽得清。

「媽媽！人家說你已死了！」他說着，一徑跑入包廂，抱住了

這位女士的頭。

繼而他定眸的打量着那情感的面容；忽而他收了眼中射出的光芒，滿面紫漲得直到耳邊。

「我可愛的孩兒，孩兒呵，你要說些什麼？」女士雖然一時驚恐異常，可是依舊平靜地說着。

她拉住了他的小手，且用慈母的心腸呆望着他。

聽了這一聲，所有的疑惑消散了——多麼可惜！那時的斐理伯也不留意杜納先生請看客們靜悄悄的退出去，也不看見柴納和瓦特來圍住他。

「喔！太太，我疑心你是我的媽媽！」他坍興地說着，不覺淚珠從眼中湧將下來，因這一舉，他更哀哭起來了。他便含泣模糊地說：

「我瞧見了你抱頭手中，酷像我的媽媽慣常做的樣兒。喔！我

就確實無疑，想你就是我的媽媽了！你抬起了頭，我打量了你的面容後，我想定是我的媽媽呢！面容很和順，很蒼白，一如在病時的媽媽。喔！你多麼像她呵！太太，我終不信她死了。祈禱宥！但你爲何不是我的媽媽呢？

斐理伯說時，那個女士俯就向他，仔細考察他的願望，他的舉止，他的模樣。

太太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的，臉上羞得一塊白，一塊紅的。她的心靈被這情感所衝激，忽地說：

「孩兒，快說吧，你的媽媽的名兒叫什麼？」

「辣興斯太太。」

「她的乳名叫什麼？」

「叫依孺斯。」

「吾主阿！」依斯董女士緊摟着孩子的頸項喊道，「吾主阿！」

童 歌 小

不！
我的孩子！
我不是你的媽媽，
我是你媽媽的姊姊呢！

十九 團聚

「喔！好生讓我再細看他一下。」哈樣先生說。

他的嘴唇動搖得幾乎不能說出話來。

他把手摟住了孩子的頭，伸長他的視線，雙眼釘住了他。

「這都是她的態度——是我可憐的依搦斯的模樣，」他說了

再說，

「依搦斯——你的媽媽——她真的死了麼？好孩兒呀？」

「是，先生。」

「你是我可愛的外孫兒了。」他說着緊抱了孩子一回，走了。
「我再也不詫異那不可解的態度了，對於你，斐理伯。你的媽

媽和我是不能離開的，你多麼相像她，可愛的心肝兒，很像她呢！
依斯董女士說。

聲色；斐理伯罔無所知；雖然四週有許多人們觀看，可是他不動
斯氏的命運復興了。因他的一副青春的態，不能使他減色，而且不多時後，辣興

「既然你彷彿是我的媽媽！我：我愛慕你呵！——他率直地說。
「這樁事比了戲台上的一齣更為奇怪了。」瓦特驚駭地說。

「說呵，我們在那裡呀？我模糊了。既然依斯董是我的姑母，斐
理伯是她的叔叔，不，我要說是她的侄兒；那末，柴納，你說這孩
兒的媽媽是我姑母依斯董的姊姊！我的姑母依斯董是我媽媽的
姊姊！你幫我說說看，柴納！我同斐理伯有甚麼親戚關係？——瓦特接
道。

的臂中。去。你安好麼，表兄？
「他是你的表兄弟！
「喔喇喇！瓦特說着，歡喜得拋去了椅子，一徑投向斐理伯。

「你也是我的親戚了麼？」斐理伯笑說。

「當然呢，」瓦特一面答道，一面伸手給這位新表兄問候。

「瓦特，你說！在這裡我有多少親戚？」

「那個幼女柴納，她是你的表姊呢！」

「柴納截斷她的弟弟的話兒，說着：

「依撒伯爾是我所遇見的人們中最精緻的人，我愛她，因為

她是我的表姊，真的表姊呢！喔！我說的差麼，斐理伯！」她抱住了斐

理伯說。

「我曾經懷疑過，可是現在一定了。」斐理伯回道。

「斐理伯，人世間有過這般的事兒麼，一件正大光明的笑話

呢！廻想當時，一個沒有大衣的窮孩子，在他的衣袋裡，我放進了一塊銀元，誰會想到他是我的表弟呢？而依撒伯爾：說呀，瓦特，我切願飛跑到修會裡去，報告這全部歷史給亞納修女聽。——斐理伯，表兄弟斐理伯呵，你欠我一塊錢哩！——斐理伯漸漸明白了一些光景，便奔投到依斯董女士懷中去，望着她淚痕滿臉的腮頰。

談話，互相探詢其究竟，互相詫異這般光景，可是這場集會絕不因此而有甚麼不滿之處。

當斐理伯離台時，那可憐的希教師縮倒在琴上，向着包廂處望去。他瞧見了那個富婦，歎了一時半晌。因為孩兒緊抱着她呢。他便搜着髻兒，站起身來，除了黑眼鏡，拿單眼鏡駕在鼻上。

首列的聽眾，因人羣擁擠在出奇事的地方，故不能退出場去。

「諸位太太先生們，我不是法瑯士教師，是希墨斯汀教授。我是個惡徒！哦！叫巡捕來拖我吃官司去吧！」他後悔的說。

「那個人發癡了！一只聽見一聲喊起來。」

「不，不，我不癡，我不願是癡人；可是我是個賊，一個拐偷孩子的賊。天主要懲罰我，故我自願受刑去。」

苦老人覺得有一手輕拍肩上，便旋過身來時，原來他已位在杜納先生的對面了。

「教師，別出聲！跟我去。」他命令似地說。

「哦！」希墨斯汀呻吟着；於是倆穿過了提戲的路。

「這孩子究竟是誰？」杜納先生到戲台後背，下着梯子問道。

「最好我一些也不知道！一點鐘之前，他是馬里行；再以前，他是鍊興斯斐理伯，現在我看起又不是他了。」

「你是甚麼人兒？」

「我是亨利希墨斯汀，我拐出這孩子，要在大眾之前聽他一次天使般的佳音呢！可是我將受罰了。哈！死了！死就在眼前了，假如沒有天主存在，我將刎殺了。喔！依撒伯爾！我可愛的依撒伯爾！我有什麼臉面來見你呢！我哄騙了你。」

教師拱上了手舉目向天，哀求那不在的女士，心中如萬矢鑽射，如臨終時的痛苦似的。

他們走到了小屋，就是斐理伯和他的教師過宿的地方。當時，哈樣先生忙去碰頭他們：「杜納！杜納！杜納！他响亮地喊道，「今天是我平生最有福的一天。杜納呵，那個孩兒就是我的外孫呢！」

「你可在這裡等我。」杜納先生請老師跨進小屋時說着，於是他摟着鬚髭走進去了。

一回兒後，他走到了包廂處，簡直從依斯董女士的臂中，搶下了那個歌孩，抱住了他且目瞪着他。

「我眼睛瞎了嗎？斐理伯，斐理伯，你的面容爲我是多麼熟悉呢！怎的我看不出來？是了！這些都是你媽媽的慈眼，頭額，微笑：我竟然不認得你了！」

「你也是我的親戚麼？」斐理伯回道。

杜納先生暫時不答應他，只是滿眼裝上了水晶般的淚珠，緊抱孩兒在臂中，繼後，默然地放下他來。

「怎麼樣，杜納先生有些甚麼爲何這樣的爲難呢？姑母，在他們倆中有甚麼相關呢？你知道麼？」柴納說。

「柴納，我對你說吧，斐理伯很相像他的媽媽，而他的媽媽是過杜納先生的未婚妻的。」

「喔！我到了紐約，我有好訊息報告依撒伯爾聽了！」斐理伯自言自語說着。

「可是你不必回到紐約去了。」依斯董女士說。

：

「不！不！我要到依撒伯爾處去呢！我和教師明天動身了，還要

「不，斐理伯，」哈樣先生搶斷他的話說着，「不！斐理伯，你不要回紐約去了。今夜裡，我領你到我們家裡去。」

「到我們處去？」

「是的，到我們和你們處去：就是，依撒伯爾和你們三個小孩兒，快去安慰兩個老人，而且去享受倆老的清福，他們因着女兒依斯擗的固執，至今中心猶悶鬱不展。——喔！吾天主呀！你寬待人是多麼大方呵！」

他說着，便垂頭轉身。斐理伯握了他的手跟着。

「我可以叫你外祖父麼？」他哀求着說。

「一定，我的心肝呵！好！」他轉身向依斯董女士說，「我們有了這些孩子，多麼快樂，多麼光明呵！我的妻將再得見我們以前

失掉的這和藹的，而且有天使般的態度的孩子了；我的妻聽見有人叫她，外祖母，『喔！這是她一世的快樂事了。可是我不能默然無言，這太過分了！』依斯董，我要退去祈求哩。處在這般的景況中，尤其當與天主相談話。杜納可以在這裡照顧一切。『他說着走了。

『終不，我終不敢想過祖父多麼的愛他的女孩依孺斯的！』柴納喊道。

『他從前是很喜悅她的，可是從她逃走了以後，他不願人們說：依孺斯是他的愛女了。』他愛她好比眼中之瞳；自從她離了沔爾華刻到現今，已有十九年了，他終不忍談說起她，也不准別人提起她的名字。『哎呀呀！因了這樁事，他終不肯跨進聖堂去了。』

『呵！』
『今晚，柴納，他初次脫離了固執；他初次讚美了天主！柴納，你可愛的祖父得救了！』

「姑母，你肯說他將遵行聖教的規條麼？」

「我希望他，因為現在一切都是可能的了。好！孩子們呀，走吧。」

廳場空了呢！斐理伯，你的行李安放在那裡？」

「我要往郵局裡去。立即寫封八頁的長信給依撒伯爾姊姊

哩。」

「慢些，孩兒；杜納先生將擔任這一切，我猜想他要與你的教

師斟酌的。你的帽兒和大衣放在那裡？」

「來，姑母，一切都在衣服所裡。給我說，我想來希教師不至受

罰的吧。他多麼慈愛呵，差不多如同祖父一般了。」她說着，已離開

了包廂，往戲台背後走去了。

當時，剛巧杜納先生同了希教師在談話。

卻說杜納離了斐理伯之後，復回到小屋去，那邊只見老師歪

在椅上，偏着頭，雙手連在一起：一張無聊的照片，因為他呷這杯苦

爵比黃連更苦了。

「希先生，我特來致謝你偷了這孩子！」

「嘘，」希教師呻吟着，怒目噴視着他。

「是的呢，」萊奧斯們不再是見棄的孤兒了。幸虧這一舉，斐理

伯今夜裡認着了外祖父和媽媽的本家了。你的紐約朋友自今以

後與你不能相見了。你切願他當衆一唱：「只要一次，因這一次，

二個老人竟得了懽心。

「不，你嘲笑我麼？你弄糟這老老了麼？」希教師抬着頭，不敢

握住杜納先生的手說着。

「豈敢這樣。你喜歡的人們，他們找得了快樂的家庭和忠心

的朋友，天主也將祝福你的情愛。」

「喔！天主的聖手啊！依撒伯爾！斐理伯！現在，我得了福分歸

去，不再來了；況且也不合我的身分。我將在很遠的瓦脫郎，日夜望

念着你們，雖然死也瞑目了，因為你們，小孩們，你們已是有福的了。而且：而且：「老師愉悅地說。

他不再多說了，只是把手遮住了臉，歪在椅上。

「不！先生，你不必動身了。依撒伯爾和斐理伯住在這裡，你也住在這裡。」杜納先生目瞪着他說。

「她不會諒宥我的，她總不能寬免我的！我背地裡偷了她的弟弟呢！這好比我插了一把利刃在她的心坎裡。」

「你不差慚輕視依撒伯爾麼？她因着你，我得了本家。快快說出她在紐約的通訊處來，且快快寫封快信去，喔！我們將舉行一個空前的聖誕節了！」

一見了希墨斯汀，便伸出雙臂，一徑跑去。看哪！斐理伯跳躍進去。他一喔！哈！先生，請你看哪！我的好姨母，外祖父，表姊柴納，表弟瓦

特。先生，我又添了許多親戚了。——

「哈！」老教師忻喜地嚷叫着。

於是各人伸手於希教師，各人再三慶賀他，大家和藹地要接待他到自己的家裡去。

「今天我當招顧他。」斐理伯披上你的大衣，快隨了你的外祖父去吧！——杜納先生說。

「極願！我不致再於沒有晚飯吃了。」斐理伯連忙說。

「教師與我立即將安排一切，使依撒伯爾明晨離開紐約，在聖誕之前，我們將有一次隆大的集會。」

「哈哈！這樣做來，將值一個半的聖誕了。」斐理伯喊叫着。

「兩個聖誕又等於四分之三了。」瓦特附着道。

十二月廿二日，依撒伯爾皺緊着愁悶而且倦乏的眼兒，接到了一封信。她一看了信面，便認出是希墨斯汀教師的筆跡。她遲疑

了許多時，便展開了信箋念道：

沔爾華刻寄二〇，一二，一九三〇。

可愛的依撒伯爾，

我說你是可愛的，雖然我沒有甚什權利這樣稱你，因為我哄騙了你！我偷了斐理伯：因羨慕他的嬌音。我要他當衆一唱一只要一次。『現在，果真，他將要唱了。於十二月廿二日，黃昏十時左右，他將獻技了。請祈求使他時時順便，別遭遇了甚麼不測之事來。我是不能祈求的，因為我是個惡徒。』

音樂會罷後，我們就在這裡借宿。翌晨，我們將動身到紐約來，你可以和斐理伯一同過聖誕節。

這佳節定可使你愉樂而且甘飴。對於我則不是這樣了，因在那天或者前夕，我是末次看望斐理伯和你了，此後再也不能見面了。這是很殘酷的，因為我愛你，你和斐理伯，瑪利亞，雅理。是，這是很

殘酷的呢！我將掘墓地下，以便葬身。求你忘卻這可憐的教師希墨斯汀，他欺騙了你，又偷了你的弟弟，你只要聖念着這老人是教導過斐理伯音樂的，他喜歡他，而且是他的真實的朋友，誰知惡魔混進了他的心，竟做出一件瀰天的大孽來。天主能寬免麼？我也終不能見你面了。天主肯幫我麼？請祈求，使斐理伯在廿二日那天好生唱着。請你代禱，代求，因我在世上，這是唯一的希望了。

你的友人 亨利希墨斯汀上

臉容！一可憐的教師，天主知道我寬免你，我願再見你一次慈愛的

他首次當衆顯身在那邊？她沒有影踪。那天夜間，依撒伯爾不按定時而睡覺；她遙念着可愛的弟弟，

瑪利亞也站立着，到了九時半，姊妹倆始跪地背誦玫瑰經，求賜弟弟別遭遇到一些逆境。

她們倆念完了，乃開始誦痛苦經時，只聽得門邊震響起來。

「快電！」一個小郵差開了門說。

「依撒伯爾簽了收條，撕開了信封。」

「瑪利亞，好生聽着。」她歇了一回說。

「斐理伯無恙，得了親戚。明晨，請你動身到沔爾華刻罷。合家同慶聖誕節，斐理伯很快活，」

杜納電

「怎麼了！這是甚麼話兒，依撒伯爾姊姊？」

「我不知道，我的妹妹，只是一件是實事：就是我們接着好信息了。斐理伯是有福的，我們找得了親戚，聯合在一起了！」

「依撒伯爾說了放聲大哭起來。」

「現在，瑪利亞，我們先念完了經吧，感謝天主的無窮仁慈。」
她誠懇地說。

同時，兩顆純潔的心，他們的禱聲直達雲霄，雖在十二月的黑夜裡，淒鬱了一時；現在，放出了希望的光芒。

歇了不多時，她們便念畢了經，只聽得第二次腳聲，在階上走來，門上一擊。

依撒伯爾開了，只見一位先生。

一對不起，請問這裡是棘奧斯女士的居處麼，同我講話的就是她麼！他說。

「就是她。」

「請允我自己介紹，不用客套，我是肋六先生，也是居在沔爾華刻的杜納君的好友。他打電報來，叫我照料你們往沔爾華刻去，不要有甚麼的不週到。」

「杜納先生真太見愛了。」

「祈諒宥，我當這夜深的辰光還來擾亂你們；我想立時來關

照你明天趁八時早班車。你的座位已定了。你再缺什麼別的東西麼？

「不，先生，多謝！我多麼感激你，對於一個不相識者加了許多恩惠。」

「什麼不相識，女士！杜納是我的老朋友，爲了你做的一切，我也覺得很愉快的。別忘明晨妥當地準備着。你都有了麼？」

「是，先生，謝謝。」

「後來再會吧，你將於廿四日午後，抵沔爾華刻了。」

依撒伯爾在那夜裡熟睡得做了一場好夢。
天神們在閃爍的星辰中，忽東忽西的唱着：「你的家庭！你的友們！你的房屋！」

她醒了，微笑着，可是淚珠已濕了兩副睫毛了。

二十
凱旋

聖誕瞻禮的前日午後，我們的三個朋友已趁車從紐約到了沔爾華刻了。

「喔！依撒伯爾，我瞧見斐理伯了，他就在那邊！你看見麼？就在那柵傍，一瑪利亞喊叫着。」

依撒伯爾照著那手指出的方向，瞧見斐理伯雜在一羣人中閃耀著。當時，她雖不能聽得他喉裡發出來的歡呼聲，但已瞧見了孩兒嘻著嘴巴站著。

看哪，那亮晃晃的人羣，手帕高揚飛舞得像暮春粉蝶，斐理伯

笑盈盈地紅着臉，好如鮮艷的花朵，在陽光中欣榮地盛開着。

在這大羣中，有許多生疏的臉容，爲女士所不認得的；可是在那邊兒，有許多親屬，她見了多麼悅樂呵！柴納也在那邊！柴納是她的表妹，而依撒伯爾依舊罔無所知。在她的傍邊，站有莎菲和愛娜紅着臉微笑着。其餘聖天神公學裡的女學生們也在她們背後鵲候着——依撒伯爾喜得心花頓開了，——亞納和則濟肋兩位修女，手帕高揚得更形熱烈。

「我看見了一衆的朋友了！有瓦特和保祿，來盤和都，他們都喜出望外呵！」雅理喊着。三人都下了車。

「你是辣奧斯，依撒伯爾女士麼？」一位先生待她們下車時便問道。

「是的，先生，」

「非常歡迎我是杜納先生，斐理伯的友人，」他說着便緊握

了女士的手，復指着傍邊的一位說：「他是哈樣先生，是你媽媽的父親，依撒伯爾！」

「走來，可愛的孩兒！從今以後，在我心中，你代替了你的可憐的媽媽的位置罷！」

「我不知怎樣說起纔好，」依撒伯爾呻吟着，「所過的一切都是出人意外的，我可叫你外祖父麼？」

哈樣先生聽了緊抱住她，笑淚盈眼的說：

「當然哪！」

「外祖父，」杜納先生護着兩個孩兒下來時說。「看哪！瑪利亞和雅理，你看見過這樣優秀的孩兒麼？」

「我無功無德，太有福了！」

哈樣先生先抱了瑪利亞，後來又摟小雅理在懷中。

「依撒伯爾，一大羣的戚友都等着你來；倘若我們再耽擱了

一分鐘，斐理伯將發怒了。杜納先生摟着他的新剃的鬚子說。

她們趕步出去，一溜烟都過去了。

握手問好得多麼熱烈，笑聲，眼淚——歡樂的眼淚——歡樂的喊聲，恭祝得多麼熱鬧呵！這樣的歡樂，在汧爾華刻車站上算是件空前的事。

瓦特平時常帶愁容，誰知今天也改變其常態了？他滿臉笑容，欣喜地握了朋友的手，尤其保祿和來盎。

一束。在這樣的歡呼聲中，都紅着臉向依撒伯爾處走去，獻上鮮花。他在人前，從未有過那樣的大方的。傍人都叫好起來，而且稱奇他的勇氣。

那天氣候緊張，烏雲密佈，寒暑表內的水銀降到零度以下，因此，瓦特預言將下雪了。

當依撒伯爾下車時，棉絮似的雪花已在空中飛舞，現在漸漸

地落的更密緊了。於是，合家人馬一齊走出車站去了。

天色已覺暗慘起來了。

「我們在放假期內，將有一個好巧的時辰，天天下了雪，我們可以天天玩耍了！」瓦特說。

依撒伯爾走到亞納修女面前時，亞納對她說道：

「你們真失而復得了！我多麼歡樂呵！我想念你們的心思，天在我腦袋中起伏着，而且我很耽憂，恐不能再見你一面了！則濟

肋姆母，你不覺得麼？」

「是的，我的孩兒，我有一匣糖菓送給瑪到亞。」她歡喜地說。亞納修女微微笑着。

「姆母，你笑得很有道理，因為誰愛吃糖，是身體健康的一個憑據。」她接道。

「教師在那裡？」希墨斯汀在那裡？「依撒伯爾向四週望了

一回，愁着眉說？

「真的！他到那裡去了？——斐理伯說。

「唉！看哪！——瓦特指着待車室裡的樓梯處喊着。

是，就是他：他垂頭喪氣似的站立着，手裡拿了帽兒，好像等

待死刑的宣布，或者預備充軍出去的。

雅理和瑪利亞瞧見了他，一徑奔跑上去。

「哦！——老師摟住了孩兒們，且沉吟着。

繼後，他覷見了依撒伯爾。

「噢！——他嘆喃着。

「我可愛的教師，你遠離了我們！……然而！然而！不必說起了，只

想我們再見之歡樂吧！——

「依撒伯爾，依撒伯爾，你真的寬恕我麼？——他模糊地說。

「事體已是過去了，別再提及了。我常常記望着你的恩惠，你

的慈祥。不，先生！我們找得了如許親戚和朋友，而獨拋棄我們的老友，這是那裡有的道理？」

「你太寬愛了！依撒伯爾！你真是一個天使。聽着，當我偷了這小孩後，我不再是我了，我已變成一個獸癡了！」

「先生，我聽你說，你究竟住宿在那處？」

「在杜納先生家裡，本來我有意要慰問你們，但他說我不必再勞往返了。」

「依撒伯爾，快快，我們的冰車等候着了，我要對你講述許多事情哩，小外孫女呀！」哈樣先生叫喊着。

大道上，冰車的裝飾得很堂皇，我們的朋友們離了車站轉身走去，雜在許多旅行人們中間。衆人都認得哈樣先生。衆人都知道他以前的痛心史，現在各人前來祝賀他福樂無疆了——因為他的外孫兒們歸來了。當時，冰車也慢慢見的駛行了。

「依撒伯爾同了瑪利亞，斐理伯和雅理坐在外祖父身傍，廻想剛才在站上的受人歡迎，大家心中喜不自勝。她還不認識那些先生和太太們哩！」

「來的好呵！來的好呵！一個同情的聲音高唱起來。都，瓦特，保祿，來盍，接上爭先喊道：

「恭祝聖誕之禧！」

「看哪，我們的人當歸我們這裡來，我們的人當歸我們這裡來，」哈樣先生從新說了一遍，一面走近呂號路去了。

「我不敢居住在這樣莊嚴的公館裡，外祖父。好呀！這大概是

沔爾華刻最輝煌的公館了！」

「我見了你稱心如意，心中很覺受用，可愛的孩兒呀。你寢息在西邊的屋子裡；斐理伯和雅理也有他們的寢室；瑪到亞隨便她選擇好了。」

瑪利亞聽了，權樂得躍到老人懷中去了。

她的冰車停在屋門前，只見一個年高花白的婆子站在門上，抖着

她的手指貪心地望着那些新來的人兒。

在她的背後有依斯董女士站着，我叫她好姨娘！看哪！我說她是

們的媽媽了，姊姊，快去抱吻他們吧！外祖母爲了你已念過六十三

串玫瑰經了，求賜你一路平安到這裡，——

說到這裡，依撒伯爾忘了自己是十八歲的女士，竟然跑出冰

車來，飛也似的升上階去抱住了外祖母的頸頭。

「我可愛的外孫女，——這老婆婆喊道：『你麼！』」她說了一

這話後，再也說不出別些話了。她對於她的女兒依撒伯爾的昔日的

一衆慈祥情愛，同時發出：因她從新感起了慈母的心腸，好如已把

失而復得的女兒抱在手中一般。

像她的媽媽，很像廿年前人們在沔爾華刻所瞧見過的她的媽媽。所說的無非都是衷腸話兒，繼後，哈檬先生握了依撒伯爾的手說：

「我的孩兒，來看你的地方吧！我願親自領你看。」

「白朗隙，」他對妻子說，「好生留意着，別放人來擾攪我們。我要與她講述一切，一切！」

「喔！軒昂壯麗的屋舍！」她跨進自己的房子時喊道。

「你說好麼！」

在粉壁上和牀頂上，裝滿了長春籐與花朶，而且有許多金雀花做成的字樣，歡迎來賓；至於那些動用傢伙，一切都設備得應有盡有。

「這是你的表妹柴納和你的友人莎菲與愛娜，他們用了自

己的妙手，在這裡各逞巧技。從廿二那天起，她們日夜在裝飾這屋宇，爲使這座屋子合於依撒伯爾的生活。

「外祖父，以前是誰住宿在這間屋裡？」

「我們素來稱做『柴納之室』，因柴納不時睡眠在這裡。但，這次，她寧願爲你犧牲，略表她對於你的好心意。」

「我造了這屋子已有四年了，依撒伯爾人們也嘲笑過我，說枉造了這般空大的屋子，有甚麼用處！我說，爲我的孫兒們，我也願他們住在我的家裡。當初，我不想是爲你們的，不過是爲了柴納，瓦特，以及她們的小弟弟小妹妹的。有時我倒也懷疑了。依撒伯爾，因我真想不到有你們要來居住呢。」

「外祖父，請你講給我聽聽一衆關及我的事件：因爲從斐理伯登台歌唱以後的事件，我是一些也不知道呢。」
「你坐下，我的孩兒：坐在那邊，在你的椅上。我將對你講述

的一切。這些事件不是爲你的弟弟和妹妹講的，因爲他們是聽不懂的呢。

——依撒伯爾坐下了；她滿臉的奇驚和寒戰，端身聽着。

——你的媽媽，就是我的愛女，她是家裡最幼的。我太嬌養了她，看待她好如孩子。到了十五歲，合家的人都依舊叫她「囡囡」；不論爸爸，媽媽，兄弟姊妹，都這樣叫法。我們也從不辭卻她的任何要求；更好說一切都稱她的心，因此，她乃天不怕，地不怕了。依撒斯有個很離奇的特性，就是她在一天內要發動廿多次的暴怒。有時她再有驚魂動魄的憂悲。

——當她學生時代，也受過修會裡的訓導，在十六歲上，我領她出修院來，因她願在音樂上犧牲一切。修女們也奇異她有這罕見的本領，因此，便另外看待她了。後首，她養尊處優的習慣成自然了，於是病入骨髓，不易醫治了。修女們說須有一只鐵手才可管束她，

無奈我生不出呢！」

「苦惱的媽媽！」依撒伯爾歎氣道，「修女們說的有理。」

「我和我的妻也說她們說的有理。可是依撒伯爾硬住了頭皮，再不肯往修院裡去了。」

「她長大了，有一天，她犯了過錯，我便譴責了她，她竟然隻身遠離，且誓言不再見我了，至今杳無音訊，不知所往。到晚上，席上也

不見她歸來，房間裡也影跡全無，直到前幾天在戲場裡斐理伯投

在姨母臂中的時候，我方才得了一些她的下落。」

「可憐的媽媽！外祖父，這樣使你多麼痛心呵！」依撒伯爾說。

「只有天主俯允我的哀求。我一生灰心了；直到那天晚上，斐理伯唱了，我半世的歡樂都變做黃連似的苦了。當時，我雖然無功，可是天主寬待我了！——現在，你對我說吧！你們爲了甚什原由到污爾華刻來呢？我問過了斐理伯，可是我們仍覺得模糊。」

「依撒伯爾便把居在紐約的生活，她的媽媽的歸化，死前的遺囑，以及她的死，都伸述了一概況。」

「外祖父，我因了聽命的緣故，纔來到沔爾華刻的。」

「唉！我的小女孩！我懂了，天主施報我不是因了我，其實是因了你，因着你的聽命，竟有今日的歡樂呵！」

正當聖誕的前夕：衆人都歡喜異常。但在晚餐時，人家反少笑也少話，因在靈心上感到了洋溢的福份，是言語所不能形容的，大家只得用眼裡射出情摯的光芒來表示。

「依撒伯爾，我用衆人名義來恭祝你，你的外祖母和我都願你充當家主，從現在起直到聖誕假期的末兒止。」

忽而兩邊起了一陣熱烈的鼓掌聲。

「你的志願，」老人接道，「你的志願有法律的價值，直到正

月四號。在此期內，我盼望你設法與你的小朋友們彼此散散心。你的表弟表妹們：柴納、愛娜和莎菲們，她們都是你的執事人，而且我祝賀你不會缺甚麼活計的了。

「多謝，外祖父。」依撒伯爾當老人歸座時，率直地說着。

「今夕你有甚麼主張？有甚麼起點？你的外祖父相幫你！」

他說，

「今夜裡是聖誕！」女士說，「外祖父，你神工辦了麼？」

「對照實不我的外孫女。」哈檬先生熱得兩頰紅潮

說，且因衆人都注目到他的身上，更加增他的痛忍了。

「很好！假如你別無他事，我們一同去。我拿了帽就來。」依撒

伯爾平靜地接道。

歇了一時半晌，她果真來了，於是他們走到大街上去了。

「天主祝福你，孩兒！」哈檬夫人在她的耳邊呻吟說。「你知

道你的外祖父到如今未曾辦過神工的麼？

「不知道，祖母……」

「自從你的媽媽離了直到如今，已二十年沒有開四規了！」

二十一

來吧，基多的淨配！

彌撒。聖嬰堂的地盤，不敷容納哈樣合家的人，他們都趕去望子時。
依撒伯爾跪在外祖父母的中間。

唱經會的孩兒們唱道：

「來吧！朝拜真天主！」

她轉身向着她的祖父，瞧見他正在深沉的朝拜。

她和老人同去領了聖體；退下時，幾乎得不到原位：一衆的信
了德，一切多年沒有過的誠懇，復在老人的靈心上跳躍起來了，洋溢
了愉樂和感激。謝畢了聖體，他們走出堂去，復找得了希墨斯汀教

師，他正等候着他們，

「歡樂的聖誕！」他說時握着每人的手，「呵！天主的呼聲是希奇的呢！」

「可愛的教師，」依撒伯爾說，「你和我們一同吃半夜飯去吧！不是麼？外祖父……」

「好呀，我可愛的孩兒，他照你做就是了！」

「我要去，我要去。我有很大的新聞哩！大堂裡的風琴員就是愛蒙先生，他好如加給我一樣恩惠，來問我可請斐理伯在今晚聖體降福時唱經。」杜納先生也這樣要求着，依撒伯爾，你以為如何……

「很好！我一些也不遲疑。我們一衆人都切願聽我們的小斐理伯唱一節經，為紀念這特別的慶禮。」
「哈！依撒伯爾，你是天使！真的！依撒伯爾，杜納先生請我也居

在留這裡充教員，因此，我可和着我的小朋友們住在一起了。喔！依撒伯爾！我又能看顧天使的聲音了。」

「一定的：依撒伯爾起來說時，哈樣先生間斷她的話。」

先通知你。」

「甚麼條件？快說出來！」老師要想賣弄說話起來，但被羞耻

所阻住了。

「一個簡便的約，在這兩年內你教導斐理伯，沒有絲毫的酬報。現在，斐理伯是我的了，故我要和你訂個合同。」

「喔！聽了這天使般的佳音，勝過黃金了！」

「是，這是我要付給你的呢！倘若你辭卻，我也將辭卻了呢！怎麼着，教師？其餘別的小孩兒們，我也願你教導他們。從正月一日算起，你將有十二個門弟了。你的生活由吾家供給。」

「哦！我不再要甚麼別的東西了！我富貴了呢！況且我能同着小朋友們常居在一處了！」

聖誕節的歡樂，無庸絮語了。卻說依撒伯爾好如生活在金夢中了。不滿一星期之前，她的肩上，還負着永久的重擔。

昨天還是這樣的，她哀求天主堅勵她，光照她；可說她求天主短縮她的性命哩。

請看今天午後，她集合在親戚朋友之中了；責任交卸了。一喔！謝謝！吾天主！一她深深地高唱着，靈心間充滿了和慰。

喔，天主！何等之好呀！

自從媽媽死後，天主便領引着他們，穿過了魍魅的世界，找到了親朋的光明的世界上去。一切世上能享的福都全了。這些都是天主上智的安排。她的聽命，她的盲目的聽命！她把一切都奉托在天主手中，因着這只全能的妙手，就能導引一切。

最惡的一舉：因此，他未免有過失呢！是，有過失的呢！這也是頭等教師的平生

然而，請看！天主能從大惡中產生大好來。

這些都是斐理伯的大姊的心靈上的想頭。好似和暖的波浪，溫柔地向沙灘上鼓盪去，升高去，直到湮沒一切為止；好似琴的餘韻，起初是靜靜的，繼而漲起來，直到溢滿了殿的深處，叫頑牆也生了靈心似的同來合唱。

晚上望聖體降福時，她端跪在聖體面前，倍她感謝的歌曲。一天天主賜我多恩，我將何以報之？她把雙目定射在圓白的奧斯底上喃喃着。

正當這時，恰巧斐理伯的嬌聲溫柔地起來，繼而更勇壯，更甘飴，更動情。

「夜深人寂，倏忽間異光四射；白冷城外，歌聲起，聲奇特。」

「盡往觀測，莫非是天門關？」

「奇特，奇特！吾皇，吾皇！」

歌唱聲延長去，而依撒伯爾的眼裡包涵了淚水：在她眼前不見一切，只見祭台上的幾支火舌。然她靈心的神目，已凝視到白冷郡的山洞裡了。忽而有一個純潔而且光亮的白臉隱兜在黑紗之下，豎在她的面前，她知道是亞納姆母，修女定眸注望着她，有似請她到自己身邊去的模樣。

「真主降生臥於馬槽側！」

她的弟弟唱道。

「世皆在夢，偏乃莫知真識。」

她已不能再聽以下的句子了：在她的耳鼓裡仍震响着唱聲：可是充滿了她的心靈，而且汎濫得遮住了遍地的俗音的幾句話，就是：

氣，的
 她，嘴
 多，裡
 麼，所
 愜，能
 意，脫
 呵！下的
 的。了，
 她，不
 聽，再
 見，遲
 了，疑
 這，了：
 和，因
 柔，爲
 的，對
 聲，她
 氣，說
 那，話
 白，的
 冷，柔
 那，音
 聖，絕
 嬰，非
 的，從
 聲，人

Veni sponsa christi !
 Veni sponsa christi !

行印館書印灣山土滙家徐海上